

小本小說

珊瑚美人

商務印書館印行

唯 一 無 二 之 奇 書  
清 宮 二 年 記

德菱女士原著 冷汰先同譯

此書為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公子德菱女士所撰。

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侍慈禧太后二年。極

為慈禧所寵愛。政凡慈禧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陋

以及私蓄之美富游嬉之荒縱言之歷歷如繪。原書

本為英文。經貽先冷汰二君用京語譯出。尤饒趣味

裝洋一册定價五角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813.7  
661-4  
=14  
1



3 0527 1609 3

# 珊瑚美人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熱鬧場情語話纏綿 | 黑暗地驚心逢鬼魅 |
| 第二回  | 浦兵官懷疑捕兇犯 | 笄將軍失色視亡兒 |
| 第三回  | 小伯爵仔細訴前情 | 老包探初次訪奇案 |
| 第四回  | 入賭場無心逢故友 | 隔紗窗有意聽閒評 |
| 第五回  | 忙中偷暇邂逅蛾眉 | 死裏逃生脫離虎口 |
| 第六回  | 避危機黨人謀善地 | 試毒藥美女毀嬌容 |
| 第七回  | 沒來由行客遇強徒 | 惡作劇黨人試心跡 |
| 第八回  | 自由不死萬歲齊呼 | 相見還羞寸心如結 |
| 第九回  | 侈家世侯爵發威靈 | 爭女權小姑盟讎日 |
| 第十回  | 涉嫌疑私訪畫樓人 | 聽新聞轟傳假面女 |
| 第十一回 | 遊公園各談心上事 | 坐山洞巧遇意中人 |
| 第十二回 | 傳密信嬌兒含妬意 | 羨私財老父起陰謀 |



A212702

- 第十三回 喀乃華假公報私讎 陶斯奔鋤強救弱命
- 第十四回 失貞女侯爵叱包探 覓佳耦妖婦絕情郎
- 第十五回 死生離合萬種深情 喜怒哀哀百端隱恨
- 第十六回 假學士登城談古蹟 僞商人發窖劫藏金
- 第十七回 身隨財去逝水悠悠 恨比愁多清談媮媮
- 第十八回 得書函窗下露兇謀 懷匕首園中尋宿怨
- 第十九回 殺書記笮禮洛復讎 救侯爵傅啓鏗仗義
- 第二十回 洩隱事假面女驚心 述遺恨珊瑚黨結果

## 小說 治 珊瑚美人

## 第一回 熱鬧場情語話纏綿 黑暗地驚心逢鬼魅

話說歐洲過了一千八百年後。法蘭西民變已畢。其間的年月。可算得都是革命黨用事的時候。上自王室。下至萬民。沒一箇不驚心弔膽。沒一箇不提防他們的。他們的黨派。不單是在法蘭西。就是意大利。西班牙。那幾國。也很有些關係。總而言之。竟是歐洲全部的大事。鬧成全洲的大亂。到如今洲裏的人。還是箇箇搖頭咋舌的。當那一千八百二十一年。法國的王室。仍舊登了大寶。那時上下宴樂。共享太平。處處笙歌。家家戲劇。人人除了遊戲暢懷的事。其餘些毫心事也沒有。好不繁華熱鬧。那時正是仲春二月。有一天。正是法國大節的日子。上下人家。都安排著酒宴。內中有一家。姓洗名萊臣的。他是有功王室之人。也開了箇宴會。招請許多客人。來家宴飲。其時恰有兩箇紳士。立在洗家門首。還沒進出一箇道。這裏你不進去麼。那一箇道。你看這裏頭的人。不很多麼。他家有一箇姑娘。名叫美芝。生得如美人一般。因此外間人都走攏來。一箇道。你

這話很是惱人。那一箇道：你看怎樣？那姑娘實在可人，但是這家的門第，不是不見得好嗎？一箇道：這怎麼說？我並沒聽見他家有什麼壞處。看官：你道這兩箇人是誰？原來一箇是本地的有名世家大將軍，箇家彌侯爵的本家姪子，名字叫做禮協。他是世襲伯爵，那一箇是箇將軍的兒子，名字叫做學熙。官居王家守衛官之職。當時他們兩人還有說話，只聽得禮協道：熙哥，但是你在伯父跟前，切不可說我在這家出入的話。纔好。學熙道：這箇自然。我想你和美芝結親，恐怕門第身家也有些不配。至於父親那裏，你請放心。我決不說出來的。但我也有一件事，我要到葛若美夫人家裏去。我父親前，你也得隱瞞。禮協道：我知道，你也要和他結親，却也很好。如今你且到葛若美夫人賭場那裏去罷。學熙道：賭場上只是很煩的。葛若美夫人家裏來的，都是很闊綽的人。你兄弟禮洛也在那裏呢。禮協道：呀，我的兄弟也到那裏去麼？學熙道：你不要大驚小怪。我們說話時候已遲了，說要快去見英娥哩。因爲有人與我爭，那英娥我不能不用些精神去看。願他我們再見罷。說罷，就匆匆忙忙與禮協作別。禮協道：你

和那些婦女們來往總有些不好須得小心謹慎纔是說罷學熙去了他就進了洗家的門到裏面去原來這禮協本來性質溫厚持重不愛頑耍他在外部供職後來又派到公使館裏當書記官這幾箇月來常到洗萊臣家裏和他女兒美芝會面多次因此就把箇美芝放在心上寢食不忘但他的兄弟禮洛生來性格和他哥哥大不相同他也不求做官稍稍有些財產自去另覓生計作活這也不表却說禮協在洗家宴會酒闌人散男男女女各各攜手趁著興子到各處游玩禮協把兩眼在四面看了一回看見美芝也在人叢裏面他就輕輕走將過去到美芝身傍美芝見了禮協便道我心上實在煩惱得很因爲我與郎君很是要好但父親的意思一定不以爲然禮協道他怎樣呢美芝道父親所在心的說到這裏只搖著頭不語一會又道但我實在屬意郎君說到這句那聲音就低下去了禮協聽了心內喜不自勝道姑娘愛我我感激的了不得美芝道你的意見怎樣禮協道只要姑娘拏定主意就是了美芝道那是自然但我父親是箇富翁他的意思不論好歹大抵還看重金銀一邊說到這裏

就嘆了一口氣道我是被愛情和義理縛住了但據我看來錢財和名聲都不在意只覺得愛郎君的心丟不下去不知郎君對我怎樣禮協道果然這樣那就難了至於我愛姑娘只怕比姑娘愛我的地方還要重些哩美芝道但能彼此相愛不愁事不成功這時美芝臉上現出一種櫻花紅的顏色幾乎滴了下來又像含着不露的樣子停了一會又道你看他們將要散了我父親也快了這件事情明天我父親提起我自有話對他說郎君請放心便了這話說完禮協又釘着看了美芝一眼漸漸的離開混到人叢裏一直出了洗家的門那知時候已是更深夜靜街上也沒有車子不覺心中急了脚下只管走只聽得靴子的聲響路上的煤氣燈已經熄了好像走到黑闇地獄裏但眼前雖是黑黯心上却又想着美芝好像他的容貌依然在他面前看得很是清楚那時他的心思和下面的脚步有些不能鬪筭起來亂走亂闖不知什麼時候已出了這條街也不知轉了幾箇灣又到了一條街上那路却是很窄把箇禮協迷住了方向些毫認不出來只得在十字街頭立定好一會好像那邊有一箇人影



兒晃了一晃。禮協一想。這時大亂之後。天陰鬼哭。很爲可怕。也不知那影子。究竟是人。不是他。也不管。就高聲喊道。兀那路上的行人。請停一停。借問一聲。駱駝街打那裏方向走的。我是迷了路的。故此驚動了一會。並不見那人答應。禮協當那人沒有聽見。又叫道。我是迷了道的。請問駱駝街打那裏走。望指引我。一聲。這才見那人走近來。答道。這裏是蝦蟇街。離駱駝街遠着哩。打這裏去。要向左。又向右。再左。再右。一直走去。纔到駱駝街呢。禮協謝了一聲。依舊是不很明白。再看那人。低着頭。不言不語。好像似有什麼心事的一會。那人道。我和閣下一同走去。好麼。但我的兄弟。將要死了。怎麼呢。禮協驚道。呀。令弟將要死了。這箇老兄。自然是掛心的。那人道。這兒近處。並沒有醫生。只有用病牀。擡到施醫院的一箇法子。偏偏。今天是禮拜日。舍下婢子。又不在家。賸我一箇人。怎能夠擡他到醫院裏去呢。說話之間。覺得很是悽切。禮協想了一想。原來那人很有天性的。不覺也起了憐憫之心。道。既這樣。我就幫你擡了去。如何。那人道。呀。閣下是箇紳士。肯幫我。這箇真真難得。我怎敢當呢。禮協道。不須客氣。我今晚

因為赴宴回來遲了。如今且先做了你的事。尊府在那裏呢。那人道。離此兩三  
 間門面。就是等擡到了醫院。我再送閣下。到駱駝街去。禮協道。那是好極了。我  
 們就早些擡去罷。那人就領着禮協到了他家。禮協一看。果然有箇病人。睡在  
 牀上。却看不出病人的面貌。那人道。既承幫助。我擡了前面。好引路。閣下在後  
 面罷。禮協道。你看看令弟。現在可好些麼。那人道。剛纔他實在是和人鬪毆。受  
 了傷。不能見風的。禮協道。原來如此。那人道。總望閣下幫二十分鐘的忙。就得  
 了。說着。兩人擡了病牀出來。原來兩人都是文弱的人。從沒有做過這些事。覺  
 得搖搖幌幌。大約走了三十分鐘時候。還沒有到醫院。這條路又彎又窄。也沒  
 有高大房屋。只見都是些黑暗矮小的房子。禮協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地方。覺  
 得有一塊店招牌。掛着。走了幾步。又看見一樣的招牌。好像已經走到人家屋  
 裏一般。就有些詫異起來。暗想。怎麼走到這裏來。且又不是街道。莫非那人走  
 錯了路。再看那病人。用帽子外套包着。全身看不出什麼。正在想着。只聽得那  
 人說道。閣下乏了。可要休息一會麼。禮協道。我乏極了。最好找箇人來替我一

擡那人放下病牀。驚道。還求體諒。只有這箇地方過了。就到的。我且先去叫箇人來幫助。請你在這裏代我暫時看守。我卽刻就來。禮協正要回答。只見那人早已急急跑去。他就立着等候。不知那人叫了什麼人來幫助。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浦兵官懷疑捕凶犯 笄將軍失色睹亡兒

話說那病人的哥哥去了不多一刻。那邊轉彎處。忽然露出燈光。有三四箇人提着手燈走過來。禮協一看。原來是軍人打扮。知道是近衛的兵官。一想這病人的哥子不在這裏。他們查問起來。我怎麼回答呢。正在躊躇。忽聽那邊一箇兵官喝道。止住。一聲號令。那跟的兩箇兵都住了脚。兵官又道。在那裏立着的。是什麼人。禮協聽了。答道。是我在這裏等人。兵官大聲道。走過來。禮協就走了過去。只見那兵官身體很爲肥胖。穿着軍裝衣服。好不威嚴。就陳說道。得見諸君。實是大幸。剛纔我路過蝦蟇街。遇見一箇人。叫我幫他擡了這箇病人來的。如今他去叫人。還不見來。兵官道。這裏是蝦蟇街麼。禮協道。那人說的。但從那裏來。已經走了四十五分鐘時候了。兵官道。那人到那裏去了。禮協道。就從諸

君。來。的。那。條。路。去。的。兵。官。道。胡。說。我。們。何。常。看。見。什。麼。人。禮。協。道。如。今。只。求。幫。忙。兵。官。道。幫。什。麼。忙。禮。協。道。請。幫。着。將。這。病。人。送。到。醫。院。去。兵。官。道。你。既。是。幫。他。擡。來。爲。什。麼。他。獨。自。跑。了。去。單。留。下。你。一。箇。人。呢。禮。協。道。這。也。不。知。道。他。現。在。病。人。還。在。這。病。牀。裏。呢。兵。官。道。既。這。樣。我。們。且。看。他。一。看。就。叫。嘉。美。德。快。提。燈。來。內。中。有。箇。兵。就。跟。過。去。拿。火。一。照。不。覺。大。驚。叫。道。浦。敦。長。官。那。裏。有。什。麼。病。人。恰。早。已。死。了。兵。官。道。是。箇。死。人。麼。嘉。美。德。道。可。不。是。呢。那。身。上。的。衣。服。脫。去。了。一。半。還。有。血。跡。呢。兵。官。道。也。湊。近。一。看。說。道。死。的。戴。着。軍。帽。佩。着。一。口。劍。也。是。箇。軍。人。禮。協。立。在。那。裏。聽。了。不。知。其。故。說。道。全。身。上。怎。樣。呢。兵。官。就。將。禮。協。一。把。抓。了。過。去。道。你。殺。了。人。殺。人。的。一。定。是。你。了。禮。協。道。閣。下。誤。了。那。兵。官。一。聲。號。令。叱。道。與。我。拏。住。那。厮。那。邊。兩。箇。兵。就。圍。住。了。禮。協。禮。協。正。色。道。諸。君。怕。我。逃。走。自。該。拏。我。但。須。得。詳。察。一。番。如。果。我。殺。了。這。人。難。道。我。是。獸。子。還。在。這。裏。等。着。諸。君。又。還。敢。迎。着。諸。君。求。懇。幫。助。麼。兵。官。道。也。罷。橫。豎。總。要。稟。告。警。察。官。請。他。作。主。的。禮。協。道。可。要。將。我。交。給。巡。捕。麼。兵。官。道。正。是。你。且。莫。驚。慌。總。

之。你。既。守。着。死。人。就。與。案。內。有。關。係。的。又。回。頭。對。那。兩。箇。兵。道。你。兩。人。擡。了。死。人。到。營。裏。我。要。通。報。警。察。署。去。禮。協。問。道。真。箇。說。我。殺。人。麼。兵。官。道。呀。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我。們。的。責。任。應。該。如。此。禮。協。道。既。這。樣。我。且。把。姓。名。告。訴。了。你。我。名。叫。禮。協。世。襲。伯。爵。是。侯。爵。箕。家。彌。將。軍。的。姪。子。橫。豎。有。將。軍。出。來。說。話。請。到。將。軍。家。裏。一。問。就。有。分。曉。了。嘉。美。德。聞。言。就。對。兵。官。道。長。官。還。是。到。將。軍。那。裏。去。走。一。遭。爲。妙。兵。官。低。聲。道。自。然。究。竟。是。他。殺。人。不。是。須。得。先。到。將。軍。那。裏。一。問。主。意。定。了。兩。箇。兵。就。依。着。長。官。的。話。擡。死。人。到。營。裏。這。裏。浦。敦。嘉。美。德。帶。了。禮。協。同。到。將。軍。家。裏。來。大。凡。人。受。了。殺。人。的。冤。枉。卽。使。被。枉。心。上。總。有。些。慌。張。况。且。禮。協。那。晚。私。下。有。訂。婚。的。事。這。件。事。被。將。軍。知。道。就。有。些。不。便。如。今。又。鬧。出。這。件。事。知。道。一。發。都。要。顯。露。出。來。心。上。覺。得。很。爲。難。過。當。下。浦。敦。道。老。實。告。訴。你。這。件。事。並。不。難。處。辦。的。禮。協。道。沒。頭。沒。腦。的。事。真。冤。枉。得。不。分。明。浦。敦。道。那。人。既。和。你。不。相。識。怎。麼。就。來。煩。勞。你。這。是。最。不。可。解。的。嘉。美。德。道。不。知。先。前。安。置。死。人。的。是。那。一。家。禮。協。道。我。那。裏。記。得。好。像。是。箇。花。園。又。像。是。山。路。又。有。

很。長。的。圍。牆。再。望。屋。子。脚。根。是。漆。黑。的。其。餘。都。不。明。白。總。之。我。迷。了。道。向。那。人。問。路。纔。出。了。這。件。事。的。嘉。美。德。道。看。來。那。人。直。是。欺。騙。你。那。地。方。一。定。也。不。是。蝦。蟊。街。哩。三。人。正。說。着。已。經。望。見。一。座。很。莊。嚴。很。高。大。的。房。子。門。前。有。一。輛。馬。車。剛。剛。將。軍。和。了。他。愛。女。秋。兒。一。同。坐。着。兵。官。等。見。將。軍。穿。着。正。服。就。上。前。行。了。禮。禮。協。也。到。伯。父。面。前。稟。道。深。夜。驚。擾。姪。兒。該。死。實。因。受。冤。被。捕。敢。來。苦。訴。要。求。伯。父。搭。救。當。下。將。軍。叫。車。夫。向。自。己。家。裏。趕。來。因。爲。不。要。被。他。女。兒。秋。兒。知。道。所。以。先。送。他。到。家。但。是。他。早。已。聽。見。心。想。禮。洛。或。者。有。這。些。事。怎。麼。禮。協。也。會。受。屈。被。捕。呢。就。說。道。是。受。屈。被。捕。麼。父。親。須。得。查。問。明。白。將。軍。安。慰。他。一。番。叫。他。進。去。自。己。依。舊。出。來。只。見。將。軍。年。紀。將。近。六。十。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真。不。愧。是。貴。族。軍。人。的。風。采。當。下。浦。敦。和。嘉。美。德。就。把。遇。見。禮。協。情。形。細。細。敘。了。一。遍。將。軍。默。然。靜。聽。眼。睛。恰。一。直。看。着。了。禮。協。禮。協。等。他。們。說。完。就。道。今。晚。姪。兒。和。學。熙。哥。哥。一。同。赴。宴。去。的。宴。罷。出。來。學。熙。哥。哥。有。事。就。分。手。往。別。處。去。不。料。爲。時。已。遲。姪。兒。一。人。走。迷。了。路。遭。這。飛。災。如。今。浦。兵。官。都。已。陳。明。姪。兒。也。沒。

有別話只求伯父見憐搭救罷了。將軍哼了一聲道：「如今學熙呢？」禮協恰答不出來，只不做聲。一會道：「但求伯父不要說出真姓名來，並將姪兒由伯父取保管束，不交與巡捕。姪兒就感激不盡了。」將軍道：「本來很好，但這事恐怕不行。明天巴黎新聞紙上，必定要登出我的姓名來。況且那死者也要交與警察署請驗的。浦敦道：「不然，如今將他送到營裏去了。死者也是箇軍人。將軍道：「是軍人麼？那就壞了一定更加費事。好在現在外間還沒知道，就煩兩位同到營裏去查一查被殺的人，究竟是那一位營官所帶的部下。我想這事必定是與王家反對的人所爲。浦敦指着禮協道：「因爲知道這一位是將軍的令姪，所以也沒有拘管。竟是步行而來的。將軍道：「這樣我就很感激了。說罷，就同他姪兒坐了馬車。望營裏來。將軍問道：「那兩箇兵官沒有別的話麼？」禮協道：「姪兒所說的，都是真話。實在不知道是誰殺的。將軍道：「這麼他們能就會疑到你呢？我想我們的門第也不該出這些事。又想殺人的，定是不知什麼祕密的革命黨做的。警察總管曾經對我說過，現在有革命黨出入巴黎城中，和那意大利的革命黨。」

結了盟的禮協道。但據姪兒想來。這事和那黨派。沒有什麼關係。將軍道。我也知道。但聽說你兄弟禮洛。現在和他們很有聯絡。時常與黨中的人一起游行。不在家的時多。像你不與他們結伴成羣。那就明白了。須知我們貴族和人結交。比那平民難得多。你看外部大臣家裏。不是來往的人很少麼。禮協道。伯父。你知道的。姪兒生性。向不歡喜出外閒遊。總常在家靜坐的。將軍道。那末。你今晚往那裏去的呢。禮協不防問這一句。一時頓住了。低着頭答道。到洗萊臣家去的。將軍道。洗萊臣是誰。是箇商人呢。還是做什麼的呢。禮協一想。我這伯父。是專講貴族主義的。若是將我與美芝約定結婚的話。說了出來。不知要受怎麼樣的呵責哩。因此就默然不答。將軍道。你帶學熙到洗萊臣家中去。的麼。禮協道。不是學熙哥哥。今晚不知那家招他宴會去的。將軍道。咳。那一定又是箇壞地方了。少不得明天要教戒他一番呢。一會又道。你我到了營裏。一切事情。都有我替你講。你只不要說話。心上也毋須着屈。說着。車子已經到了營門。就一直走進去。營裏的人。看見箇將軍來人。身上穿着軍服。沒一箇不向前恭恭。



敬敬的對他行禮。將軍找着了隊長。對他道：「兄弟是爲了方纔殺人的事，代舍姪說話來的。隊長道：將軍辛苦了。這件事在下實在爲難。將軍道：真是爲難。那被殺的人是箇兵卒麼？」隊長道：「不是。是守衛官。肩甲上還掛着白紐子的記號。因此又知道是王家的守衛官。將軍和禮協聽了這話，都驚詫的了不得。連聲叫道：「唔，王家的王家的守衛官。唔，一面說着，一面急急過去看那屍首。嗔，你道屍首是誰。原來就是箇將軍的親身兒子。禮協的本家兄弟，名叫學熙的。就是這事。真真奇怪。已極。那一箇料得到當下將軍禮協都幾乎跌倒。暈了過去。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小伯爵仔細訴前情 老包探初次訪奇案

却說侯爵將軍。箇家彌的公子學熙。無故被人謀殺。將軍同禮協。怎的不悲傷。隊長營兵等。也兀自詫異。不解其故。到了第二天。將軍一家門都知道。更是悽愴。不消說得。這時學熙的屍首。已送回將軍家裏。當下有刑官帶同醫生來檢驗屍身。又有王家遣來的慰問使者。將軍和他們細談原委。都猜擬不出來。那

時恰有兩箇人。在外間門房裏私談。一箇是崇信現在王家做廚夫的屈斯開。一箇是仰慕舊時王家做馬夫的秦蘇。屈斯開先道。學熙公子是依附舊王家的人。如今被人殺了。秦蘇道。當真麼。他是和人鬪毆死的。醫生在那裏說你不聽見麼。屈斯開道。事在深夜。那裏是鬪毆呢。明明是被人刺死的。秦蘇道。既是這樣。兇手是誰呢。人說禮協伯爵有些嫌疑。屈斯開道。你疑心是禮協伯爵麼。秦蘇道。不是。凭地說人家都是這樣猜。如今包探來了。正在問伯爵。將軍也不離伯爵左右。和他說話哩。屈斯開道。這箇自然出了偌大的事情。凡是親戚那一箇不關心。況且將軍又是伯爵的長輩呢。秦蘇道。究竟不知道是爲了女人呢。還是和朋友們爭鬪。兩人正在私語。只聽得叫人鐘連聲搖響。屈斯開就起身到將軍房裏。見將軍同了一箇穿青衣的包探說話。當下將軍就說去叫禮協公子來。再看那包探身子並不長大。丰采也不見好。但眼光很是尖利。帶着青色的眼鏡。又聽得將軍道。聽警察總管說。知道老兄是最老練的。這件事總要費心。定要查出殺學熙的兇手是誰。如今外間還沒知道。還要請祕密些。爲

妙那包探答道。承將軍委託。自必盡力。並且要把這事澈底查探。軍營裏人。因為這事疑難。也不致於傳出去。至於報館裏。早已囑付過。叫他們不要登載了。將軍道。還有一層。舍姪斷不致做這事。請你千萬不必去查他。包探道。是啊。在下也並不疑到令姪身上。將軍道。我也是這樣想。但是照舍姪情形看來。恰也不免有些可疑的去處。包探道。令郎去世以後。想必是禮協承繼。這不是有些嫌疑麼。將軍道。正是如此說來。那真是寒舍的不幸了。包探道。請加意留心。我想問了禮協伯爵。就明白了。將軍道。那箇請你一人藏在胸中。只要保全我家體面就好了。正說話間。忽然房門開處。禮協走了進來。看他樣子。比他伯父還要加倍焦急。將軍道。你也毋須着急。什麼事都聽天由命罷了。禮協拭着眼淚。坐在那邊。將軍對他說。你將昨晚的事。詳細和這一位說了。他是國王招呼特地來的。回頭又問包探姓名。包探道。賤名叫陸克亞。將軍道。陸克亞兄。請你仔細問他一問。當時看見的歹人。怎麼情形。禮協先脫帽。與包探行禮道。先生有問容在下回答便了。包探道。好極。伯爵昨晚遇見學熙公子麼。禮協道。是的。昨

天傍晚五下鐘。和他到守衛局裏去。他又同了一箇人。到茶館喝茶。又到戲館聽戲。出了戲館。那一箇人就回去了。我和學熙哥兩人。雇了馬車。到三奴街去的。包探道。不是到洗萊臣家裏去的麼。我還在洗家看見伯爵哩。禮協暗地喫了一驚。想起來不錯。昨天是見過他的。但不道他是箇包探。如今方纔曉得。又想洗家爲什麼去接待包探呢。心下很爲奇怪。當下將軍看着禮協。心上想道。原來他們來往的人。都聚會在這箇所在。就望着禮協。縐了一縐眉。禮協低着头。覺得很有些下不去。那包探又加細細盤詰。好像官司推問罪人一般。後來包探又道。伯爵還記得遇見歹人那條街的模样麼。禮協道。記不得了。只走了一次。連方向都迷着。只覺有箇園子。園子的周圍有一帶長牆。那條路就在牆邊。又黑又窄。那箇歹人就立在路口守着的。將軍聽着包探和禮協問答的話。起先是在房裏踱來踱去的靜聽。後來禮協說到這裏。突然立定道。禮協你記得那歹人的模樣麼。禮協道。不看見他的臉面。但是他的身段。却還能記認。包探問道。我想了一回。令郎是被劍殺傷的。將軍道。正是。右眼上有劍痕。看他傷

勢似乎。是意大利人的手法。包探道。不錯。這動手的人。定有些手段。兩人鬪毆。是必不免的。但是令郎的帽子衣服。都依舊整齊不動。只是劍上有些血跡。可知兇手一定也受了傷。而且這回鬪毆。是突然而起。實在不得已。所以令郎纔拔劍抵禦。若是那時有箇空兒。令郎一定打算還要喊人幫助哩。將軍道。夜間也會鬪毆麼。包探道。突然而起。還管夜間不夜間。我想那地方一定是人家裏的園子。但不知道是那一家。當時令郎因爲身上穿着守衛官禮服。心上原想祕密。不要被人看見。至於鬪毆的原故。據我看來。一定從政治上的怨恨而起。爲什麼呢。因爲那些黨派。想要攀倒現在的政府。必須叫他們的黨與先謀殺幾箇現在高位的人。恰暗中恰成箇鬪毆而死的模樣。但是兇手必定選派那些慣於鬪毆的。恰好令郎正落在這箇圈套之中。將軍道。是呵。聽說意大利陰謀黨已經到法國來了。包探道。黨裏頭就雇了這些人來殺人。恰也難說。如今不論怎樣。我總替將軍盡力便了。但不知道令郎離開三奴街。又往那裏去的。禮協道。因爲怕伯父生氣。所以不敢說出。學熙哥。實是到賭場上去的。就是

意大利女人葛若美家裏將軍聽了。臉上現出很難過的樣子。包探恰點了點頭。說道。妙呵。他家麼。我是知道的那女人自己說是意大利的男爵夫人。這就可怪。他還有箇姪女。柳眉蓉面。實在可算得美人。那女子更可詫異。他眼光非常快利。既這樣事不宜遲。我立刻就去包探一回。再說如今暫且告辭了。說着立起身來。望外偵探就走。將軍也跟了出去。低聲問道。舍姪不是犯罪人麼。急急道。且莫講。且莫講。將軍又高聲道。如此就重重相托了。包探不及答應去了。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入賭場無心逢故友 隔紗窗有意聽閒評

話說包探陸克亞從筭家彌將軍那裏出來。到了葛若美夫人家。已在夜間。那時候葛夫人家裏照例有許多人都聚了攏來。在那裏賭博。這樣賭具。我們中國是沒有的。法國名色叫做得來恩。潑大約是骰子一類的東西。這班人用這賭具。輸贏是很大的。看官。你道這葛若美夫人是怎樣的來歷。原來他是前一年從意大利國來的。帶了他一箇姪女同住一處。他的姪女名叫英娥。容貌出

衆當時見過他的沒一箇不稱道是傾國傾城的絕世美人年紀二十五歲恰是已經嫁了人守寡的因此就引動了許多蕩子好在葛夫人家裏已變成箇衆人能到的地方不論何人只要有錢多可以去遊玩的因此那些蕩子們爭着到他家裏和英娥去賭博得他一顰一笑就如獲着希世奇珍似的在蕩子不過是借賭博爲由或者可以遂他們的私願在葛夫人倒實在日進萬錢不到幾時早已坐擁厚資享那富有之福不知道的人只道他是箇貴族至於他一家費用從何處得來恰沒有一箇知道的如今大家已當他家是箇游玩地方誰還去究問他呢却說每天晚上到葛家來的人真是五方雜處種類不齊其中也有尊王派的也有革命派的還有各種樣人一時也說不得許多內中要算革命派的人最多最奇怪的是在這葛家出入的沒有一箇意大利國人那天包探陸克亞到了夜間坐馬車來訪葛若美夫人到門口叫門裏面有一箇閩人出來陸包探一看那人臉色微黑看他眼光像是意大利國南邊地方的人他不料來了一箇生面之人只向着包探上下瞧着似乎要他通名的意

思陸包探輕輕問道。我是箇學熙伯爵指引來的伯爵來了麼。闌人正在想着對答的話。只見包探一雙利眼注定了看他。要想也想不到。只得虛心平氣的答道。今天見也沒有見。莫說到這裏來了。包探道。昨天晚上看見他麼。闌人道。昨晚麼。也沒來。停了一會。又道。哦。是了。在門口見他的。但恰沒有到裏面去。包探道。這話真麼。他爲什麼不進去呢。闌人道。這却不知。只見他遇着了一箇什麼朋友。就一同走了。那時包探無意之中。從闌人口裏聽出些根苗來。知道學熙到了這家門口。遇見了一箇人。登時被那人誘他到別處去的。并且料定闌人所說的。斷不是假話。原來包探一見了闌人。就撐圓那雙快眼。注定了他。叫他不及說假話。也不敢說假話。這正是他包探的手段了。當下闌人又道。請到裏面去問問。想必有知道他的呀。不錯。他的族弟禮洛。該在裏面哩。包探暗想。道。禮協之弟禮洛。如今連他哥哥的出殯。都不到場。却還在賭場上。這就大大的不該。便對闌人道。難爲你了。回身向裏就走。一面獨自咕嚕道。既學熙還不到。只好煩禮洛指引我見葛夫人了。我怎能再等呢。說着。已經到一箇樓梯邊。



就躡着脚上去。恰不知禮洛在什麼地方。又想別的。又沒有認識的人。還是問誰好呢。及走進一間屋子。只見那邊有一箇人。倚着闌干。手裏拿着一封信。在那裏念。想道。這是誰呢。仔細一看。呀。洗萊臣的書記。喀乃華在這裏麼。趁他不聽見。輕輕走過去。突然上前。從喀乃華身後。一把抓着他的肩膀。叫道。呀。喀君。你也到這裏來玩麼。喀乃華陡喫一驚。連忙將那信縮藏到袖筒裏去。回過頭來。問是誰。包探說。我我沒事。也不到這裏來。因為外間多說英娥怎樣嬌美。這纔來瞻仰瞻仰。你從早晨到這裏來。不誤了洗萊臣的公事麼。喀乃華道。早上沒有甚麼事。包探道。那是你的權利了。如今請你指引我到這家女主人那裏去。你每天晚上來這裏。必定熟識的。喀乃華道。我並不每天晚上來。今晚剛巧有些事情。包探道。你請放心。就是了我見了你主人。斷不說出來的。快些指引我進去。喀乃華沒法。只得引着包探。一直望裏走進。且慢。列位還不知道。喀乃華是箇什麼人。如今須先把他的家世敘述一番。原來他父親是地方上的一箇大田主。平日盡心王室。兒子喀乃華。本要想叫他出京。到外邊與那王家。

有關係的人。學些政治法律的學問。偶爾有人談起。說洗萊臣家裏。很爲相宜。他父親就叫他寄居在洗家。天天到左近法律學堂去上課。但是喀乃華惰於學問。最愛游玩。生性又與父親不同。不歡喜現在王家的政治。常常反對。因此就暗地交結了一班共和黨人。可以私行其志。這時喀乃華在洗萊臣家裏。天天有正事委託他做。所以和他女兒美芝漸漸親熱起來。等他父親不在家之時。就常常相見。互通情愫。這且慢表。喀乃華引着包探。到了葛若美夫人房裏。包探道。喀兄。我素來不仔細。請你將在這裏的人的姓名。告訴於我。喀乃華道。那我都知。你且跟我到這裏來。當下包探就這邊那邊。四面張望。一會道。這裏許多房屋。都是賭場麼。這地方也就大得很哩。我看住在這裏的。不見得多是好人。那些政黨料想都是沒有家室的。所以也有尊王派的武官。也有共和黨的人。喀乃華道。是呵。這裏住的。有各種黨派的人。包探道。主人男爵夫人。住在那裏呢。喀乃華指着一處道。住在那一座屋子角上。他是箇喫着困着在賭裏的女人。包探道。他姪女呢。喀乃華道。英娥麼。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到別間屋

裏去了。他的住房在葛夫人屋子旁邊。但我是學生。指引你去。恐有些不便。包探道。不然我並沒別的希望。只要見一見衆口交稱的美人。喀乃華道。這樣英娥必定在那邊一間屋裏。你到他那裏去。我到他們擲骰子那裏去。說罷。就望那邊跑了過去。包探一想。喀乃華與他分開了。走。正合了己意。就獨自摸索着走。因爲先要見禮洛的面。就望葛若美住的屋子踱來。遠遠聽見有許多軍人。正在那裏擲骰子。忽聽一箇人說道。箇老兄財運真好。連勝七次了。但勝了就要逃走。那就真是膽怯。如今再敢來麼。包探連忙走近了屋子外面。聽見有幾箇人說話。某甲大聲道。聽說箇兄的堂兄被人殺害。可當真麼。怎麼外間沒一箇人知道呢。某乙道。真的。箇兄心裏難受得很哩。某丙道。兇手是誰。知道麼。他是和人鬪毆而死。爲什麼事起的呢。某丁道。這却不知道。但他穿着禮服。還帶着一口劍。某甲道。這樣是和軍人鬪毆的。某乙道。不是。是被人誑騙去殺死的。這裏的人正在猜那兇手。紛紛不一哩。某丙道。這裏的人都不知道他們爭鬪的緣由。昨天晚上。學熙兄沒有來。禮洛兄又常在這裏。又回頭叫道。禮洛兄。快

些再來罷。不要走。包探聽了這些話。更知道學熙昨晚沒有到葛夫人家裏來。那禮洛却通宵在這裏。如此看來。和那件案子。一定是沒有干係的了。但是禮洛的面貌。必定要探他一探。當下就走進屋裏。說明入了賭會。只見禮洛行動非常敏捷。相貌很像他哥哥禮協。但看他的性質。大是不同。乃是箇熱腸的男子。斷不像殺人的人。況且他殺學熙。也沒有什麼益處。若是共和黨殺的。也不該故意叫禮洛去殺。但是他堂兄出殯。他都不管。依然在這裏玩耍。這却是可怪的。如此看來。他必定不是箇好人。想罷。擲了幾回骰子。就離開了一想。嗒。乃華到那裏去了呢。那人也不是箇正人。洗萊臣用了他。很爲危險。正在種種想着。忽然後面有人手。在他肩膀上一搭。說道。陸克亞兄。你怎麼來到此處。包探喫了一驚。要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忙中偷暇邂逅蛾眉 死裏逃生脫離虎口

却說包探陸克亞正在一面走。一面想。忽然來了一箇人。叫他。陸包探回頭一看。叫道。呀。班納兄。我因爲這裏有一箇美人。名聲很大。所以來此瞻仰。瞻仰你。

是報館的人到這裏來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班納道正是我是尊王派的報館主筆這裏是共和黨帝政黨的聚會之處大家都聚在這裏我來很是危險包探道共和黨人多麼看來都是王家軍人的模樣班納道你真是傻子也不留心細看住在這裏的都是共和黨的人你坐的桌子對面手拿骰盆子的那箇人你知道他是誰他也是共和黨的人你看他和另一箇面色稍黑身上掛着一鈎珊瑚針的人在那裏說話麼包探道哦掛着珊瑚針的是誰呢班納道他的政治意見也自不同他就是西班牙革命黨的統領暫時到法國來的每晚必到這裏來遊玩包探道怎麼你見了就不忘記呢班納道他本是西班牙的紳士這紳士的相貌和法國人不同他當那變法的時候是被西班牙驅逐出來的這人肩背高聳額角開闊可知他是足智多謀的了又加眼光銳利豐采凜然又可見他志氣高揚不是出身低賤的人穿的衣服雖不是極品華貴但也是上等的貨色衣服上的裝飾只有那一枚珊瑚針這樣的針法國本來並不通行後來到了一千八百十七年陰謀黨纔拿他來當作黨中的暗號實在

是箇掛件。因爲式樣很像銅針。所以就叫他珊瑚針了。包探聽罷。很爲留意。說道。這紳士什麼姓名。哦。我記得他是叫郝維瑪。不知現在又改叫了什麼。怪不得他是箇很闊綽的。班納道。但是和葛夫人要好的。都是闊綽的人。包探道。哦。他是和葛夫人要好的。想必是時時到這裏來的了。班納道。是呵。我來一次。他總在這裏。一次就是英娥。和他也很親熱。我常撞着他們兩人。私言密語的。包探道。你不知道。那紳士昨天晚上來了。沒有。今天到。晚在這裏做什麼事呢。班納道。那却不知道。如今望你帶我去看看英娥。包探答應着。先領他到葛若美夫人住房。包探細細看那葛若美夫人。雖不十分美麗。但很有些剛毅氣概。眼光射人。很是尖銳。旁邊還有些人。和他鬪着骨牌。却都比他差得遠。不像是上等人。包探暗道。這些人很詫異。就中有三箇人。是我的近鄰。也是共和黨的人。班納道。葛夫人並沒有什麼政治上的意見。也不管是共和黨。是尊王黨。他姪女英娥。也是如此。咳。你知道今天的奇變麼。笄家彌侯爵的兒子學熙。突然被人殺了。現在內務大臣發下號令。吩咐新聞紙上。不許登載哩。包探假意驚。

道有這等事麼。他的兒子不是王家的守衛官麼。這樣看來一定是因爲政治上緣故謀殺的了。班納道：我想不然。那學熙近來戀愛這裏的英娥，但是那箇女子愛他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一定有了和學熙爭風的人，因而送了性命的。包探道：你的話很是我看英娥這箇女子真是可怕。怎麼愛他的男子被人殺了。他些毫也不在意。竟如無事一般。這心不是太很了麼。班納道：不然。英娥一定還沒知道這事哩。但他本是箇怪物。我們見了他必然很有趣的。你快些領我去看罷。包探聽了這些話，一面走着，一面暗想：殺學熙的莫非是愛英娥的人。不是在政治上、有關係的。不多一刻，已到了英娥的住房。只見寶氣花容，光彩燦爛，幾乎把眼睛都迷暈了。原來一位絕世美人，正和一箇男子在那裏說話。兩隻眼睛如春波一般，漾來漾去，搖晃不定。論他的容貌，比那洗家的美芝還要加一倍的豔麗。但是臉上有些寡情的模樣。這却是白璧微瑕。再看那箇男子，你道是誰。原來就是禮洛。包探道：怪哉怪哉。你看禮洛和英娥說話，臉上何等快樂。難道竟不知道他族兄被人殺了麼。班納道：無論知道不知道，不過

是他伯父的兒子。與他什麼相干。如今我們不必論他。且看意大利的美人罷。包探道。美人。美人。我看爲了這美人。爭風鬪毆的事。一定是有的。我們再看不要惹起他們的醋心。來說罷。兩人笑了。班納道。我今晚還有要緊的事。要去聚會。我們再見。你且在這裏候着。流些口涎罷。說罷。大笑去了。這裏陸包探已將英娥、禮洛、和那掛珊瑚針的西班牙紳士都看見了。暗想。這三箇人都有些可怪。禮洛却没有殺人的痕迹。但是聽這三箇人的話。又仔細看他們舉動。最可怪的是英娥的頭髮上。有箇珊瑚針。那西班牙紳士也有箇珊瑚針。如果是西班牙的不該用這箇針也罷。且待那紳士回去時。我跟他後面看看他怎樣計謀已定。又走到一間屋子。只見禮洛、英娥、同那掛珊瑚針的紳士三箇人都在那裏說話。他想若在這裏。他們必定見疑。再看隔壁。還有一間屋子。就跨了進去。看見兩三步前的桌子上。有一羣人。在那裏賭得來恩潑。看那些人的相貌。都很是鬪強的。當下就進了他們的會。方知道這些人都是年少軍人。他心裏只顧着間壁的三箇人。那輸贏是不管的。就是出牌的方法。他也全不在心。



裏一會兒隔壁那三箇人又走到外間屋子來。禮洛入了擲骰子的夥。西班牙的紳士和別一箇紳士說話。英娥和葛若美夫人說話。包探做出那毫沒有疑心的形迹。忽然走了一箇人進來。包探大喫一驚。幾乎身上發抖起來。你道是誰。就是和那西班牙紳士說話的是箇有名豪傑。他名字叫做傅啓鏜。人家都稱他傅參將。是革命黨中一員大將。屢屢要想推倒王家。從前陸包探曾經拏過他的。如今見了。豈不是冤家狹路相逢麼。只聽傅啓鏜笑著問那紳士道。你贏的怎樣了。紳士道。那裏話。我這裏大敗哩。傅啓鏜道。好極好極。我替你來報仇。說話間。並沒有看見陸克亞。就過去取得來。恩潑要擲。原來這傅啓鏜年紀還不到四十歲。雖是武官。但看來乃是箇高貴華美的紳士。並不像似軍人。那時包探好似坐在針毡上一般。再看他的臉上氣色。很是和平。暗想道。莫非我從前捕拿他的事。他已經忘記了。就算他居心要殺我。必定要吩咐他手下的人。既要吩咐。必定要出了這賭場。我便可乘機逃走。暗中就點頭定計。但心上總是志忑志忑。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的。忽聽得傅啓鏜問道。你爲什麼這樣有

病麼。包探道。我來的時候。身上有些不快。那紳士道。既這樣。不要擲罷。傅啟鏜又高聲道。這樣就該歇手。倒這園子外面吸些新鮮的空氣纔好。說時。眼睛直注著包探的臉。包探心裏扑扑的直跳。立刻就離了賭臺。跨出屋子。走了四五步。光景飛也似的。三步併兩步。急急跑了。傅啟鏜就挨到西班牙紳士身邊。低聲說道。可怪。那人來了。少說話。爲是說罷。就走到那邊一間屋裏。西班牙紳士也跟了出來。道。怎樣是包探麼。當真是不是他來的時候。看門的本來很留心。他傅啟鏜道。真的。他實在是箇好漢。四年前曾經捕拏過我的紳士道。這樣。我和禮洛英娥說的話。都被他聽了去了。傅啟鏜道。他第一先要看我的行止。那是一定的。現在不知道他是去報警察。不是終士道。吓你讓他逃去。大大不該。傅啟鏜道。如今懊悔也是無益。但他一定爲了箇將軍兒子被殺的事。料想學熙常常到這裏來。必定有箇分曉。所以來探訪的這裏。我們若不早爲設法。很是危險。紳士道。好好。咱們明天就離開這裏罷。且待我打算。打算再說。傅啟鏜道。以後我們在何處聚會呢。紳士道。明天先告訴總會。再作道理。傅啟鏜道。很

好。我就到總會去。明天再見罷。說罷去了。這裏留下西班牙紳士如何舉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避危機黨人謀善地 試毒藥美女毀嬌容

話說西班牙紳士和傅啟鏗說話。不過一二分鐘時候。傅啟鏗去了。以後西班牙紳士就四面照看一回。只見來客都漸漸散去。只有一箇老紳士和別一箇紳士。還在那裏爭罵。約定要鬪毆。西班牙紳士見了。也不去睬他。走入間壁屋子去了。這屋裏除了葛若美夫人和英娥之外。並無別人。紳士進去向他們搖手。做了箇手勢。葛夫人立起身來問道。出了什麼事麼。紳士道。包探來過了。須得想箇躲避的法子。葛夫人驚道。當真麼。怎麼鬧出這等事來。如今我們怎樣呢。紳士道。明天再看。或者回到意大利去。但是包探曉得我們要走。必定要來捕拿的。我們若是要自由自主。倒底還是不回國的。爲妙。葛夫人道。我仔細想來。這巴黎地方。總不好。紳士道。如今你這樣說。從前原聽信了你。到這裏來住的。怨誰呢。葛夫人道。那還得仰仗你。我想我們總是爲了國家守這主義。拋撇

性命不願身家纔來的紳士道如今只有離了巴黎到鄉村裏去的一法葛夫人道那裏的鄉村呢但是你總不能離開我們英娥已經把身體許了你你總得好好兒看顧他紳士道如今出了事英娥心裏有什麼不願意麼葛夫人道什麼不願意他託付了你要想做你這樣的爵夫人紳士道如今却要變成箇逃犯夫人了葛夫人道今日雖是逃犯以後格外盡力從那混帳官府手裏救出我們可愛可敬的意大利祖國豈不依舊是老公爵麼紳士道咳我一向到今不知經過多少的艱難承英娥處處幫助此恩此德沒世不忘我想他如今弄到這箇田地不知道的都當他是箇倚門買笑的人說那種種的議論這事實在難堪葛夫人道我們都是遊女有什麼閒話我也不去管他總之我們的同黨都是爲着我祖宗意大利國盡力的人紳士道是呵你們兩人在我們黨裏要算功居第一有了你們盡力我們黨裏就日日興旺起來單說巴黎已經立了五十處的分會如今且不說這些你們須得祕密隱藏明天再細細商量後事罷葛夫人道那末英娥和你一起望你帶了他去紳士道呀巴黎是一定

不能住的說罷。就走到外邊去了。原來這西班牙的紳士。並不是西班牙國的人。乃是箇意大利國的貴族。名叫郝羅瑪。在意大利的時候。已受了公爵榮封。他平日所奉行的是專講自由主義。什麼叫做自由呢。大凡天生的人。無論在那一國。在那一處。都許人自由自在。不受別人的壓制。束縛。外國名人書上稱爲天賦人權。就是皇天賜給人的權利。別人不能侵犯的意思。但是別人不能侵犯我。我也不能侵犯別人。這纔是各還各的自由。各有各的權利。我們中國在上的。人。不明白這箇道理。弄得全國裏。箇箇都是垂頭喪氣。搖尾乞憐的。近來有些少年。一聽見這箇字。以爲實在不錯。也不細細的去講究。就這麼由着性兒。做起來。却也很不妥當。總而言之。我們不肯受人欺侮。也不去妨害他人。這纔是文明呢。且說郝羅瑪公爵。在意大利。既提倡這箇道理。那些官吏。自然容他不得。但又壓制他不住。就設法趕他出境。他就來到法國。又把同黨的人。聚集攏來。自己做了首領。暗地裏。總想推倒王家的政府。如今恐被法國查訪出來。又打算走避。這時剛要出去。上馬車回家。只見英娥已在那裏拉着公

爵的手上了車說道。怎麼到這時候才來。我久等了。公爵道。我和葛夫人說話。哩。英娥道。原來如此。我明天再見夫人罷。公爵道。咳。恐怕不能見了。以後不知。什麼時候纔見哩。你知道麼。包探已經到家裏來過。我們須得各自分散。葛夫人是替我們黨裏盡力的人。若是被巡捕們拿了去。心上怎麼過得去。如今打算遠避哩。英娥嗚咽道。你總得發付我。公爵道。那箇自然。你何必疑心呢。英娥道。不是疑心。因為欺侮我的人很多。公爵道。哦。欺侮你的。英娥道。正是。請問你的本國是意大利。你愛本國和愛我那一邊。殷勤些呢。公爵道。爲了本國纔拋撇了身家性命來的。但是對着本國該盡的責任。和對着你的愛心。多拴在我身上。兩邊比較起來。也不能偏重本國的。英娥道。不重本國。就怎樣呢。公爵道。我和你雖是兩人心。却是一箇都是爲本國盡力。無論怎樣禍福。我兩人決不相忘的。如今因你之故。我們黨裏又有法國的貴族來出力。將來還可以仰仗他些哩。公爵說這話時。臉上有些不快意的神氣。英娥縐眉道。這是那一箇來說的。公爵道。外間並沒人知道。這是傅啓鏗參將說的他說。不知何時。箇將軍

的兒子爲了愛你到這裏來被人殺了這纔派包探來的英娥聽了默然不語。公爵又道他說那學熙愛你呢英娥遲疑答道有的一會又道不是說被人殺了麼公爵道恰是這樣傳說英娥道殺他的是誰我不知道總該不是我們黨裏的人公爵道是啊倘然有人查問你起來怎樣呢英娥道這樣說來世上許多被殺的人難道都要歸罪我們黨裏麼公爵哼了一聲道學熙全然是被人謀殺的英娥那時心裏非常焦急說道我猜着你的心了你莫非疑我妬學熙差了人去殺他的麼說罷臉上現出一種淒涼之色却好馬車到了一座大宅子門前停下這宅子在一箇花園傍邊就是英娥的住宅可以通到葛若美夫人家裏的看官須知英娥雖叫葛夫人做伯母其實並沒有什麼關係這且不表當時他兩人同了進去坐下英娥嘆氣道我在那邊和那些可憎可厭的人一起到底不是箇事我們兩人什麼時候纔能永以爲好呢公爵道咳那難是真難如今我兩人又不能不分離了我想我們六年前在教堂裏對着牧師訂的婚姻到如今只算做了一場夢你不過是得了公爵夫人的身分罷了英娥

道我們爲的是國還是爲什麼萬一沒法不如和你一塊兒死罷公爵道我們到了這裏如今恁地容易死了都不甘心但是我們同在一處必遭毒手沒有法子只好分離不然我兩人白死把箇好容易聚成的珊瑚黨平白地拆散得七零八落豈不可惜如今黨中的人都要走了還是到英吉利國去罷英娥搖頭道英國我是死也不去公爵道那就難了且待兩三箇月之內法國的政府倒了意大利的黨也就要起事到那時候回來不好麼英娥道到英國去不是與你遠離了麼公爵道要不然如今還有一法只指望這件事成功若是成功那就好仍舊住在法國英娥道我總要和你近在一處不能遠離或者造箇地窖我們住在裏頭不好麼公爵笑道我也就是這箇意思我們黨裏有一隻船專裝載金銀財寶停泊在法國一箇海邊任他警察的眼怎樣尖快須查訪不到這個近着海邊又有一箇城黨裏派了箇得力的人住在城邊把守如今那隻船就停在那岸邊英娥道我明白了可是我也到那裏麼公爵道打算叫葛夫人也去哩英娥喜道那是好極了如此快些就去公爵道但則派去看守的



那箇人據他說那城是借與我們暫用的我們黨裏的人因他形跡可疑今晚要審問他的來由我却也不疑他但他是這裏的貴族所以黨中人有些疑他不知到底怎樣且待審問過了自然明白英娥道那人叫什麼姓名呢公爵道我自知道但如今不能說明恐怕你聽了不好說罷眼睛看着英娥英娥忽然哭起來公爵道這真可笑了我說的都是好事你却哭了我真不解難道你估量那人是禮洛麼就是禮洛就是禮洛有什麼悲傷呢說到這裏神氣很爲激烈英娥揩着眼淚道你如果當真愛我請你殺了他罷公爵道這話怎麼說英娥道咳你不知道必須如此才好禮洛真箇是愛我的人公爵大聲道既這樣我知道了殺了他就罷了公爵說到這裏立了起來臉上大變了色英娥默然一會道不殺也能那禮洛鍾愛我但却沒有殺你的心只等你或者有丟掉我的時候哩但是你說到這裏停住了公爵急急叱問道但是但是怎樣英娥臉上露了些怨容擡頭看着公爵道你也過很了我除了待禮洛稍爲親近些此外還有誰呢我想我自從到葛夫人家裏幾乎成了娼妓做那倚門賣笑的生

涯受那些輕薄少年的翫弄都是由你指揮作的主要怎樣就怎樣偶然學熙禮洛他們來到我處同我說話你就要起殺人之心這是什麼道理呢再那禮洛不是和我們主義相同的麼公爵道呀如此說來實在是我不在了在政治上後來却難說若在那歡情之上我決不殺禮洛的說罷就對天立了一箇誓英娥道咳總之上天賜了我些姿色反處處成了我身上的仇讐你快把劍來刺了我的臉要不是就拿毒藥來燒灼了也好公爵道你說傻話哩有這等事的麼英娥道我是將身子貢獻了你本非我有無論怎樣都請你不必管我若是相貌醜陋些想必再沒有人來愛我只有你愛我的心是百年一日永不改變的況且你又斷不是但愛我姿色的人公爵道你的心實在難得你的愛情我真是感佩不盡這就不必再說了英娥道我想着一個好法子聽說外間有一種藥能夠叫人變相我就買來毀了我的面貌公爵道確有這種藥我如今還帶着呢依我且等到急不能免的時候再用罷英娥道你帶着麼很好請送你給我罷我就要用了公爵道當真這樣麼英娥道事到如今也管不得了眼

睛一霎年紀老了。面貌也要醜的。還不如趁早些兒。公爵一面手望褲袋裏摸。索一面說在這裏呢。英娥一看。只見取出一口短劍。劍鞘上一處藏着兩箇小瓶。公爵指着兩個瓶道。這一箇裝的是毒藥。只須一些兒。到得嘴裏。立刻就死。這一瓶裝的就是變皮膚的藥。塗了他。並沒有什麼痛苦。但是皮膚全然改變。英娥道。這藥真好。從今以後好叫禮洛視我如路人了。但我想我沒有犯什麼罪。平白地受這肉刑。還不如帶一箇假面罷。公爵道。哦。假面麼。英娥道。沒有法子。只能如此。正在說着。不提防英娥突然飛也似過去。奪取公爵的短劍。公爵大喫一驚。要想取回。英娥逃到那邊去了。公爵道。這這英娥快些還我。實在不過試試你的心。斷不道你如此的。英娥道。不。我早決定了。我毀了這箇面目。先請你看。再喫那青瓶的藥。死了。既毀了面貌。又丟了性命。隨便到什麼地方。都可任意遊玩了。說着。身上抖顫不已。覺得心裏一很。萬萬不能挽回。公爵臉上。也變了色。惟有吁聲歎氣。英娥漫漫的去了。瓶塞將那藥倒些在手巾上。浸濕了。就對着鏡。匳垂淚道。可憐你這副臉兒。立刻就沒有了。又對公爵道。請

你。留。心。看。着。以。後。不。能。再。見。了。公。爵。發。急。道。這。這。英。娥。這。是。上。天。所。賜。的。你。竟。擊。來。毀。壞。大。是。不。該。英。娥。道。天。不。許。人。自。殺。的。如。今。我。得。近。了。你。自。然。不。致。於。自。殺。了。說。時。直。取。了。藥。手。巾。又。自。言。自。語。道。從。那。裏。塗。起。呢。只。有。眼。睛。還。要。常。常。見。我。心。上。人。是。要。緊。的。只。聽。得。輕。輕。颼。的。一。聲。兀。的。望。臉。上。周。圍。一。抹。隨。卽。把。燈。光。吹。滅。了。又。聽。得。道。啊。呀。公。爵。我。的。身。體。獻。給。你。了。不。知。公。爵。怎。麼。對。付。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沒來由行客遇強徒 惡作劇黨人試心跡

話說那天晚上英娥毀了容貌。珊瑚黨首領郝維瑪就離了英娥家。同時那箇禮洛在葛若美夫人房中獨自一箇心裏很有些不自在。踱來踱去。覺得心上的氣直望上冒。你道他爲何這樣呢。他聽說有包探到葛夫人家裏來。是爲了他堂兄學熙被殺之故。原來禮洛和學熙雖不十分親密。但他的宗旨本來和他胞兄禮協不同。禮協聽見學熙死了。却有同志之感。大傷於心。暗地裏不知流了多少眼淚。那禮洛滿肚皮的自由主義和現在的王家政府全不相合。恰

好意大利鄒羅瑪公爵。聚集了同黨。來到法國。和那盡力先朝的傅啟鏜。意氣相投。要想推倒現在的王室。彼此拜了同盟。暗圖起事。不料禮洛見了英娥。竟被迷住了魂。要求英娥的青眼。忽然那一天英娥和禮洛說話。大與往日不同。似乎交情淡了下來。因此禮洛在那裏癡想道。今日英娥有捐棄前情的意思。這是什麼原故呢。難道他與鄒羅瑪有什麼祕密事情不成。照此看來。我的生命恨爲危險。彼此拚着性命去拚。都爲了這箇尤物。豈不可恥。我看今天鄒羅瑪面上很有責怪英娥的樣子。料來他心裏必定有愛情上的遺恨。唔。唔。學熙被殺。就是鄒羅瑪幹的。也不可。知禮洛心裏胡亂想着。恰已出了葛夫人家。那時夜深了。纔向着闔路行來。但還是癡心妄想。恍恍惚惚。覺得英娥的面貌還在眼前。又想不知幾時纔能成就我們的好事。正在迷惑。忽聽得街上有一羣人喧譁擾攘。說到三月二十日就要起事。那就好。了大約還有一個月。光景明天不能不到霍達海岸去搬取財寶。但是被總理鄒羅瑪疑心起來。那就沒趣了。禮洛聽了。也不管他。只自走去。恰看見那邊有一輛馬車。車上並沒有人。心

想我何不坐了他去。就慢慢走過去。細看那知馬車之內。突然跳出四箇大漢。一言不發。如狼如虎的。伸着手把箇禮洛捉到車裏去。禮洛叫道。你們這班匪類。做這麼事。那時要想走脫。也不能夠。又大聲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做什麼事。有一箇喝道。你不要胡鬧說罷。又不說了。但覺得那馬車其疾如風的走着。車裏黑闇如漆。那裏看得見什麼。只知道前後左右的人。四圍守着。身上有一根繩子。從頭上縛到腰裏。兩手也被反綁了。禮洛暗想。他們爲什麼預備馬車。在這裏拏我呢。難道是警察不成。又想怎麼不拏別人。單拏我一箇。啊。看來這些人。一定是郗羅瑪使來的。郗羅瑪爲了英娥。在愛情上起了妬心。要來殺我。但是爲什麼要在這裏呢。或者要與我決鬪。我想學熙哥也是決鬪而死。如今我又遇見這事。定然性命不保。且再問他。一問當下。禮洛又問道。究竟諸位爲了什麼事。要拏我往那裏去。請給我說箇明白。那人道。你不明白麼。既不明白。我們也沒甚話說。禮洛道。難道竟沒來由。就枉拿人麼。那人道。那容易。三四十分鐘之內。總叫你知道。禮洛道。賭場上麼。那四人都答。禮洛越發不懂。

想莫非是強盜不成。又道：諸位要錢用，我這裏多也沒有，現有二三百圓在此。請取去，就是只莫帶我到警察那裏，那就很感激了。說罷，內中有一箇人格格笑道：足下想不到警察那裏去，請問你有這分兒麼？禮洛頓住了，答不出來。看來又不像似強盜，正在狐疑。只聽一個道：足下疑我們是強盜麼？你沒見我們臉面，這也難怪。咄！手下與我取火。一聲號令，只見刷的一聲，眼光一閃，一箇人立地擦着一根硝磺火柴。禮洛趁着火光一看，四箇人的容貌，喫了一驚。原來有三個是警察官，一個是軍人，隨有一箇道：如今你明白了麼？禮洛道：明白了。從此心裏纔知道定是自己犯了什麼罪，所以被拿，也不想脫走。但又問道：諸位拿我，究竟是什麼原故？是奉了誰的使令？那人道：爲的什麼？恰不知道。但我們奉的恰有警察總管的號令，請看就是了。說罷，身邊取出牌票，上寫着警察總管的銜名。禮洛見了，自是格外害怕。眼睛一瞥，火柴已經滅了。依舊黑闇如前，心裏倒也擺定聽其自然。但還有些撇不下英娥，又想這些人或者就是殺了學熙的那必定是爲了英娥而起。如今他們來拿我，難道又是妬忌疑到

我身上不成果然。這樣恰並沒有證據。在他們手裏我怕什麼呢。正在想着那馬車將要停止。慢慢的覺得在房屋脚下走着。像是進了人家家裏。一會已停止不動了。只聽得裏面大聲叫道。綁縛的人在那裏兀的走上幾箇兵官來。把禮洛拉下車子。帶着望裏就走。禮洛四面一看。周圍立着都是兵丁。竟似軍營裏模樣。一會到了一所屋子裏。面早已預備停當。正面搭起一座公案。左右兩廂立著十幾箇軍人。都是雄赳赳。氣昂昂。拔劍怒目。形狀可怕。當中掛著一盞燈。却半明不滅。看不清什麼東西。只有那些軍人立著的影子。射到牆壁上。不知有幾多長。那一種森嚴淒慘的景象。真是毛骨竦然。當下就有人指一箇坐位。叫禮洛坐下。禮洛又仔細觀看。只見正面的門開處。走進五箇官來。一列向上面案臺坐下。當中那官厲聲喝道。罪人上來。禮洛就立了起來。說道。請問我犯了什麼罪。帶我到這裏。那官道。你懷了陰謀。要顛覆國家。反叛現在王室。到此還有何說。禮洛道。這話我很不明白。爲什麼這裏沒有律師代辯。又爲什麼要在軍營裏審問我。須不是箇軍人。那官喝道。因爲你要對著王室舉兵起事。



所以該照軍法處治軍法上向不准律師代辯說到這裏停了一會又道。禮洛男爵你既然到這裏須好好的招來我且問你你受了王家的俸祿收了田地上稅餉原是與你養生過活你恰拿來私下接濟革命黨做那些反叛的行爲這箇是有的麼。禮洛道田地恰是受自王家的但是我的田地是兄長讓給我的。官怒道怎麼兄長給你的不是王家賜的麼。這真是恩將仇報行同梟獍本來將你和那些同謀的人都要帶上刑部處罪因恐怕帶累你伯父侯爵的聲名這纔帶你到這裏來審問。禮洛道請問那箇是我同謀的人。官道同謀的人你沒見過麼。手下與我帶上來。話猶未了早有兵卒帶上三箇人來。禮洛擡頭一認大喫了一驚原來恰是珊瑚黨裏三個分會的首領。那時禮洛好像頭上打了一箇青天大霹靂暗想真箇被他們查出了麼。不由得身上就淅淅瀝瀝抖擻起來。一句話也說不出。只聽那官道你認得這些人麼。禮洛道素來不認識。官道啐你們和總理立誓插盟有的麼。不然這是什麼東西。說著手裏拿出一件東西擲下。禮洛一看原來是黨裏的誓書。心裏更爲著急不知怎樣這

東西能到他們手裏如今一定是性命不保了。官又道：如今沒有別法，立刻處置死刑。禮洛道：那也沒有什麼，但沒有律師代辯，我心終不甘。官道：這樣難道你還無罪冤枉麼？禮洛道：我並不知道犯罪。官道：任你強詞，也是無益。須知你的證據有好幾樣：第一你迷惑總理，郝維瑪的妻子，這回又預約將船上的金銀財寶都搬來取爲己有，事機不密露了出來。這事倒底有沒有？禮洛聽見這話一發，喫驚暗想要從船上搬取財寶的事，除了我與郝維瑪、英娥三人之外，沒有一箇知道的。如今這事被他們知道，料必英娥也被捕拏，已供了出來。想到這裏，覺得心裏一陣淒酸，直沖腦際，又恍惚看見英娥立在眼前，朦朧朧不知身子到什麼地方了。那官又道：那隻船如今已被政府拏住，你的行爲都已明白，就要處死。禮洛那時已知道來由，就傲然道：我一概知道了，要怎樣就怎樣聽你們的便罷。官道：任你招認不伏罪，也是要處死的。禮洛道：這樣說來很好，很好說罷。那官就沒有別的言語，像似審問已畢，立刻走上來一箇兵官，提了禮洛到外面。禮洛問道：帶我往那裏去？兵官道：莫慌，總要知道的。禮洛

道一定是放槍打死了兵官道我也不知道還有三四十分鍾時候哩我看你很有勇氣知道要被殺還是從容不迫的你有什么事可告訴我我替你設法禮洛道這樣讓我逃走可以麼兵官道那恰不能因為我帶着領犯人的文書定要送到交替方能了事咳我看你心上一定戀着女色哩禮洛暗想他既知道英娥的事何妨求了紙筆寫一封信如果英娥被拏就託他帶去給他再復一想就寄信也徒然也就丟開了一會只見先前坐在中間的審問官走了出來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自由不死萬歲齊呼 相見還羞寸心如結

話說禮洛已被政府拿到。綁縛起來。正要帶出去行刑。忽然先前的審問官走了出來。但臉色却和平些。不似方才威威赫赫的。對禮洛道。實在抱歉得很。不能不拿這刑法。用在你身上。禮洛詫異道。呀。何必說好看話。我早已安心待死了。官道不然。實因為這件事。被國王知道。大為憤怒。你將來果能自己後悔。或者可以轉圜過來的。禮洛道。怎麼後悔。難道叫我白白招認不成。官道招認一

層且莫管他。只要以後不再做這些事。或者可恕你一死。但只准住到別國去。不能逗遛在法蘭西。禮洛笑道。要我屈伏。你們變了宗旨。那是萬萬不行。須知我筮禮洛不是虎頭蛇尾的人。官道雖恁地說。但是你的黨羽都被拿到。你還有什麼作爲。這裏兵卒都預備下了。趁早快些招伏。還有生機。禮洛道。威喝也沒用處。只求早殺。就是那官見禮洛這般勇毅。這般從容。面上倒很有敬他的意思。隨又低聲下氣道。聽說你們黨裏有箇女子。是你心中所愛戀的。如果你肯降伏。就准你將那女子帶到外國去同居。你意下如何。禮洛聽了此言。不覺心臟裏一動。連忙捺住。仍不變色。說道。那些事。我不願聽。只求快殺。快殺。官道。既這樣。真是沒法了。說着。指引將禮洛帶出。到一箇院落裏。只見無數兵隊。排列得整齊。齊專等號令。一下。卽時動手。再看四面的燈火。點得慘澹無光。映着些刀劍鎗銃。面面閃爍。一陣冷風吹得身上無限淒寒。側耳一聽。不但不聞咳嗽。連那些鴉雀也不知躲藏到那裏去。真是萬籟無聲了。這時候。只等礮聲一響。禮洛的性命。立刻化成飛灰。可厭那箇審問官。又走過來到禮洛身旁。說

道你真倔強麼。現在如果聽我的話。我還可以幫助你。禮洛大聲道。何必多說。快殺快殺。官也怒道。你真不知好歹。與我讀斬決文。一聲號令。走過一箇小兵。官捧着斬決文讀了一遍。讀畢。又有一箇隊長高叫號令。道。聲舉槍。早有兵卒。擎起手槍。緊對着禮洛。正面禮洛閉了眼睛。叫一聲。我自由。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就寂然無聲。隊長又叫道。放。看官這一聲放的號令發出來。你道禮洛還有命麼。恰不道那審問官倏的飛也似跑過來。抱住禮洛。叫槍下留人。又對禮洛道。你到底沒做內應麼。實在佩服得很。又回頭大叫。你們大家看者。話猶未了。擎槍的兵卒槍也放下了。那些兵隊也散了一箇箇都走過來。連呼我自由。萬歲。三聲禮洛那時正如做夢。只是茫然。好一會覺得依然不死。張開眼睛問道。你們到底做甚。那官道。你莫見怪。實因有人疑你做敵黨的內應。由總會通知各黨員。大家商議。試你一試。這裏是一所古廟。叫做耶愛斯本。係借他來收藏黨裏的軍器的。所以你不認識。適纔冒犯。切莫見怪。從今晚起。我們就大家剖肝瀝膽。同心共事。都不見疑了。禮洛那時纔知道是黨裏的人。說道。這麼諸

君疑我麼。似乎太很了。衆人道。總望恕宥。以後還求你盡心協力。如今有總理信札在此。說那隻船已離了那邊的港。向你的城那邊駛去了。請你速即前往。這裏葛若美夫人家裏有警察官防守着。斷不能安居了。你的馬車已來趕緊去罷。禮洛心想。葛夫人不知逃往何處去了。英娥又不知怎樣欲待要問無奈。衆人旁邊催着無可措辭。只得跳上馬車。急急望霍達城而去。這且按下慢表。光陰迅速。忽忽已到五月。包探陸克亞奉了訪案的命。到處探訪。真算得上窮碧。落下徹黃泉。也尋不着謀殺學熙的罪人。其時法國巴黎城內的情形。比從前加倍擾亂。暗地謀殺之事。時有所聞。一日之內。也不知道有多少起。巴黎的人民。都當是又要大亂。弄得夜不安枕。草木皆兵。獨有侯爵管家彌將軍。是受現在王家俸祿的人。公事替國家耽憂。私事痛嬌兒慘死。種種不快。要謀箇善後方法。一時也很爲難。只得閉門家居。足不出戶。那邊禮協和洗家的美芝。雖有盟約。也沒有可以如願的機會。美芝心裏私自怨恨。以爲禮協直是戲弄他。並無真心諧好的意思。禮協受了這箇冤枉。正如啞子喫黃連。說不出的苦心。

裏也自着急非凡那一天正是五月某日早晨禮協心裏忐忑了幾回要想把這件事情對他伯父訴明求他允許與美芝結婚就緩緩走到侯爵房裏只見他伯父靠在一張大靠椅上已睡熟了左邊一處安着一張馬鞍桌旁邊坐着一位美人就是他堂妹秋兒在那裏畫他亡兄學熙的小像秋兒旁邊是他的奶媽名叫玳瑁的拿一本英國新印的小說讀着這箇景象對景生情不覺起了一種淒哀之念秋兒一見禮協進來那臉上早已泛起一陣紅潮連溼帶暈一面立起來微笑着招呼恰指着侯爵睡的那邊似乎叫禮協知道不要驚動的意思玳瑁不防有人來被秋兒這般做作這纔驚起回頭一看方知是禮協來了也就低聲稱喚原來這奶媽是英國人不論什麼事他總是說他英國的好卽如結婚等事素不喜法國他人干預的風俗他以爲女子自擇所天是應分的事須如英國風俗自己留意婚配纔合婚姻的正理他與秋兒平日談論到此就拿此意去教導他秋兒也十分相信看官須知道外國風俗和我們中國不同外國的女子沒有不進學堂讀幾句書的自己曉得終身大事能夠拿

得。定。主。意。不。會。上。人。的。當。所。以。到。了。二。十。一。歲。父。母。許。其。自。立。至。於。同。姓。爲。婚。却。所。不。禁。但。是。同。會。祖。以。下。的。兄。弟。姊。妹。或。是。姑。表。舅。表。姨。表。兄。弟。姊。妹。在。三。代。以。內。血。脈。相。連。的。那。都。不。能。婚。配。我。們。未。免。偏。重。父。黨。一。面。這。就。是。中。外。不。同。之。處。閒。話。休。題。且。說。秋。兒。的。奶。媽。平。日。既。拿。這。箇。話。教。導。他。他。心。裏。已。存。了。這。箇。心。念。平。日。見。禮。協。一。表。人。才。不。覺。就。將。此。心。移。到。禮。協。身。上。要。想。和。他。結。婚。若。是。不。能。如。願。決。不。另。嫁。他。人。玳。瑁。暗。地。裏。也。幫。助。他。說。這。是。處。女。本。分。的。事。但。秋。兒。雖。有。私。心。却。不。敢。與。禮。協。直。說。又。想。禮。協。若。是。知。道。自。己。的。心。事。屬。意。於。己。應。該。也。露。些。痕。迹。出。來。却。不。知。道。他。另。有。相。愛。的。人。因。此。心。上。迷。迷。惑。惑。戀。慕。之。情。不。能。自。己。如。今。見。禮。協。無。端。走。了。進。來。陡。然。觸。起。了。私。心。小。鹿。兒。只。突。突。兀。兀。的。胸。頭。亂。撞。手。裏。把。的。畫。筆。只。抖。抖。顫。顫。不。休。眼。睛。面。前。只。搖。搖。幌。幌。的。撩。亂。不。定。無。奈。勉。強。低。聲。說。道。父。親。倦。睡。了。你。來。了。我。們。正。好。談。談。請。坐。下。罷。禮。協。答。道。我。打。算。和。伯。父。說。句。話。妹。妹。好。麼。秋。兒。聽。了。這。話。暗。想。他。莫。非。是。對。我。父。親。說。同。我。結。婚。的。話。麼。別。的。想。沒。有。什。麼。事。想。到。這。裏。那。臉。上。更。



現出一種羞態。禮協恰只管對着睡熟的侯爵呆看。口裏只喘吁吁不定。問伯父好麼。奶媽玳瑁手裏拿著小說。瞥眼看見秋兒的面貌。知道他有些難爲情。就低下頭去。佯作不看見。這邊秋兒雖要捺定。無奈胸間越發迷亂。問道有什麼不如意的事。這等慌忙。禮協道。並沒有什麼事。秋兒道。我自從得了哥哥的凶變心裏。常常驚嚇。實在怕極了。禮協道。何必如此。我實在有一件事。要和伯父從長計議。秋兒道。可有什麼懇求父親麼。你若有什麼可賀的事。父親一定允許。父親素來鍾愛你。你若好好的父親。還要你承繼哩。禮協道。我想伯父並不知道我的心。秋兒聽了。暗想。禮協怎麼回答這話。心裏愈發沒主腦。又問道。你的心事怎樣呢。禮協道。這事難以對妹妹說的。秋兒嘆了一口氣道。這樣你不相信我麼。禮協道。那裏話。不信妹妹還信誰呢。但是我這事須懇求伯父不須對妹妹說。也不便對妹妹說。玳瑁從旁聽了。正色對禮協道。那是你錯了。任便什麼事。有何不可對你妹子說的。你是到過英國的。總該知道這些事。須先對本人說明。那纔是箇正辦啊。禮協聽了。很爲驚詫。不懂玳瑁的話是什麼。

意思秋兒又道你那樣薄情我怎地關切在你身上却爲什麼要瞞着我和你不是兄妹麼不算最親切的人麼禮協那時臉上現出疑惑的神情秋兒又誤會了他的意思道你若瞞着我我就不能幫助你禮協道怕的伯父要生氣那就壞了秋兒道雖則父親性子暴躁但素來鍾愛你的料想不至生氣你把事情快告訴我我好知道你的心事禮協聽了不覺險上一紅有些羞愧起來說道這樣說來妹妹也能幫助我麼秋兒看着禮協的臉心上更是突突的亂跳到這地步愈想把自己心事一發和禮協說明但局局縮縮依然開不出口來恰又低下頭去眼睛斜掛着他奶媽玳瑁玳瑁就插嘴道是啊如今這話也不能不說了英國的女子大概都是這樣的禮協正在迷惑出神又聽得秋兒說父親若知道了必定允許的禮協道承妹妹這般關愛真是難得此恩此德叫我終身不忘但這事我不敢不說出還要求妹妹原諒我意中有箇心愛的人要想和他結婚名叫說到這裏秋兒已現出歡喜的模樣道你不說明我們知道了看官不要錯會須知秋兒直到此時還當禮協說的就是自己身上

的事哩。當下玳瑁也接着道：「是啊。姑娘也不要害羞。我想這件婚事一定配合的。說到這裏，不料侯爵剛剛驚醒，別的倒有沒聽見。恰單單聽見婚事二字，兀的就直坐起來。連聲問道：『婚事？什麼？』」

侯爵道：「誰的婚事？禮協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知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侈家世侯爵發威靈 爭女權小姑娘盟傲日

話說侯爵醒來，聽見禮協他們說出婚事兩字，連忙坐起來，再三追問。那時臉上一臉的不快，兩隻眼睛直對着禮協，注定了把禮協來時要說的話一句也不敢說。好似霜露遇見了太陽，消滅得無影無踪。侯爵又大聲道：「你有什麼事到這裏來？」

那時秋兒見父親這箇模樣，故意做出坦然的面目，走到他父親身旁，問道：「父親醒了麼？」

侯爵也不睬他，叱道：「你出去，我有話和禮協說。」

秋兒受了他父親奚落，眼睛裏幾乎吊下淚來，沒精打彩的踱了出去。

玳瑁看了沒趣，也隨後避開了。

侯爵又問道：「你方纔和你妹妹說些甚麼？怎麼有婚事的話？是什麼緣故？」

禮協含糊答道：「那是奶媽說的。」

侯爵道：「哦，他說的麼？」

說什麼事，提到這

話若是尋常的話不該提到這婚事兩字我早已聽得是你在那裏說你妹妹的事禮協忙辯道妹妹有什麼事呢侯爵道你毋須巧辯我猜得一定不錯你好好告訴我我也不責備你你是有規矩孩子我素來很屬望你但這婚事的話不該亂說你不妨直對我說明禮協年少氣盛一時忍耐不住就直說道姪兒便明對伯父說了姪兒並不想同和妹妹結婚的侯爵聽了這纔臉上安靜了些說道當真麼我想你妹妹也沒那些行爲但年紀輕輕凡事不肯想著那奶媽是樣樣乖巧狡猾不免有引誘你的地方自從你學熙哥哥出事以來外人猜疑都說我家承繼的事最好是招贅箇女婿以婿爲子我耳朵裏也聽厭了其實我還想續娶哩禮協道據姪兒看來這事急也無用老實對伯父說姪兒決不誘唆妹妹橫奪伯父家財的須知姪兒不是那樣狡險的人況且這事大礙姪兒的聲名伯父高見可是麼侯爵道這話我自然信你你也不是那些說假話的人但是你既無意於你妹妹那些閒話實在討厭如今你外邊揀着了什麼人你有了妻室這事自然不被人猜疑了侯爵說這話本是禮協說話

的極好機會但是禮協要想說出不覺滿面通紅幾回躊躇不決侯爵掀髯笑道這也不必害羞只要你兩人彼此沒有不合別的還有什麼窒礙呢快快說來我也賀你成功至於我想要再娶的事恰還沒有時日如今且先聽你的禮協道伯父如果不允許這事姪兒就毫無指望了侯爵道聽你這話你兩人彼此都愛慕的了禮協道正是侯爵哼了一聲道你自己選擇得不錯嗎我想你如果有錢就找箇商人的女兒和他結婚也不算辱沒了門第那商人從前不是變政黨如今是自由黨麼禮協道不是他父親是箇紳士侯爵道很好很好有錢麼禮協道伯父說這話不知該多少纔算得有錢比姪兒總富得多哩侯爵又問道有兄妹麼禮協道只有一女侯爵又問那是很好素來受過教育麼答教育很好的侯爵又問人能幹麼答極其聰明又問貌美麼答非常秀麗侯爵不禁笑起來道恐怕不真罷大凡情人的話都不免過分品評美人或是長的或是短的或是丰韻怎樣必須先描摹箇形狀出來好好你再說與我聽我替你評定那女子有幾多長呢禮協道身段在長的一邊肩膀和手腕甚是柔

細。眼。睛。清。亮。有。光。彩。頭。髮。和。那。畫。上。的。天。女。素。克。梨。絲。毫。無。二。侯。爵。又。剛。要。問。那。女。子。的。手。怎。樣。那。邊。禮。協。恰。還。沒。有。說。完。恍。惚。聽。見。比。這。裏。妹。妹。還。美。一。句。話。侯。爵。又。問。足。也。好。麼。禮。協。答。好。似。有。名。的。美。女。亞。倍。夫。人。侯。爵。又。連。問。耳。朵。怎。樣。牙。齒。怎。樣。禮。協。答。耳。如。真。珠。貝。齒。如。白。玉。犀。侯。爵。笑。道。這。樣。說。來。竟。是。箇。希。臘。女。神。素。克。梨。了。那。是。世。界。有。名。七。大。奇。聞。之。一。你。見。了。不。膽。怯。麼。你。既。遇。見。了。這。樣。美。天。仙。爲。什。麼。至。今。還。不。去。求。婚。還。是。他。不。肯。許。你。呢。禮。協。低。下。頭。去。道。已。經。互。相。訂。約。只。等。成。婚。了。侯。爵。道。好。快。好。快。玳。瑁。在。這。裏。他。定。說。了。英。國。風。俗。的。話。被。你。聽。見。了。所。以。自。己。就。作。主。起。來。既。是。這。樣。落。得。早。日。成。婚。哩。禮。協。道。因。爲。學。熙。哥。哥。遇。變。不。久。只。不。敢。稟。告。怕。受。伯。父。責。罰。侯。爵。道。難。爲。你。慮。到。這。箇。但。也。無。妨。試。問。那。女。子。姓。甚。名。誰。是。誰。家。的。愛。女。禮。協。那。時。看。他。伯。父。臉。色。很。好。大。着。膽。子。說。名。字。叫。做。忽。然。一。想。不。好。又。停。住。了。好。一。會。又。想。此。時。不。說。更。待。何。時。就。吞。吞。吐。吐。喘。呼。呼。咳。嗽。幾。聲。說。是。洗。萊。臣。家。的。閨。女。名。叫。美。芝。侯。爵。遲。疑。道。洗。萊。臣。洗。萊。臣。這。姓。名。我。很。熟。啊。禮。協。道。是。啊。從。前。革。命。的。

時候。他曾經遷到外國去的。侯爵又哼一聲。搖頭道。是法蘭西的貴族。斷沒有不知道的。住在那裏呢。禮協道。三奴街。侯爵驚異道。三奴街不是那晚學熙和你從他門口走過的地方麼。咳。我又想起那件事來。如今恰有了大大的記念了。怎麼洗萊臣家。你到如今還不遠開些。我真是不懂說着兀的臉上就變了色。立起身來。只望屋裏四面亂走。禮協知道他素來有步行的癖。還當他舊興又發。所以走箇不停。但恰阻住了。不能望下說話。只呆呆望着。無言守候。一會侯爵忽然立定。叱道。禮協。那一天偵探來說起洗萊臣。他也知道當時我就怪你不該到那些人家去走。你忘了麼。如今你還要和他女兒結婚。是何道理。你雖則年輕。好不害羞。虧你還說出口來。若是你玷辱了自己的聲名。那也聽你的。便如今連我的聲名都被你玷辱了。如此看來。你真是生成的下流根性。禮協道。斷沒有關礙。伯父聲名的事。侯爵喝道。住口。好好以前的話也不用說了。從今以後。該不再到他家去。不和那女子來往。你只給我一句話。禮協那時心裏又氣。噴又慚。愧抗聲說道。那姪兒不能遵伯父的命。侯爵道。當真麼。你預備

着。我。自。有。法。子。我。立。刻。就。到。內。務。大。臣。那。裏。請。他。傳。令。警。察。官。將。他。父。女。驅。逐。出。境。不。許。逗。遛。巴。黎。禮。協。道。那。是。強。暴。的。行。爲。不。該。伯。父。做。的。侯。爵。聽。了。這。話。暴。跳。非。常。大。叫。道。胡。說。你。揮。斥。你。伯。父。那。還。了。得。說。着。拿。拳。頭。捶。自。己。的。胸。氣。得。肚。子。膨。脹。禮。協。知。道。無。可。挽。回。面。上。帶。着。一。副。憤。恨。絕。望。的。顏。色。單。說。一。句。目。前。再。也。說。不。明。白。一。咕。嚕。直。望。外。跑。了。出。去。裏。邊。秋。兒。聽。見。父。親。這。般。動。怒。連。忙。走。進。房。裏。玳。瑁。也。跟。着。進。來。侯。爵。喝。道。不。喚。你。們。爲。什。麼。走。過。來。秋。兒。輕。輕。走。近。侯。爵。身。旁。問。道。父。親。爲。何。發。怒。可。是。我。和。禮。協。哥。哥。有。什。麼。事。害。父。親。生。氣。麼。侯。爵。道。什。麼。禮。協。提。起。禮。協。我。就。要。氣。死。秋。兒。聽。了。這。話。暗。想。莫。非。我。和。禮。協。的。事。到。底。不。成。麼。心。裏。一。急。擦。亂。得。手。足。無。措。脚。也。軟。了。下。來。幾。乎。倒。退。跌。下。侯。爵。又。道。不。許。多。說。難。道。你。還。替。他。伸。辯。叫。我。多。受。些。氣。麼。你。問。我。爲。何。發。怒。你。只。問。你。們。說。的。什。麼。話。秋。兒。道。女。兒。實。在。不。知。侯。爵。叱。道。咄。咄。不。知。咳。你。年。紀。也。不。小。了。女。孩。子。們。該。有。這。樣。的。教。育。麼。怎。麼。說。出。這。等。沒。規。矩。的。話。來。玳。瑁。在。旁。聽。了。很。有。些。不。平。說。道。請。問。教。育。不。是。這。樣。該。是。怎。樣。我。倒。有。



些不懂我所佩服的是我英國我英國的大家閥凡華族名冊上有名的婦女斷不似你家姑娘這樣也沒見似你家姑娘受這樣教育的侯爵被玳瑁冷言冷語的奚落怒氣更甚呵呵冷笑道是啊要沒有你這話怎麼禮協會發瘋癲迷了色魔呢玳瑁也粗聲道禮協公子怎麼瘋癲呢侯爵通怎麼瘋癲要不是閥閱世家那誰與誰婚配都可以隨便若是貴族恰不能胡亂結婚你可知道這箇秋兒那時只呆着靜聽及至侯爵說了這話反覺得不明白起來回頭看着玳瑁似問非問的道禮協哥哥不知道要怎麼結婚父親纔動了氣玳瑁應聲道是啊他和姑娘結婚怎麼瘋癲呢侯爵頓足道什麼姑娘要是姑娘我何至和他鬧到這田地爲的是他要和下等無名的人家女兒結婚你還睡在半夜裏哩這句話秋兒不聽猶可聽了進去就似半空打下箇霹靂歎了一口氣跌倒在椅子上一手托着腮自言自語道原來我枉自癡心了侯爵道你不要這樣這事我斷不允許他禮協想也不敢再說我打算驅逐他們出境這等女人你道可恨麼玳瑁不覺悲傷起來道侯爵如今只是苦了姑娘侯爵道

什麼苦啊。好孩子快些改過來罷。說着過去撫着秋兒的背。並再三安慰他。秋兒手裏卻只拿着絹帕。在那裏揩淚。又吞聲自誓道。無論怎樣。我總不反悔的。侯爵道。既如此。你爲什麼又叫禮協將婚事告訴我呢。秋兒如今雖錯會了這事。然却不說出來。只伏着哭泣不止。侯爵道。淘氣的孩子。好好聽父親的話。不要瞎鬧說罷。那虎頭燕頤性急慮短的侯爵。就得走出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涉嫌疑私訪畫樓人 聽新聞轟轉假面女

話說侯爵笄家彌將軍出去。原來非到別處。卻是到警察衙門。要想向警察總管打聽打聽洗萊臣是怎樣的家世人物。他原是坐了馬車去的。不一會已到門首。煩人通報進去。警察總管說聲請見。當下兩人晤面。侯爵就問起洗家情形。不道警察總管恰不詳知。並無的確的話回答。但見侯爵談起他姪兒結婚的事。面上似乎有一種怒氣現了出來。當時警察總管就勸告道。這件事奉勸侯爵。止定令姪不辦爲妙。我却知道洗萊臣那人素性不是好的。侯爵一想。如

今是越發不能允許了。就立刻別了總管。回身叫馬車直向洗家駛來。到了門首。打了一箇呆。原來不料洗家恰有如此闊綽場面。只得尊聲看門人。煩他通報領進。就有一箇僕人問明姓名。請到書房裏坐下。剛巧美芝正在書房近傍窗外立著。那太陽的光。映射到美芝臉上。紅白分明。賽如胭脂白玉。把箇侯爵的眼睛。幾乎撩亂得花了。凝神一看。却又品格端詳。神情富麗。迥不是小家氣象。可把那帶來一肚子盛氣。早已撇去九霄。大有前倨後恭的模樣。再望旁邊一看。只見有箇二十二三歲的男子。身段低矮。頭尖面小。眼睛如黑水晶。閃閃有光。一望而知是箇生有怪癖性質的人物。又含著一臉的怒容。侯爵很爲詫異。不知他是何人。只望著他傻看。美芝恰若無其事。走進書房對侯爵道。父親有事出外去了。不能迎接侯爵。萬分抱歉。侯爵道。那裏話。得見姑娘談談。也是一樣。美芝道。也就該回來了。請坐一坐。又斜眼兒看那人道。喀乃華。你且到裏間去罷。那人不語。似乎不願去的樣子。美芝一面說。你不聽見侯爵有話說麼。一面過去。開了一處的門。叫他走這裏去。那人很不滿意。不得已。趑趑的去了。

侯爵暗想着這女子風勢。就知道他待姪兒禮協。恐怕不見好。不由得暗暗喫驚。只見美芝又進前道。侯爵實在失禮了。剛纔那人是父親的書記。前幾天纔到法國來的。脾氣甚不好。說話之間。端了一張椅子。讓侯爵坐。自己也就一張長榻上坐了。原來這間書房。裝飾很爲華美。擺列著無數書籍。又有種種陳設。都是珍奇精緻的東西。這箇地方。必是世上的富貴閑人。方能享受。侯爵四圍端詳了一遍。忽然動問道。姑娘能知道我來的緣故麼。美芝半清不楚答道。我想是一定爲了禮協公子的。事。可是不是。美芝說這話時。一雙俊眼。却似睨非睨的。向著侯爵。那一邊。這種欲羞還澀的神情。好似一陣春雨。壓上海棠那花枝。就如半醒半睡的。真是描不出畫不成。你道侯爵年華雖老。刮著了這種邪風。須終非木石生成。一時三刻。不由得也被那魔力纏住了心腦。將禮協姻緣的話。倒弄得無頭無緒。難以開言。呆了半晌。纔說道。姑娘我姪兒要想與你結婚。可承你允許了麼。美芝詫異答道。呀。這話從那裏說起。怎的侯爵說這話來。侯爵道。那孩子。旣沒出息。又無家財。將來一定沒有結果的。美芝道。那與我有

什麼干係呢。侯爵道：外間有人謠傳說他承繼與我那全是無根之談。其實我打算還要續娶一房，倘能得箇男兒，就好傳我家的宗了。美芝低了頭道：這些事侯爵對我說，不知什麼意思。若是侯爵疑我和他結婚，那是斷沒有的事。侯爵驚詫道：當真麼？姑娘真沒有這箇心麼？美芝正色道：結婚的事實在沒有這箇心。難道敢騙侯爵麼？侯爵道：恐盟約是有的。美芝道：那裏的話斷斷沒有。侯爵道：我姪兒親口說已同你成約了。美芝道：那是他誤會哩。要不然就是自己在那裏安自己的心。侯爵聽了這話，倒呆住了，想怎麼會誤會呢？又道：雖如此說，我仍不明白這誤會的道理。美芝道：難怪侯爵這其中也有箇緣故。我且把從前的事細說一回。侯爵聽了，自然明白。我與禮協公子從去年十一月在打球場相見，當時少年甚多，獨有禮協品格最高貴華美，所以我很致殷懇。侯爵道：就只有這箇原由麼？美芝道：侯爵禮協有心愛戀我，我心裏怎能不感激我？第一次得見法蘭西有名貴族的箇公子，這是極榮幸之事了。侯爵道：哦，姑娘是這樣想的。說這話時候，侯爵臉上現出了一種驕矜的顏色。美芝忙道：禮協公

子。和。我的。身。分。實。在。相。去。太。遠。斷。斷。不。敢。仰。攀。的。侯。爵。道。令。尊。萊。臣。君。自。從。遷。到。外。國。去。之。後。怎。樣。呢。美。芝。一。聽。不。懂。這。話。漸。漸。的。纔。知。道。侯。爵。是。問。他。們。門。第。的。意。思。就。答。道。本。來。也。是。皇。族。自。從。一。千。七。百。九。十。年。纔。離。了。法。國。到。英。德。等。國。去。的。侯。爵。聽。了。這。話。一。想。不。錯。好。像。記。得。有。箇。洗。家。是。勤。于。王。事。的。美。芝。又。道。如。今。把。細。情。都。奉。告。了。只。因。身。分。不。配。我。也。知。道。不。能。遂。我的。私。願。剛。纔。禮。協。已。有。信。來。說。侯。爵。不。肯。答。應。的。話。侯。爵。暗。想。原。來。剛。纔。的。事。他。已。經。知。道。真。是。消。息。靈。通。剛。要。說。那。是。我。家。家。規。不。得。已。纔。教。訓。他。的。話。只。聽。美。芝。又。道。因。此。我。打。算。寫。信。覆。他。就。將。從。前。的。約。丟。過。一。邊。侯。爵。倒。喫。了。一。驚。想。如。此。愛。慕。難。道。竟。割。斷。了。不。成。聽。他。的。話。當。初。禮。協。必。定。說。是。可。以。任。便。結。婚。無。人。阻。止。雖。然。有。人。評。論。也。沒。什。麼。懼。憚。的。如。今。却。改。變。前。情。這。是。禮。協。不。成。了。丈。夫。怎。能。對。付。美。芝。呢。如。今。即。使。要。想。允。許。他。怎。奈。聽。了。美。芝。的。話。倒。像。有。一。刀。兩。斷。不。能。挽。回。的。意。思。所。以。侯。爵。反。大。為。不。安。起。來。一。會。說。道。姑。娘。實。在。高。見。但。仰。慕。姑。娘。的。人。必。定。多。的。剛。纔。見。的。那。位。少。年。可。也。是。美。芝。連。忙。接。口。道。侯。爵。

誤會了。剛纔我說那人脾氣不好。動不動和有仇似的。像我心裏所愛的人。一要局面廣大。二要勇毅氣概。三要不。論什麼事。都能有說話的分兒。那纔願意呢。侯爵就自言自語道。這樣人物。要在少年就很難了。大約總得四五十歲。光景纔能有這箇分兒哩。美芝道。年歲何必論他。說著眼睛。只望著侯爵。看侯爵更覺的心神恍惚起來。但因聽了警察總管的話。恰記在心裏。所以還不至過於搖動。那時正要將自己怎樣替國家出兵打仗。怎樣得了功勞。漸漸到這箇地位。又怎樣受過種種的危險。拿著性命去拚。纔有今日的話。一一說與美芝聽。忽地窗門開處。沈萊臣已回來了。侯爵立起招呼。彼此寒暄了幾句。侯爵一看萊臣的品格。直是一箇極好的老紳士。滿面和藹之氣。撲人眉宇。當時向著侯爵。頗爲勤懇。先說道。辱承光降。不勝榮幸。可惜適纔出去了。不能早爲叨教。甚爲抱歉。還求原諒。侯爵莊言答道。豈敢。豈敢。承令媛殷勤厚待。已將來意和令媛說過。如今就要告辭了。說罷。就立起身來告別。萊臣再三挽留不住。只得直送到門外而回。從此宦家侯爵的事。與禮協的事。傳了出去。外邊的人都

說他伯姪之間。都妄行不守禮節。一傳十。十傳百。沒一箇不暗地評論譏誚。這邊洗家父女兩人。不知道外邊的議論。還以為非常光寵。按下慢表。却說禮洛自從那晚被同黨的人侮弄。試驗一番之後。他就坐了馬車。連夜到霍達城去。原來他是奉了黨中首領的命。派到霍達起運財寶的。這霍達城中的人民。也不知禮洛是什麼貴族不貴族。只要能夠與他們親近。就是好的。到了第二天。革命黨那隻船。已泊到此處海岸。就幫著將船上載來的金銀財寶。雇了人工。都起上岸去。埋在城邊一箇地窖之中。須知本城人民。甚為質朴。禮洛在那裏做這些祕密的事。倒也沒人去猜疑他。又過一天。黨裏派來守城的監督葛若美夫人來了。禮洛恭恭敬敬服侍他。再三說仰仗大力。總祈格外勞心的話。把金銀財寶都託付葛夫人監督。自己就啓身回到巴黎。却說他初去的時候。總以為霍達城的監督。必定是葛夫人與英娥兩人。後來聽葛夫人的話。不知英娥到那裏去了。他就萬分放不下心來。有一天。遇見了郝維瑪公爵談論之時。纔知道英娥先到英國。不多時。又從英國到美國。他一片癡心。全然絕望。真是



天涯地角。兩地相思。從此就神志昏迷。忘餐廢食。終日裏不是東邊咖啡店。就是西邊賭博場。拚著千百箇無聊。悠悠忽忽的度日。他本意到霍達去。大半爲了英娥。如今不見英娥。敗興而返。真是非常懊惱。加之他哥哥禮協。又久無音信。但是禮協沒有音信。其中却有箇緣故。原來霍達城。本是禮協受封的爵地。禮洛向他暫借的。如今既回巴黎。若是禮協來催還。那事跡就要敗露。所以避了不敢見面。禮協不知禮洛究竟在何處。因此連信也不能通了。那時正是五月天氣。有一天晚上。禮洛納悶非常。照常走到街上去閒遊。剛巧路旁有一家咖啡店。他就進去揀箇座兒。坐下飲酒。只見隔壁一張桌子。有兩三箇軍人。也圍坐著聚飲。彼此閑談。初時禮洛並不留意。後來忽然聽見他們說著耶愛斯三字。喫了一驚。暗想。學熙被殺的所在。曾經說過。像似花園模樣。那不就是耶愛斯古寺的地方麼。這幾箇軍人。想必是那一天。拿捉哥哥禮協的人。再者耶愛斯古寺。正是我那一晚。受他們播弄的所在。前後看來。學熙哥哥被殺之處。一定是耶愛斯古寺無疑。如今這些人胡亂說著。雖聽不出機關來。但必定又

是黨裏的人所做。的事了。禮洛只獨自猜疑。再留神細聽。依然沒有分曉。恰聽見那些軍人說起一件怪事。甲道。列位。今早看見過立憲報上。載著一樁死面美人的事情麼。乙詫異道。怎麼叫死面美人。我很不明白。甲又道。你不知麼。真真懵懂。丙問道。難道是半句話兒麼。甲道。你聽著。就望身邊拿出一張報紙來念道。巴黎街中。有一箇奇奇怪怪。不可言的女人。這個女人。生長在馬爾他海島。很有財產。又是好人。家出身。年方二十一。二歲。最可憐的。是初生落地時。他的臉色。就和死人一樣。別人看見他。沒一箇不害怕的。因此他見人之時。常戴著箇假面。就和他住在一處。也看不見他的真面。那時官府有令。不許人妄戴假面。後來警察知道有這箇女人。就派了箇醫生。奧克達到他家裏。硬剝掉假面。看他的真相。說那樣可怕的面貌。從沒見過。但什麼緣故。奧克達也不能考究出來。甲說完了。丙插嘴道。你們都是傻子。這話當真信他麼。甲道。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是已經見過這女人了。丙道。你見了假面。就算見過了麼。那邊禮洛聽了。也是好笑。還注定了。呆看他們。忽地那邊有一個人。走到軍人桌邊。說

道。列。位。方。纔。說。的。那。張。新。聞。紙。可。借。我。一。看。麼。禮。洛。擡。頭。一。看。心。中。一。跳。不。知。此。人。是。誰。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遊公園各談心上事 坐山洞巧遇意中人

話。說。禮。洛。見。了。那。人。嚇。了。一。跳。立。刻。坐。不。安。席。起。來。你。道。那。人。是。誰。恰。不。是。別。人。就。是。當。初。到。葛。若。美。夫。人。家。裏。去。的。包。探。陸。克。亞。不。知。怎。麼。到。了。這。裏。來。禮。洛。暗。想。幸。虧。他。沒。看。見。若。再。不。去。非。常。危。險。就。連。忙。會。了。鈔。出。了。店。門。一。面。在。街。上。走。着。一。面。想。道。他。們。所。說。的。假。面。女。人。莫。非。就。是。英。娥。要。不。然。必。是。總。理。郝。維。瑪。故。意。捏。造。來。騙。我。的。如。此。種。種。想。去。堂。兄。學。熙。被。殺。一。定。是。爲。妬。色。而。起。那。妬。色。的。人。必。定。就。是。郝。維。瑪。但。是。所。說。那。女。人。如。果。真。是。英。娥。倒。底。是。死。面。是。假。面。誰。知。道。他。底。細。只。那。醫。生。奧。克。達。也。是。我。們。黨。裏。的。人。暗。地。設。法。進。警。察。衙。門。做。內。應。的。禮。洛。獨。自。一。箇。低。着。頭。一。路。沈。思。不。防。後。面。突。然。有。人。說。話。道。好。好。在。這。裏。遇。見。了。有。話。說。你。同。我。來。禮。洛。陡。喫。一。驚。回。頭。一。看。却。是。傅。啓。鏗。參。將。就。說。道。許。久。不。見。了。我。們。一。起。走。罷。剛。纔。在。一。家。咖。啡。店。裏。遇。見。那。

箇包探這裏很爲危險。須走得遠些。傅啟鏜答道。是。若被他看見我們在一起。很覺不妙。快走罷。說着兩人就三步併兩步的同行。傅啟鏜一面說道。賭博。飲酒。兩事於我們黨裏雖也有便利之處。但若是愛戀着他。就怕要壞事。總須處處謹慎爲妙。就如你禮洛問道。我怎樣。傅啟鏜道。就是婦女的事。禮洛聽了這話。不覺一陣酸心。只聽傅啟鏜又道。你那晚被黨裏審問之時。不是說要寄信給一箇女子麼。禮洛道。這事你知道麼。傅啟鏜道。怎麼不知。但是你迷戀那女人。實在危險。須得留意。我數年前也是爲的女人事情。敗露被陸包探拏住。今你的事。若不相信。那證據就是我們黨裏的總理。禮洛驚問道。總理怎麼。傅啟鏜道。你真糊塗。總理如今迷戀着一箇女子。名叫英娥。本來我黨早已起事。恰因此就誤了。還不打緊。不料添出了許多枝節。後來你的堂兄。遭了橫死。因此包探纔到葛夫人家裏去的。禮洛道。我剛在咖啡店聽見人說。好像我堂兄就在耶愛斯古寺被殺的。可是麼。傅啟鏜道。你堂兄不是非常愛戀英娥麼。你想看禮洛道。我苦於不知其詳。傅啟鏜道。須知那古寺裏是我們黨裏的大營。

所以這件事不論怎麼。邴維瑪總有些可疑。禮洛道。是啊。我正在猜疑哩。但英娥這女子。總理說他到英國去了。可當真麼。傅啟鏜含糊道。也有些可疑。這句話說畢。就不言語。禮洛只放心英娥不下。本來還要想打聽打聽。無奈多問。又恐他見疑。也只得噤着口不言。不多一刻。將要走到達美耶公園地方。傅啟鏜就要望園裏那邊走去。禮洛問道。你要進園去麼。這裏很熱鬧的。傅啟鏜道。你莫驚慌。我來不是玩耍。實在要看箇很奇怪的東西。禮洛心裏一頓。問道。難道英娥還在這裏麼。傅啟鏜笑道。正是爲他的事。禮洛又問道。他在這裏做甚。傅啟鏜道。有些小事。禮洛道。什麼事呢。傅啟鏜道。因爲英娥仍在巴黎。已通報總會聽候總理辦理。禮洛聽了種種不明不白的話。不知傅啟鏜懷着什麼鬼胎。想來想去。不得頭腦。愈覺煩悶起來。這時兩人已經到了公園。原來這達美耶公園。是當時法國第一繁華熱鬧之地。裏面也有戲臺。也有舞館。也有妓院。也有歌樓。更有各種做奇幻戲法的。真是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說不盡快樂神仙。優游老死。兩人既進了園。也擠在人叢裏。各處遊玩。走到一處。見簇擁着許多。

人不知做什麼。只見亂頭攢動。用力挨上前去。原來是箇賣卜的。這園中本有一座大假山。假山裏還有一箇極大極深的洞。前後有門。賣卜的就坐在洞裏。看他戴一頂高筒帽子。垂着滿口白鬚。大有飄飄欲仙的意思。剛剛有箇人動問休咎。正在那裏高談闊論。應對如流。禮洛兩箇張眼四顧。又看那些過來的男女。忽聽傅啟鏗道。呀。喀。乃華在這裏哩。還有同他來的是洗萊臣。忽又指着搶說道。喏。喏。還有一箇女子。原來美芝這尤物也來了。禮洛定睛一看。問道。喀。乃華不是我們黨裏的人麼。傅啟鏗道。也是我們黨裏的。如今他和洗萊臣同行。很爲奇怪。我們且走罷。禮洛道。怎麼洗萊臣是誰。傅啟鏗道。他和包探陸克亞是一類的人。實在是箇怪物。禮洛也不答話。只見喀。乃華和那女子。雙雙攜手。嘴裏談得何等親暱。緩緩走來。幸而他們不認識自己。就從旁挨到他們身邊。則聽那女子說道。可笑。侯爵自己來。也要想與我結婚。詫異麼。喀。乃華很聲答道。吡。你看。着禮協。不久就要被殺。若是他們再恁地作怪。可豫備着。一家們都沒有命了。禮洛聽了這可怕的話。天良發現。怎得不大喫一驚。心想。

我。既。然。知。道。哥。哥。有。這。樣。危。險。必。須。趕。緊。去。通。報。他。纔。好。傅。啟。鏜。却。自。言。自。語。道。真。奇。怪。陸。包。探。和。這。上。等。妓。女。美。芝。同。行。斷。不。可。疏。忽。必。有。道。理。我。想。這。園。裏。或。有。了。什。麼。奇。事。他。在。這。裏。查。探。看。着。看。着。一。定。就。有。新。聞。出。來。了。這。些。話。禮。洛。並。沒。聽。見。只。一。意。想。着。他。哥。哥。恰。已。走。到。一。處。樹。林。叢。下。豈。知。天。緣。湊。巧。不。費。工。夫。突。然。撞。見。他。哥。哥。禮。協。當。下。快。樂。非。常。連。忙。搶。幾。步。上。前。相。會。先。引。見。了。傅。啟。鏜。回。頭。正。要。和。他。說。話。只。見。傅。啟。鏜。在。那。裏。招。手。叫。他。過。去。輕。輕。說。道。因。爲。你。兩。箇。要。說。話。我。先。去。了。但。說。幾。句。就。走。不。可。多。延。時。刻。若。被。洗。咯。兩。人。看。出。見。疑。很。爲。危。險。這。是。最。要。緊。的。至。於。假。面。女。人。一。事。我。猜。來。定。是。英。娥。我。已。經。打。聽。得。今。天。晚。上。總。理。郝。羅。瑪。在。這。裏。和。假。面。女。人。會。面。你。恰。要。留。心。細。認。倒。底。是。英。娥。不。是。英。娥。但。千。萬。祕。密。不。可。大。意。明。天。你。來。告。訴。我。說。罷。也。不。等。禮。洛。回。答。就。獨。自。去。了。禮。洛。本。來。是。這。樣。想。如。今。聽。傅。啟。鏜。的。話。知。道。一。定。得。見。英。娥。心。下。着。實。歡。喜。回。頭。對。禮。協。道。怎。麼。哥。哥。這。許。久。連。封。信。也。沒。有。給。我。呢。禮。協。道。嘻。你。有。信。給。我。麼。我。自。從。學。熙。遭。難。以。後。爲。了。婚。事。和。伯。父。吵。

鬧種種事情受盡困苦。禮洛道：「哦，哥哥可是與洗家女兒結婚？禮協詫異道：「你從何知道呢？」禮洛道：「我纔知道不久。如今那女子在這裏哩。」禮協聽見連忙四下裏把眼一睜，說在那裏。禮洛這時剛想把美芝怎的薄情，喀乃華怎樣要刺。禮協的事告訴於他，只見禮協臉上現出了淒涼之色，說道：「伯父不肯允許我也沒有錢，美芝恰直催我早辦。實在左右爲難，無法可想。如今我要將你借去的，霍達城賣去，方能辦我的婚事。」禮洛不防他陡然提起這事，不覺一呆，暗想：「哥哥真發癡了！這城能賣的麼？葛若美夫人藏着許多財寶，將搬到那裏去呢？這實是革命黨的一件最大事情，想到這裏，心神擾亂起來，面色就也不定。說道：「霍達城斷不能賣的。」禮協問道：「爲什麼？」禮洛就釘住了口，答不出來。好一會纔道：「咳，哥哥你與美芝結婚是無益的。那女子如妖魔一般，他心欺侮你哩。」話猶未了，忽聽見那邊嬌細的聲音叫道：「呀，你聽見沒有？那假面夫人已經到賣卜的假山洞那邊了。我們快去看去。」這聲音刮到禮協耳朵裏，不覺就心神撩亂起來。原來恰是美芝說話，誰知禮洛也好是着了風魔似的，你道爲何爲的。



是美芝說起假面女人。他想必定是英娥來了。於是兩人不知不覺三脚兩步。早已趕到假山洞前。只見那假面女人正在一條樹木森森的小徑上走着。向假山洞而行。禮洛一想。究竟是英娥不是。慙地那能辨認出來。心下大爲爲難。想了半天。沒有妙法。忽見賣卜人坐的後面。有一扇門關着。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就望人叢中擠了過去。向後面叩門。賣卜人在裏邊問是誰。禮洛應道。是我。有些小事奉商。故來拜謁。話未說完。門開處。賣卜的迎了進去。禮洛說道。在下非爲別事。因那邊那箇假面女人將到這裏來。我恰要仔細看他。一看。最好先生把座兒暫時讓給我坐一坐。一刻就去的。這裏自必重重奉謝。賣卜人道。尊駕有什麼用。儘可商量。但兄弟靠此度日。須得銀錢百枚。方能遵命。禮洛忙道。好極好極。說着。就望身邊取出一百圓的銀票來。遞給於他。賣卜人又道。既這樣。快些將我的鬍子帽子換上。說着。就一樣一樣。除了下來。原來賣卜人的鬍子。是假裝的。禮洛自己倒覺得好笑。只得忍住。將衣服鬚帽換好。賣卜人笑道。倒很像的。請坐罷。我大約去三十分鐘時候回來。已經囑咐守門人。除那女人。

之外一概不許進來說罷。獨自去了。這裏禮洛就安身坐下。心裏疑道。或者郗羅瑪因要同英娥會面。所以特地來到這裏。若果然如此。我又是可危且不管他。他就搭起架子。裝出賣卜人模樣。不一刻。只見假面女人已漸漸走進來。連忙提起心神。細看他的容貌。假面女人恰一言不發。立在案前。似乎等賣卜人先說話的樣子。禮洛要想聽他的口音。也默默無言。四眼相對。呆了好半天。禮洛任是再三細看。無奈真面貌不露出來。到底不知真假。那女人等久了。忽地低聲說道。來了麼。哈哈。看官。這口音不是英娥是誰呢。禮洛那時那裏還耐得住。忙叫聲英娥。愛卿就把箇鬚子帽子一齊扯下來。立起身來。意思間叫英娥好認識他。誰知英娥實在不防他是禮洛。本是來郗羅瑪與他約定到這裏相見。也要假裝賣卜的人。誰知湊巧做成箇張冠李戴。當下英娥驚慌非常。叫聲啊呀。翻身往外就走。却被禮洛搶過來。攔住英娥道。你這人實在無禮。這麼說禮洛道。怎麼呢。英娥道。你暗地匿名約我。今晚到這裏來。有的麼。禮洛道。那我並不知道。英娥道。那麼說。今晚十點鐘前到這裏來的。不是你一定是兩月。

不遇的那人了。禮洛道：「想就是郝維瑪。」兩月不遇，當真麼？英娥道：「呀，當真從包探來的那一夜見了，至今還沒見面。」禮洛道：「你的面貌到底怎樣？」新聞紙都出來了，這事想必又是郝維瑪的詭計。奧克達醫生的誑言了。英娥道：「不是我自已上了毒藥壞了的新聞紙上說的一些，也不假。」又接着歎口氣道：「咳，我把身體全獻給郝維瑪了。」禮洛道：「這樣說來，你心裏是只有郝維瑪爲什麼？」他和你一別兩月，也不看，願看，願你真薄情。天良喪盡，論黨派的宗旨，他恰和我一般。若是情義上看來，我還不至那樣忍心害理哩。你想他雖然約在這裏不來，你奈何他？英娥道：「不我來的早些，如今他總快來了。」禮洛冷笑道：「當真來麼？怕你的面貌醜了他的愛情，也就完了罷。」英娥道：「你怎麼在這裏等我相會？」禮洛道：「我聽見大家說假面女人不知究竟是誰，特地來看看的。」英娥道：「那是很承你的情，但以後總須小心，不可再如此說話之間。」突有叩門的聲音。禮洛一想，賣卜的回來了。諸多不便，心上的話雖沒有說完，只得指喚英娥出去。但到底沒有看見英娥的真貌如何，心上又恨又急。一面緩緩過去開門，那知這扇門

不開猶可。剛纔一開。刮刺刺。劈頭劈腦。一箇青天。大霹靂。向禮洛。天靈蓋上。直打到脚跟。倒退了幾步。這時門外還有一箇人也驚得呆了。立着不動。看官那裏知道這扇門開處。那裏是什麼賣卜的原來。恰是郗羅瑪。兩人都是無意之中。狹路相遇。你道怎麼不詫異好一會。郗羅瑪纔走了進來。兩人面面相覷。眼光也鬪了。攏來妬忌的顏色也鬪了。攏來正在難解難分。忽見又走進一箇人來。這纔是那賣卜的他。看見兩人這副形容。知道有些不妙。剛要想發付他們。不料郗羅瑪先自走出。禮洛與賣卜的招呼一聲。也跟着出去。到了外邊。郗羅瑪叫定禮洛。附耳低言。聲音極小的道。你若是儘戀着英娥。執迷不醒。那是你自己找着死地說罷。禮洛也不回答。兩人分散。各走各的。須知這一場事情。弄得三箇人各懷心事。憂樂不同。郗羅瑪和英娥是大失願望。禮洛是得見英娥。快慰平生。三人正是三條心。說書的也描不出來。道不仔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傳客信嬌兒含妬意 羨私財老父起陰謀

話說洗萊臣那箇人家。本來是箇可怪的去處。他女兒美芝。起初和禮協訂了結婚的約。後來見了笄侯爵。就盡力賣出風流的手段。去迷侯爵。如今又和喀乃華。恁地要好。還有人看出他與包探陸克亞。不知也有什麼關係。在裏頭哩。這且不去管他。可怪昨天晚上。在達美公園。遇見禮協。恰依舊似情意纏綿的。美芝爲什麼這般舉動。幾乎叫人疑死。若說到他父親洗萊臣。還要比美芝行蹤詭祕。面子上看來。雖則像箇紳士。但其中到底怎樣人家。終究看不出來。那一天晚上。已經到了三下鐘。大家都穩居黑甜鄉的時候。洗萊臣恰推被下牀。戴帽子。披外套。不做聲的獨自出門。往外走去。一路走着。面咕嚕道。這樣夜深。害得我不能不走。想薪水也該領了。直到今天。白勞了還沒拿錢。那陸克亞的職司。總該有箇頭緒。或是拿着革命黨的首領。或是緝着殺學熙的人。就好大大得一主財餉。也須分派些給我。洗萊臣自言自語。寂寂無聲的直走。忽到了一家門前立定。就掏出鑰匙來開門。原來門裏點殘一盞洋燈。那光黯黯澹澹。半明半滅的。這箇情形。實有一種淒涼景色。洗萊臣進了門。就得得的上梯。

走到樓上。進一間屋子。說也奇怪。這間屋子。四面連一扇窗子都沒有。但裏邊也點着燈。這裏卻是光耀通明。如同白晝。桌子上排列着小刀。裁紙刀。膠水瓶。大約文具都擺設齊備。間壁又是一間房。也有兩三箇人在那裏。似乎等待洗萊臣到來的模樣。看官。你道這所屋子。是什麼所在呢。這屋子的名字就叫黑閣樓。凡是人民到郵局裏寄的信札。都拿到這樓中。私下開封。拆看。以防有什麼秘密不測的事。好預先知道。破案。洗萊臣奉了政府密旨來。就此職。所以拆信的器具。化火漆的鐵。化膠漿的蒸汽。無一不備。不知道的人。見了這些東西。再也猜不出是做什麼用的。這件事。除了警察總管和陸包探。還有兩三箇僕役之外。別人再沒有一箇知道。因此連革命黨都不去留意。但是洗萊臣近來。見他家的書記。喀乃華行事與平常不同。有些形跡。有疑心。裏起了猜疑之意。吩咐下人。每逢喀乃華來往的信。另擱在一處。他就拆開一字不遺的。格外用心細看。這一天恰好有喀乃華兩封信送到。洗萊臣先拆一封。只見上面寫道。華兄足下。叨在知愛。恕免浮談。兩月濡遲。幾穿望眼。彼鍵一物。至今未見。擲

還殊爲不解。待用甚急。千望火速寄來。至盼至盼。餘不多述。

末後署自軍營浦發六箇字。洗萊臣暗想。鍵就是鑰匙。這是什麼鑰匙呢。我實在不懂。不知陸克亞可知道麼。隨又取起第二封信來。眼光剛纔遞到。就吃一驚。原來這封信的筆跡一望就知是他女兒美芝寫的。但不知道和喀乃華說些什麼。遂低聲念道。

喀哥如見。彼人所愛慕之女。已患重病將死。

哦。爲什麼事呢。是誰要將死。再看下去。

妾亦柔弱之體。可勝寒心。至於妾之身。如別有爭妬者。請撲殺之。妾將感激不置也。

看罷急道。叫我的女兒。不知存的什麼意思。洗萊臣正在低頭凝思。那僕人又遞上一信。是寄與笄禮協的。再看下面具名。也是女人的筆跡。寫着玳瑁手書。敬上六字。心想。何以女人的信。有這樣多。真真奇怪。信裏說的是。

秋姑娘。日夕廢寢忘餐。心縈公子。今則纏綿牀褥。一病奄奄。生死之數。不能

豫必公子義重情深。尙以昔日愛姑娘之心。愛今日之姑娘否。第以侯爵所爲。壓制過甚。而妾本國風俗。結婚一事。皆任男女自由。

啊。這玳瑁不是他家的媽媽麼。再看下去。

前雖聞知公子別有所屬。不日結婚。然此語出自侯爵口中。殊難深信。想全出侯爵之詭計。渠自往某家。得見其女。歸來之後。於彼女與公子結婚事。竟未提及一言。是則事之真僞。已可概見。公子珍重。幸毋失望。今而後當益致愛於姑娘。事未有不諧者。千萬千萬。心照不宣。

原來秋兒玳瑁。當那天禮協與侯爵爭鬧之時。到底沒有聽見禮協說要與別家的女兒結婚。再看侯爵的意思。斷不願把秋兒許給禮協。因此疑心是侯爵捏造禮協的虛言。好叫秋兒心死之故。這也難怪。當下洗萊臣看罷。想道。可恨又可憐。這奶媽和那秋姑娘。不是癡麼。禮協戀愛的女子。恰是我女兒美芝。真真誤會冤枉哩。洗萊臣想著。一面好笑起來。忽然將信望桌上一擲。說道。哈。哈。我知道了。方纔看的美芝。嗒。乃華那封信所說女子將死的話。一定就是秋。



兒那天美芝曾和我說過。箇侯爵要想娶他的話。如今他想若是秋兒死了。就好做自由自在的侯爵夫人。平白地至少總有十萬財產到手。又恐禮協窒礙。著所以喉著喀乃華去殺他。這纔好到侯爵家裏去。好計啊。好計啊。說罷。冷笑了幾聲。那僕人又遞上一束信來。洗萊臣就抽了一封。是灰色的信封。封著這封信粘得很堅固。想定必定又有祕密要緊的事。拆了一會。竟是不開。只得用蒸氣烘透了。這纔慢慢扯開。一看。封皮上寫著穆里教習收。信裏恰寫的黎勒足下。下面妹知心叩四字。並不具名。洗萊臣想這信更爲詭祕。必是革命黨的無疑。再看發信是什麼地方。却有一箇喀丹街的印章。信裏的日子是二十日。外面的印章是二十二日。想是由別處遠地寄到喀丹街。再由喀丹街轉寄出去的。再看信裏的話。

黎勒足下。我處亦種種可危。卽如財寶一端。刻刻關心。不敢稍懈。今置之窖中。若近於外。則必易爲人見。前日有博古學士二三人來此。云是考察古物。又有從海岸前之島內港內來者。其曾否察出財寶所在。雖不可知。然終不

能安心。店中總理處。乞將此意轉致。頃最要者。卽搬移財寶之事。務祈早日設法爲盼。妹知心叩。

看官。你道這封信是什麼人發的呢。說的是什麼事呢。我來說明。就是霍達城寄來的。革命黨把金銀財寶收藏在那裏。自然常防被人察覺。所以說不能安心。所說的店中總理。是暗指革命黨首領。因爲那邊現在岌岌可危。所以請首領設法搬到別處。信面寫的穆里教習。那是另外一箇人。信裏的黎勒。就是禮洛。不過換了兩箇字。下具妹知心叩。那財寶本是葛若美夫人管的。自然就是葛夫人了。這且慢表。當下洗萊臣看完這封信。不覺大爲驚詫。暗想。越發是革命黨的信無疑了。本來說革命黨有許多財寶屯在船裏。沿海邊停著。照這信上看來。必定早已運上陸地了。他們辦事。真是神出鬼沒。但不知黎勒和寄信稱妹的是什麼人。想猶未了。又見下面另寫著兩行小字道。

若總理遣人來此辦事。以商販中人爲宜。來時僞爲賣針者。先問需購針否。妹卽問其有無珊瑚針。以此爲號。庶幾隱祕不致爲旁人窺破。至囑至囑。附

及

看罷連聲說道。哦。哦。珊瑚原來就是珊瑚黨。珊瑚黨的財寶少說些。也有千萬圓以上。好極好極。就奪了他們的來。也不算是盜賊。美芝若是能幹將來做了侯爵夫人。那裏十萬二三十萬總是有。我如果做成了此事。就可以交好運。發箇大財。我父女何等有趣呢。洗萊臣暗地想要取這宗大財寶。心花怒開。又想到。但不知那財寶究竟在什麼地方。看他信上裏面是二十日寄的外面是二十二日由喀丹街轉發的。可見這封信的來處。離這裏有兩天路程。我想從喀丹街去。兩日路程的。莫非是霍達城。好好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又想到。我要辦這件事。須得先向政府告兩禮拜的假。纔行。又想到。這事可要陸克亞幫助。麼呀。不妙。不妙。他幫助了這財寶。必須均分。那就無味了。還是我一箇人。還是我一箇人。又想到。這信上的黎勒是什麼人呢。穆里教習又是誰呢。一時猜擬不出來。且慢慢查訪。再說。又看所寄的地名上。寫著轉寄濮克德街。不知洗萊臣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喀乃華假公報私讎 陶斯奔鋤強救弱命

話說那一天晚上。洗菜臣私拆信札之後。單單留下那寄給黎勒一封。餘外的。依舊照原封好。差人分送。喀乃華忽然接到兩封信。拿起一封一看。是浦敦所寄。說道。他來催還鑰匙麼。當時並不在意。放過一邊。你道這鑰匙是什麼來由。原來浦敦受職營官。他在巴黎城中心。造起一所花園。當作別墅。時常來往。消遣。有時不到。就把園門鎖著。兩月之前。因喀乃華要去游玩。浦敦答應了。將園門鑰匙借給於他。如今久假不歸。所以寫信問他索還。喀乃華既不在意。就看見第二封。原來是美芝寄來的一陣亂扯亂拆。看罷。只擺著腦袋打算。忽地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將手在膝蓋上一拍。道。有了。前天美芝到達美耶公園游玩。聽見禮協說道。他要到霍達去賣那城池。我若要殺禮協。除非待他走到霍達半路上。禮協是妬忌我的。若不殺他。我斷不能獨享豔福。事到如今。也管不得了。好在暗殺貴族。是我們黨裏的本旨。我正好假公濟私。但所難的。單單缺少霍達去的路費。沒有法子。只好到賭場上去張羅些來。只等打聽著禮協動身的。

日期我就好行事。就好行事。計算已定。一面望外走。不防喀乃華後面跟着。一箇白髮老人和他同到賭場上去的。喀乃華暗想。同了別人。很爲不便。但又不。能避他不去。一時沒法。只得混在人叢裏。先到骨牌場上。則見禮洛正在訂起。精神。手拿骨牌賭著。暗道。真是湊巧。偏偏遇見這冤家。停了一會。禮洛不知爲。何去了。他就擠上前去試手。不料時運不濟。上場就輸。後來把帶的十四五塊。銀錢資本。輸得一文也不贖。心下萬分著急。要想翻本。無奈兩手空空。只得離。開賭場。走到窗前。誰知不是冤家不聚頭。早被禮洛瞥眼看見。迎了上來。睜圓。著眼說道。哈。你在達美耶公園說的話。忘記了嗎。你不是要殺我兄長嗎。我和。你彼此同黨。該大家幫護著。纔是怎麼你反起了不良之心。我今兒老實告訴。你若是我兄長。身上稍有箇三長兩短。我可就要殺你。你豫備著就是了。說著。臉上的怒氣。頗是洶洶。喀乃華分辨道。什麼事。我不明白。禮洛道。你辨也無用。賴也無益。你和陸包探同迷戀那女人的事。已經通報了總會。但是我還沒有。這分兒。那去通報的是箇比我勢力大的人。你不要昏沈不醒說罷。望外就走。

喀乃華那時又氣又悔不知怎樣才好忽地想到方纔我來之時恍惚後面有  
 一箇人跟著難道就是陸包探不成正在猜疑忽然看見過來一箇白髮老翁  
 動問道足下是贏夠了銀錢多取來了麼喀乃華道贏什麼一箇錢也沒有了  
 老人道我借些給你何如喀乃華道素不相知怎能告借老人道我恰知道你  
 的喀乃華道怎麼我不認識再也想不起來呢老人道請把你的左手拿出來  
 我寫箇證據你看喀乃華暗想莫非是珊瑚黨的人心上正自煩惱也不管他  
 且拿出手去那老人就在掌心畫了一箇記號喀乃華不看猶可看了兀的連  
 腿都嚇軟了這箇記號原來只有珊瑚黨的會長能用這就是會長的權利若  
 是別箇黨員照樣用了就要從嚴辦罪如今老人竟用這記號仔細一看不是  
 珊瑚黨一箇會長是誰喀乃華怎得不驚嚇再者會長說的話不論他是與否  
 都得遵從只聽那會長道如今你明白了好好我有句話問你你和陸包探同  
 戀著一箇女人到後來怎樣了你可知洗萊臣那廝的女兒是箇上等的妓女  
 喀乃華聽他說美芝是妓女心裏還是朦朧又聽見說同戀著他四字不由的

臉上越發變了色。勉強答道。是話雖如此說。心上只忐忑的跳。會長又道。本要重罰你。如今姑且恕你一次。但須立功贖罪。喀乃華道。請問做什麼事呢。會長道。有件大事。你須自願去做。日內就要離開巴黎。這裏有銀錢四百圓。交付與你。這是總會交來的。我們以後再見罷。喀乃華道。遵命。但究竟是什麼事呢。會長道。因爲近日有出巴黎的人。這人到了別處。於我黨有好些不便之處。因此要在半路上害他。這件事全是試試你能辦不能辦。於你的性命有關係。你要留神。至於怎樣害他。其權在你。我不多說。那人的名字叫做笄禮協。他的兄弟是我們黨裏得用的人。如今要害禮協。實因他於我黨不利。出於不得已之故。你須好好的辦法說罷。去了。喀乃華聽見禮協的名字。早已連聲答應。須知沒有這號令。尚且要想去殺他。如今天假其緣。真是求之不得。況且做成了。還有功勞。喀乃華那時何等歡喜。惟有拋却美芝孤身遠別。不免有些依依不捨。你道心懷不良的喀乃華。那時心裏怎樣打算。他以此去殺了禮協之後。我就可和美芝結婚。我既立了這箇大功。難道黨中還不許我麼。那時真是月圓花

好。天。上。人。間。了。喀。乃。華。猶。自。一。箇。想。得。端。端。正。正。立。刻。就。寫。一。封。小。信。送。給。美。芝。道。

美芝愛卿妝次。小生所辦。即前所言之事。與彼決鬪。誓必勝之。餘不多述。此問芳安。

如今且按下喀乃華。卻說禮協一心要想和美芝結婚。因沒有親迎之費。決意把霍達城賣了。拿來辦事。看官須知。這霍達城。是王家賜禮協的封爵之地。這箇制度。與我們中國古時封建諸侯一樣。就是分茅胙土的意思。但中國諸侯的封地。只有讓割。只有奪取。卻沒有叫明出賣的。但要出賣。也不能。禮協如今要賣城池。想是法蘭西國風俗如此。又是王家准許的。這且不表。單說禮協要賣這城池的主意。早已決定。無論他兄弟怎麼阻止。他只不聽。若真箇不肯。還鬧得慌了。也不管同室操戈。打官司都情願的。計算已定。他就到外務部衙門去請一禮拜的假。外務部雖則准了。不知其故。暗暗地就詳細查察他。爲什麼要到霍達城去。那珊瑚黨的人。也有混在外務部做官的。就將這事私下通報。



總理。剛剛總會接到禮洛的稟告。請設法搬移那些財寶。免被人察出破綻。總會知道了這箇原由。再三籌畫。沒有別法。當下就委了喀乃華將禮協出行的情形。打聽明白。豫備半路上去謀害他。就好安然無事。喀乃華是五月二十六日出巴黎城。禮協稍遲幾天。到二十九日。纔雇好馬車動身。這邊喀乃華豫先在路上等著。但是膽子很小。不敢上前。卻在山谷之中。想了許多法子。要想把禮協的馬車。顛仆到澗底下去。叫他跌死。不料禮協命不該絕。遇了三四回險。總沒成功。屈指行程。已離霍達城不遠。心裏還想著秋兒的奶媽玳瑁。真是懵懂。那寄給我的信。可謂多事。又想秋兒病重可危。真是又好氣又好笑。正在低頭出神。不提防耳邊突然有人叫。禮協兄。喫了一驚。擡頭看來。有一箇人立在馬車前面。又叫道。你真是箇侯爵的姪子。禮協爲什麼不答應。啊。禮協道。我不認得你。你是誰。那人道。在下。喀乃華便是。禮協道。哦。就是喀乃華兄有什麼事。見教。喀乃華道。爲政治上的宗旨。不合要和你決鬪一番。見箇勝負。禮協道。原來如此。約定了決鬪。我斷不至退後。但是爲了什麼緣由。要決鬪呢。須得說。

明。喀。乃。華。道。就。是。政。治。上。的。宗。旨。不。合。禮。協。道。那。就。算。緣。由。麼。我。到。底。不。明。白。  
喀。乃。華。道。有。什。麼。算。不。算。老。實。告。訴。你。我。們。黨。裏。要。將。你。笄。氏。全。家。的。人。一。箇。  
箇。殺。盡。方。休。你。知。道。嗎。你。的。堂。兄。學。熙。不。是。已。經。被。殺。了。麼。禮。協。笑。道。這。樣。你。  
打。算。來。殺。我。麼。喀。乃。華。道。你。既。知。道。很。好。剛。纔。你。的。馬。車。遇。了。幾。次。險。你。可。覺。  
得。就。是。我。暗。地。想。的。法。子。禮。協。罵。道。怯。懦。的。蠢。材。既。然。膽。小。來。做。什。麼。但。是。我。  
不。能。不。教。而。誅。總。須。說。明。緣。由。纔。能。和。你。決。鬥。喀。乃。華。大。聲。道。我。不。說。明。你。死。  
也。不。閉。眼。實。對。你。說。是。爲。了。美。芝。的。事。禮。協。聽。了。這。話。驚。詫。的。了。不。得。說。道。怎。  
麼。美。芝。洗。家。的。美。芝。已。經。和。我。約。定。結。婚。了。這。話。怎。說。喀。乃。華。道。啐。你。受。了。那。  
女。人。的。欺。騙。在。那。裏。做。夢。我。是。洗。萊。臣。書。記。與。美。芝。結。婚。的。就。是。我。你。若。不。信。  
且。看。這。箇。來。說。著。就。取。出。一。樣。東。西。擲。到。馬。車。裏。那。時。馬。車。已。經。停。止。不。動。禮。  
協。拾。來。一。看。原。來。是。封。信。是。美。芝。寄。與。喀。乃。華。的。信。裏。說。著。要。殺。禮。協。的。事。再。  
看。筆。跡。一。毫。也。不。錯。是。美。芝。親。筆。寫。的。禮。協。到。了。這。時。不。覺。渾。身。抖。擻。起。來。上。  
下。牙。齒。只。突。突。的。自。相。打。擊。那。眼。淚。也。不。由。自。主。撲。簌。簌。流。水。般。的。吊。下。胸。襟。

歎口氣道。好毒婦。好毒婦。這樣欺侮我。忽然又想起那一天。達美耶公園和美芝一起游玩的。就是這喀乃華。怪不得兄弟禮洛再三勸我。我真是睡在鼓裏做夢呢。如今既然這樣。我就拚他一拚。且留下這封信和他決鬪。天若助我。禮協我就殺死了他。美芝的事且擱起。再說。只聽撲的一聲。禮協早已從車上飛了下來。喀乃華問道。你主意打定了麼。禮協道。今番是我答應的。何必多言。但有兩件事。要先約定。第一要箇幫助的人。第二要寫箇據約。喀乃華道。很好。又指著一處道。我們且到那邊人家去看。兩人一路走來。到了那家門首。喀乃華先進去動問。只見主人走出來。恰是箇狀貌魁梧的偉丈夫。再看屋內擺列著許多槍銃武器。原來主人是箇軍人。名叫陶斯奔。當下喀乃華向他通過姓名。就說明要決鬪的事。煩他做箇幫手的意思。並說若蒙允許。將來巴黎一面。總有感激酬謝的人。主人聽了這話。早猜到他是革命黨的人。立即答應。並取了紙筆。將據約寫好。兩人都畫了押。禮協本想寫封信給美芝。責他喪心害理。忽然轉念道。這等淫毒之婦。還與他說什麼。我豈不依舊發獸。想到這裏。心上

就如澆了冷水一般。不覺把箇心腸移到多情多恨的秋兒身上。當下提起筆來。就寫信給秋兒。中間數明自己負心無情的罪。並說如今已懺悔過來。望他不念前惡。還要格外保重身體。如今在什麼地方。遇見某人。要和我決鬥。生死未卜。不必懸念的話。寫畢。就拜託主人陶斯奔代為寄去。這時諸事已畢。兩人只等動手。那主人對喀乃華道。兄弟是信奉自由主義的人。那公平信義四字。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守著。不能離的。今番你兩人決鬥。若是箇兄抵敵不住。可以停止。我替他決鬥。須得先行約定了。喀乃華嘴裏答道。好極。但是心裏恰有些慌張。其實喀乃華的劍法。不見大妙。當下兩人各自拔出寶劍。主人在旁叫道。大家一齊動手。但願你們鬪箇平手。不分勝負就好了。於是兩人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各逞威風。喀乃華心裏是得意的。雖想一下子就殺死禮協。但聽了陶斯奔的話。不覺已餒了氣。所用出來的。不過是些平常劍法。那邊禮協恰是武術高強。素精此道的。如此看來。自然要替喀乃華捏把汗。禮協好幾次要下毒手。都被陶斯奔叫喊阻止。只見禮協那時精神愈壯。勢力愈猛。忽聽得道。

聲著。一劍已砍著喀乃華的肩甲。禮協這一劍來勢甚兇。本可從肩甲一直劃到胸口。喀乃華定要性命不保。不防那地下有一顆枇杷核。禮協的脚正踹在核上。向前之勢過猛。斜刺裏刷的滑了開去。脚力一軟。手裏也沒了勁兒。所以劍鋒不能深入。喀乃華不過受些微傷。說時遲。那時快。喀乃華乘勢緊前一步。舉起寶劍。望禮協肩上很命一下。但聽見哎喲一聲。接著撲通一響。禮協早跌倒在地。陶斯奔驚喊道。怎的殺了麼。連忙過去要開禮協衣服。驗看一回。說道。幸而還沒斷氣。待我來醫治他。喀乃華道。那聽便罷了。要不然。我定要殺死他。如今還看老兄面上。且放過他。但蒙老兄恁他幫助。心感不盡。容兄弟回到巴黎。通知總會。必當奉謝。喀乃華說這話時。臉上還是氣很很的。主人道。當真殺死了。怎麼了局。就是兄弟也有不便。兄弟生性最恨的是欺善怕惡。最不怕的是自作威風。足下快些準備。望那該去的地方去罷。喀乃華不敢多說。告別自去。這裏禮協躺在地下。口吐鮮血。已是半死不活。一息奄奄。不知禮協性命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失貞女侯爵叱包探 覓佳耦妖婦絕情郎

話說管家彌侯爵。在這三箇月裏。遇着種種不幸。可算得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起初兒子學熙無故被人謀殺。至今還未破案。二姪兒禮洛。雖是骨肉至親。恰如路人一般。從不與侯爵見面。侯爵心裏稍有些屬望的。本來只有大姪兒禮協一人。奈自從那天兩人齟齬之後。禮協也一去不來。家裏只賸下父女二人。何等寂寞。旁人替侯爵想來。幸而還有一箇親女秋兒。在家陪伴著消遣。這箇情形。正合了俗語慰情聊勝於無的句話。但事秋兒常常聽見他父親在外張揚。說要續娶。生了男子。好接管家宗祧的話。後來會見了美芝之後。愈加心熱。又帶對秋兒說起這事。露了口風。秋兒心上更爲疑惑。自不必說。這些事都是在六月初旬的時候。有一天早上。忽然管家有箇侍女。慌慌張張。跑到侯爵這裏。說道。奶媽玳瑁和姑娘。不知到那裏去了。單留下一封信。說罷。就將信遞給侯爵。侯爵聽他這話。喫驚不小。拆開一看。只見寫道。

秋兒謹稟父親大人膝下。兒有事暫時出外。近日卽歸。詳細情形。容歸後面

稟。

侯爵怒容滿面。暗想這一定是奶媽玳瑁引誘帶他出去無疑。悔不該用這人。這都是我之過。但爲什麼要出去呢。又到那裏去呢。再也想不出箇道理。後來侍女又說。姑娘出門之前。先接到有一封信。但不知道是那裏來的。侯爵又想道。年輕的人出門。大都是爲了愛情。秋兒所愛慕的。就是禮協。除非叫了禮協來。盤問他。必有下落。當下就喚過一箇家人。叫他到禮協家裏去。把禮協公子找來。那家人去了一會。回家稟道。禮協公子下鄉去了。不在家裏。侯爵不由得頓足怒罵。暗想就是在家。也要對我家人推託不在。心上好生委決不下。仔細思量。只得仍舊託警察總管代爲查辦。當下就到警察衙門。告訴了總管。託他設法。不料總管又將這件事派了陸克亞包探。只見陸克亞滿面疑難。勉強答應下來。你道陸包探爲什麼疑難呢。其中恰有箇緣故。前五六天。他聽得巴黎、藤、傳、有、箇、假、面、女、人、要、到、戲、館、裏、看、戲、暗、想、此、女、甚、爲、可、怪、他、就、趕、上、前、去、從、後、面、跟、著、那、女、人、同、進、戲、館、看、完、了、戲、又、見、有、一、箇、男、子、帶、著、假、面、女、人、出、了、

戲館到運動場。原來運動場是打球賽跑跳舞之地。專爲運動筋骨。歷練氣力的。所以叫做運動場。當下陸包探也混在人叢裏。隱隱跟著聽他們兩人說話。後來隱隱聽出那男子名叫禮洛。假面女人名叫英娥。看他們的神情。假面女人似乎另有鍾情的人。但約期不來。很有一腔抱怨的模樣。那男子恰要乘這空兒帶女人到別處去。去的地方似乎霍達城。並說那城中有箇葛若美夫人。在那裏守著金銀財寶。金銀財寶無數。都藏在地窖裏。的話說得詳細。陸包探也聽得詳細。早已知道這金銀財寶就是革命黨從船上搬去的。暗想他們這些東西都是非法不義之財。既是非法不義之財。就奪取了來。他們也不能出頭控告。我現在訪查學熙被殺一案。萬分勤勞困苦。就是查著了。也不過二三十萬賞銀。如今有這宗現成財餉。若要取他。比那學熙一案容易得多。我何妨叫幾箇幫手。同我去辦呢。正在定計。又從洗萊臣那裏打聽得營官浦敦向喀乃華。催取鑰匙一事。暗想浦敦的花園。正在耶愛斯古寺傍邊。那禮協遇見歹人發覺。學熙身死一事。莫非就在那箇地方。再看還有一箇人。與革命黨似乎也



有關係。他的舉動行爲。常有可疑。由此推測起來。謀殺學熙的人。莫非就是那人。但現在一心想去奪革命黨的財寶。別的事都有些鬆懈下來。適值竺侯爵又來託探他女兒走失的事。經警察總管傳命下來。雖則不敢怠慢。倒弄得不上不下。進退兩難。又聽得侯爵那邊。因爲他訪查學熙被殺一案。毫不上緊。悠悠忽忽。至今還沒破案。很爲動怒。對警察總管說了好些不滿意的話。因此沒有法子。只得走到竺家。來見侯爵。由管門人領到裏面。只見侯爵滿面怒容。見了包探。動問道。足下甚風。忽然吹到這裏來。說著神色很爲難看。包探道。奉總管的命。特來參見。去辦令千金走失的事。侯爵道。原來如此。我這件事。不算仰仗包探。只須派人到禮協家裏搜尋就得了。足下來也沒甚事。請回去罷。陸包探聽了這話。心上倒歡喜起來。但奉了總管派來辦事的。回去怎麼銷差呢。當下對侯爵道。既沒有事情。見委自當卽回。但侯爵爲什麼恁地動怒。侯爵哼了一聲道。小兒學熙被殺一案。足下一力擔當。說定能訪查出來的。如今已過三箇月。不是依舊沒有緝獲麼。足下未免欺人。包探道。那請放心。決不至於

食言現在這事的大概已有了眉目。令郎被殺的地方也有著落了。侯爵忙問怎麼能知道那地方爲了什麼緣故。何不早說呢。包探道實因昨晚纔查出來。所以不及奉告。侯爵道究竟是什麼地方呢。包探道耶愛斯寺院相近之處。有箇花園。令郎被殺就是那裏。侯爵道這花園的主人呢。包探道名叫浦敦。是箇武官。侯爵道浦敦。浦敦那天晚上不是他拿住禮協帶他來的麼。包探道正是。但這人卻與此案毫無關係。三箇月前浦敦忽然失去園門的鑰匙。後來查出園裏的形跡似有人開了進去過的。這樣看來那拿著鑰匙的人一定有些可疑。侯爵道以後怎樣。包探道我做造了一箇鑰匙開進去一看。知道當時有人。每天晚上私下進去那耶愛斯寺院也有形跡可疑。侯爵道怎麼呢。包探道低聲道現在還不便明告。因這件事關係更大。不能不極爲祕密。無論見了何人。千萬不要洩漏。現在連警察總管前都沒有稟過。原來陸包探說這些話。恰不將兇手說出。是恐怕侯爵要責備他。既兇手有了著落。爲什麼不趕緊去拿捕。所以將那人名。暫且隱過。再者浦敦的園門鑰匙有人借去。包探也知道的。但

恐直說出來。侯爵又要追問姓名。因此一發隱瞞。只說是失去的。當下侯爵聽他說完。也不追問。說道是咯。我斷不說出去。包探又道。令郎的事大約兩禮拜內總可以有分曉的。侯爵道。實在感激得很。總仗足下大力。包探又道。令千金出門的事。該先查一番纔好。侯爵道。這事兄弟的意思不願如此。包探沒有別話。就立起來要告辭。侯爵又問道。那箇花園就是耶愛斯寺院的地方麼。包探一面答應。是一面與侯爵脫帽行禮。一面自言自語道。哦。他預先逃了一兩天內。須得到霍達去走一躺。侯爵也在獨自說道。秋兒的事。我想一定不必煩包探的。兩人正走著說著。忽然有家人通報。說洗家美芝姑娘請見。不知有何要事。侯爵忙叫請進來。一會兒只見家人領著婷婷嫋嫋的走上前來。侯爵舉眼一看。美芝的面貌。比往日清瘦許多。似乎很有心事模樣。越顯得翠凝淺黛。紅暈微渦。正如雨打海棠。嬌癡無力。在侯爵眼睛裏看來。那種嬌豔可憐的丰姿。又不止加了一倍。那心腸早已如綿花一般軟了下來。美芝開口道。多日沒過來請安。實在失禮的很。侯爵道。說那裏話來。美芝又道。你這多天。故意不到我。

家來。可是麼。侯爵道。呀。實在對不起。美芝道。你又疑心。我哩。侯爵道。我有什麼疑心。美芝道。你對人說。我不和禮協結婚。一定是和我父親的書記結婚了。可有沒有。侯爵道。這事委曲你麼。美芝道。我斷沒有那樣心思。侯爵道。那麼我真委曲了你。但是爲什麼。如今要說這話呢。美芝道。爲要把我的身體心事剖析明白。侯爵安慰他道。你放心。我斷不疑你的。美芝道。實在我要想結婚的。人在這兩人之。外說著。那眼睛直望侯爵身上。瞟著。又道。一件事橫豎我總要對你說的。但有些冒犯你了。這裏頭的原因。都是由我而起。但是我當初實在料不到此。侯爵道。你快些明說了罷。不要叫人悶損。美芝低聲道。這樣我就老實說了我父親的書記。喀乃華。一心要想和我結婚。如果有人要來阻止他。就存心謀害他。如今因禮協也要和我結婚。他正在設法要謀殺禮協哩。侯爵道。已經殺了麼。美芝道。沒有。現在約定決鬪哩。禮協沒來。由恰疑是我起意的美芝說時。兩眼直看著侯爵的臉。侯爵聽到這裏。到底與禮協是骨肉至親。暗想禮協究竟年輕。恰在外間受人家這樣欺侮。不覺至情發現。登時變了顏色。心

裏很爲憤怒。但面子上仍納定了。不露出來。說道：如此說來，你受了冤枉了。但是，他太不自愛也。只好聽他去了。美芝道：你不知道，喀乃華那厮，實是箇無恥的人。禮協和他決鬪，輸了，負了傷，寫了封信給我。在那信上看來，禮協也沒有和我結婚的意思。心上已經另有一箇歡愛的人。我纔知道，他從前全是欺騙我。他沒有決鬪之前，曾經有一封信寄給一箇女人。聽說那女人是箇貴族，在家裏私自逃出到禮協那裏去了。侯爵氣很很道：可惡的禮協，引誘秋兒出去，真是家門之辱。但不知在於何處。至今還沒查出哩。美芝道：原來就是你家姑娘。這却不知，喀乃華與我說這事，我還不信。昨天晚上，我看戲，聽見報館的主筆說：當真是令愛出門去了。這樣看來，禮協的事越發真了。侯爵道：報館也知道了。麼？實在可恨，玷辱了侯爵。笄氏的姓名這兩箇人，以後我一定不許進我的門。美芝道：這樣豈不可惜麼？我本想寫信給你，表明我的心事。無奈這件大事，做女子的自己說，上前也覺著羞恥。又歎口氣道：咳，只是我以後沒一箇幫助的人，真心愛戀我的，恰又是喀乃華。這箇壞東西。侯爵道：你是箇聰明人，可

知貴族究竟也有好處。他兩人既都不合式。從此之後。我來幫助你如何。美芝斜著眼笑道。當真麼。看官這時。美芝桃花瓣的腮邊。忽然起了一箇圓渦。這箇圓渦好似三千弱水。裏旋渦一般。幾乎把箇箇侯爵連人帶魂一齊攝了進去。就是說書的人也說不出箇道理來。且慢。這是說書人的話。且不表他。單說侯爵。雖當真沒有被圓渦攝進去。但只向著美芝呆看。也沒話答應他。一會兒美芝立起來。說要去了。侯爵忙道。且慢。喀乃華那厮回巴黎。沒有美芝道。回來了。但還要打算出去哩。說罷。隨卽和侯爵握手道。聲珍重。冉冉而去。美芝一路走著。心上恰想侯爵。既然恨著秋兒。不許他進門。那惹了邪魔的秋兒。縱使在外。得病病到要死。想也不願意再回家裏了。這裏喀乃華最好。叫侯爵想箇法子。殺了他。我就好安安穩穩到侯爵家裏。是啊。是啊。美芝獨自一人。低了頭。恁地打算。後來又想到喀乃華回來了。曾有信給我。說不知打算在什麼花園裏相會。到了那時。還要丟一箇鑰匙給我。真真討厭。但願侯爵快些殺了他。纔好說也。奇怪。從前美芝本要欺騙侯爵。謀他的家財。好與喀乃華成其好事。天長地

久。如。今。卻。又。打。算。叫。侯。爵。弄。殺。喀。乃。華。這。等。女。人。說。書。的。人。真。不。知。他。的。心。肝。是。怎。樣。生。的。了。究。竟。喀。乃。華。與。美。芝。結。婚。不。結。婚。侯。爵。殺。他。不。殺。他。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死生離合萬種深情 喜怒悲哀百端隱恨

卻說在霍遠城半路上和喀乃華鬪劍負了重傷的笄禮協幸虧那家主人陶斯奔救助不至喪命又承他留在家中設法療治不上幾天傷已漸愈就一日好起來只是山家羈旅孤客蕭條夜間橫在枕上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耳朵裏遍數更籌想到主人這樣情重我笄禮協無異再生爲人不覺掉下眼淚來又想到那美芝如果當真有情於我就不該這等喪盡良心要害我難道是喀乃華的毒計那封信是假造的麼咄咄不然不然的確是美芝的親筆啊這依舊是我迷戀美芝的緣故如今想來實有種種可疑之事兄弟禮洛曾經說他與妖魔一般想必素來有些知道他的本性啊呀我受了這等淫凶婦女的欺騙還在做夢伯父若知道了我怎麼對得住他堂妹秋兒恁地真心待我

爲我害病受苦我還這樣冷淡他想到這裏那淚更如潮水一般沾濕了枕席。又想不知道他接到我的信沒有又不知道他的病勢究竟怎樣了心上正思戀得親熱恍惚秋兒的嬌容已閃到了面前驚道。咳莫非妹子真死了麼不好不好就。又焦憂的了不得看官須知禮協傷口雖好究竟元氣大傷精神還未復原腦筋的感覺很快所以種種幻形一霎時都到眼睛裏來。又想秋兒若是當真死了那也無益好在我病已好了何不再寄封信去就一啣喉跳下牀來向主人求借紙筆主人應聲剛要去取忽聽得外邊有人叩門主人急忙出去問道是什麼人半夜三更打門只聽得外邊人應道馬車行可是這裏麼主人道找馬車行麼這時候有什麼事這裏須不是客棧你鬧錯了那人道怎麼今天有箇女客從巴黎坐馬車到這裏來的主人道什麼女客禮協在裏邊早已聽見女客二字心上就吊了起來暗想這是什麼人呢只聽得主人又問道那女客是誰家的呢那人道這卻不知道看他像似有什麼人在這裏害病他來找尋的那時主人已將門開了擡頭一看原來也是箇女人問道他找尋什麼



人。你。可。知。道。姓。名。麼。婦。人。道。叫。做。筭。禮。協。主。人。聽。婦。人。的。口。氣。是。箇。英。國。人。禮。協。恰。早。知。道。是。奶。媽。玳。瑁。不。覺。心。裏。一。跳。暗。想。難。道。秋。兒。來。了。麼。他。既。病。重。怎。麼。能。夠。來。到。此。地。呢。看。官。你。道。禮。協。既。知。道。來。的。是。玳。瑁。爲。什。麼。不。趕。出。去。會。他。呢。他。恰。似。驚。弓。之。鳥。怕。的。又。有。什。麼。意。外。不。測。所。以。不。卽。出。去。當。時。又。聽。得。主。人。問。道。你。從。何。知。道。到。這。裏。來。呢。婦。人。道。有。禮。協。公。子。的。信。在。這。裏。那。英。國。婦。人。似。乎。有。痞。癩。的。病。說。話。的。聲。氣。很。是。粗。大。聽。了。有。些。厭。耳。忽。地。離。門。口。稍。遠。地。方。有。清。脆。嬌。細。的。聲。音。隨。着。馬。車。渡。了。過。來。說。道。我。是。筭。家。彌。侯。爵。之。女。名。叫。秋。兒。所。說。禮。協。這。人。究。竟。在。府。麼。他。來。信。確。說。是。在。這。裏。信。上。又。說。與。人。決。鬪。生。死。未。卜。如。今。不。知。到。底。怎。樣。望。先。生。快。些。見。告。感。激。不。盡。主。人。聽。他。說。話。之。時。已。是。半。吞。半。咽。有。如。獨。鶴。哀。鳴。孤。猿。悲。叫。很。爲。淒。切。及。至。說。畢。又。聽。見。啼。泣。之。聲。便。又。問。道。禮。協。兄。的。事。可。是。疑。怪。我。麼。他。的。性。命。已。救。活。了。又。聽。那。邊。接。口。道。哦。活。着。麼。在。那。裏。呢。主。人。答。道。是。我。們。幫。助。他。替。他。醫。治。已。漸。漸。好。了。就。在。寒。舍。如。今。請。下。了。車。到。裏。邊。來。罷。禮。協。兄。必。定。歡。慰。的。說。罷。聽。見。那。女。

子慌忙下車。趙趙的走了過來。主人就領着他走進。那時禮協已經踱出病房。迎了上來。一看秋兒臉上像煩惱憂思。身命可危的模樣。再細看他花容白裏。帶青一點兒血色。也沒有精神。是萬分憔悴。更不必說。秋兒見了禮協。恰又害臊起來。緊緊靠着禮協。身傍低頭不發一語。禮協也呆看着秋兒的臉。心上萬種深情。如潮如水一般的湧了上來。許多要說的話。一時恰不知從何說起。停了好一會。還是禮協先開口道。妹妹來了。我實在歡喜得很。但我冒昧寫那封信。如今後悔也來不及。秋兒怨聲怨氣的道。原來你悔不該想念我麼。禮協道。妹妹錯怪我。斷沒有那樣的心。因為寄了那信。害妹妹遠道出來。必定又惹伯父。嘔氣。這纔悔的。秋兒聽見說他父親。登時臉上就變了色。禮協又道。我那封信。伯父知道麼。秋兒道。父親沒有知道。那時剛巧不在家。我見了信。急的不得就出門來。玳瑁也勸我的禮協。道沒有對別人說。麼。秋兒道。別人一概不知。只留下一封信。與父親說明出門兩三天的話。我想總沒有事的。禮協道。我們結婚的事。伯父能够答應麼。秋兒道。我想總能够答應。如今父親怒也息了。禮

協道。我。看。到。底。有。些。爲。難。哩。秋兒道。那。斷。不。至。不。成。後。來。父。親。並。沒。提。起。你。不。好。的。事。這。就。是。心。上。已。經。答。應。的。證。據。但。是。父。親。常。常。哄。騙。我。說。你。要。想。和。別。家。女。兒。結。婚。哩。禮。協。聽。了。這。話。知。道。不。能。隱。瞞。答。道。伯。父。當。直。允。許。麼。從。前。的。事。都。是。我。不。好。總。望。妹。妹。恕。我。不。要。記。在。心。裏。如。今。我。把。真。情。對。妹。妹。說。知。罷。於。是。就。將。從。前。怎。樣。愛。戀。美。芝。誰。知。受。了。他。欺。侮。不。打。緊。又。怎。樣。還。要。想。暗。地。謀。殺。我。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秋兒歎。氣。道。可。怕。可。怕。真。有。這。等。事。麼。這。時。玳。瑁。在。旁。也。聽。得。呆。了。要。想。奚。落。禮。協。幾。句。但。是。看。他。又。可。恨。又。可。憐。就。也。不。做。聲。只。對。着。他。冷。笑。這。且。不。表。却。說。筮。禮。洛。在。戲。館。裏。無。意。之。中。遇。見。英。娥。同。到。運。動。場。一。路。上。所。說。的。話。却。不。道。已。被。陸。包。探。聽。見。只。勸。英。娥。一。同。逃。到。霍。達。城。去。英。娥。因。爲。於。鄰。羅。瑪。有。礙。一。時。答。應。不。出。却。約。定。十。天。之。後。再。行。相。會。定。奪。兩。人。就。別。了。自。去。禮。洛。在。這。十。天。裏。頭。暗。想。英。娥。若。果。真。變。了。前。情。傾。心。於。我。總。該。有。好。消。息。來。今。天。望。明。天。明。天。望。後。天。這。十。天。工。夫。好。難。挨。過。有。一。天。忽。然。有。箇。不。認。識。的。人。送。來。一。封。信。一。句。話。也。沒。說。就。去。了。禮。洛。詫。異。得。沒。

還當是英娥寄來的。拿過來一看。恰是男子的筆跡。原來是他平時的問業師。穆里教習的來信。穆里教習本是很有學問的人。信奉自由主義。現在珊瑚黨裏充當分會會長之職。當下禮洛想道。這時正想望着英娥的情書。恰偏偏來了這老師的信。不知他說些什麼。拆開看道。

僕日前有事他行。今在何處。姑不明言。惟僕此行。實於君家頗有關係。令兄禮協往霍達城之事。已爲吾黨訪悉。彼若真有此行。則葛若美夫人及財寶之事。必皆敗露。故總會早經定議。特遣黨員某人。於途中要而殺之。其人已與禮協決鬪。而禮協負傷。惟尙未喪命。僕以此事奉告。知足下聞之。必憤憤然。此乃吾黨不得已之所爲。當蒙原諒。所稍有遺憾者。躬任此事之人。似有可疑。其人是否真爲我黨。盡力尙難預必。所藏財寶。頗有險象。故決欲移回船上。僕卽奉遷移財寶之任而往者也。出行後。尙有詳細情形。併此奉達。禮拜二日。僕乘汽車出巴黎。同行者別有二人。一老一少。察其形狀。皆有可疑。僕因加意伺其舉動。二人皆惕然不安。蓋老者卽爲政府任秘密之事之洗

萊臣。而少者爲包探陸克亞。卽往年曾捕捉傅啓鏗參將者也。彼二人與僕同途。甚爲可異。或暗中伺察僕之行徑。亦未可知。因是僕之職事。礙難着手。更有可驚者。足下堂妹。卽笄侯爵之女秋兒。今亦在此。與陸克亞同投旅店。渠蓋爲尋覓禮協而來。然不知何以居此。今彼兄妹兩人。想已往霍達去矣。至與禮協決鬪者。則洗萊臣之書記喀乃華。

禮洛念到這裏。大怒道。我哥哥與喀乃華有什麼冤讎。他定要來殺死他。又往下看道。

今渠已歸巴黎矣。茲所望於足下者。卽請足下速赴霍達。阻止令兄禮協及秋兒之事。足下苟能爲吾黨盡力。則望速速至霍達城。僕則防止警察之偵探。足下則阻止令兄。是爲最妙。餘容至霍達面陳不盡。穆里頓首。

怎麼哥哥竟去了。這怎樣呢。這怎樣呢。我現在又有英娥的事。又要替哥哥報讎。那一天我與喀乃華有言在先。哥哥若有長短。我就向他說話。如今我先殺了喀乃華。然後再辦英娥的事。但所藏財寶。怎樣辦呢。禮洛心上焦急的了不

得。正是紛如亂絲一般。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假學士登城搜古蹟 僞商人發窖劫藏金

却說葛若美夫人。受了鎮守霍達古城的命。已經盡職三月。如今因情事不大穩妥。就寄了一封信告訴禮洛。再也沒有回音。就是本部總會。也沒有什麼消息傳來。這邊的情形。一日危險一日。從早到晚。如坐針氈一般。那裏能片刻安定。那城門是禮洛的一箇心腹之人。向來駕舟爲業的。和另外一箇人同伴守着。葛夫人就住在離城門不遠一所房子裏。有一天。正值紅日西沉。時已薄暮。夫人心上正在焦燥。無可消遣。就進城到城樓上。眺望了一回。倒也散散悶氣。遠遠望見那邊有幾匹驢馬。背脊上駝着行李物件。像是載着過路的旅客。緩緩而來。葛夫人見了。連忙下來。出城迎接。只聽那旅客叫道。冒昧失禮了。你是這裏的主人麼。葛夫人佯爲不知。答道。先生錯認了。我是這裏守城人的堂妹。先生有什麼事呢。那人道。我是博古學會的會長。因聽說這裏的城很古。所以特來瞻仰。瞻仰。葛夫人道。原來如此。這箇城。先生都游覽過了麼。那人道。在下

要、想、詳、細、考、究、但、不、是、一、兩、天、能、了、的、事、所、以、帶、了、僕、人、意、欲、在、城、邊、搭、箇、天、棚、好、天、天、就、近、考、查、葛、夫、人、起、先、聽、他、說、是、箇、博、古、學、士、倒、也、沒、有、什、麼、後、來、聽、他、說、要、常、住、在、這、裏、不、免、有、些、疑、心、須、知、葛、夫、人、當、這、旅、客、直、是、箇、博、古、學、士、那、知、剛、剛、錯、了、道、兒、你、道、這、人、不、是、學、士、是、什、麼、人、就、是、三、個、月、之、前、到、葛、夫、人、家、裏、來、的、包、探、陸、克、亞、早、已、扮、了、假、面、換、了、裝、束、葛、夫、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因、此、又、說、到、這、裏、地、面、不、好、這、天、棚、搭、了、難、保、不、有、礙、身、體、今、晚、還、怕、要、下、雨、哩、假、學、士、笑、道、是、啊、但、爲、了、考、究、學、問、不、論、什、麼、都、不、怕、的、也、願、不、得、那、些、了、說、罷、就、離、了、葛、夫、人、望、前、走、去、一、面、對、他、同、伴、低、聲、道、這、婦、人、一、些、不、錯、是、箇、好、老、這、裏、葛、夫、人、大、着、膽、子、並、不、顧、慮、別、的、只、要、想、勸、這、學、士、搬、到、他、家、裏、住、宿、這、不、過、是、防、他、們、夜、間、私、自、闖、進、城、裏、的、意、思、當、下、又、向、他、們、招、手、說、道、尊、駕、研、究、學、問、恁、地、勤、勞、實、在、可、敬、但、自、己、搭、蓋、天、棚、到、底、費、事、好、在、主、人、賞、伯、爵、不、在、這、裏、情、願、將、舍、下、房、屋、奉、借、儘、可、住、宿、不、知、意、下、如、何、假、學、士、道、感、激、得、很、但、是、今、天、爲、時、已、暮、意、欲、先、看、看、這、城、上、的、形、勢、葛、夫、人、答、應、道、那、也

很好。原來陸包探未到此地。以前已在奧斯呵港雇好了船。叫他駛到這邊海岸來。今夜必可到此。他們就暗地運載財寶而去。葛夫人那裏知道。本想領了他們。先到城樓第一層屋裏。包探道。不好。請先從地下的屋子走起罷。葛夫人突的嚇了一跳。只得耐住了。毫不變色。道。地下的屋子。看得出什麼道理呢。陸包探道。不尋常的人。恰不在意。我們講博古的。恰當箇極要緊的去處。葛夫人雖則煩躁不堪。但也沒法。只得依他。領到那地窖邊。包探四面巡視一周。說道。竟是極好的。所在這裏的造法。就是古代希臘的風俗。又帶着些羅馬的規模。包探這話。你道是真麼。他原是隨口造捏的一面。說着一面。留心看着脚下的地面。果然有些散亂的土堆。在上邊還有凹凹不平的形跡。明明是新近掘過的。照這情形。也不過二三尺深。並不費事。包探獨自一箇在那裏。打算只聽葛夫人說。如今看過了。麼。似乎催促他的模樣。包探就回身出去。再登第二層樓。見有兩箇守城人。在那裏仰望青天。一箇道。你看天色不好。一定要起暴風哩。包探突然聽了這話。不覺大驚。暗想。我雇的船。必須知道。謹防纔好。當下不敢。



露。出。聲。色。依。舊。裝。出。無。事。似。的。問。那。守。城。人。道。聽。你。的。話。纔。知。道。要。起。暴。風。但。海。面。上。怎。麼。樣。呢。守。城。人。道。我。是。老。坐。船。的。海。上。情。形。也。知。道。些。大。約。再。過。一。點。鐘。暴。風。必。定。來。了。到。了。半。夜。可。更。了。不。得。包。探。暗。中。甚。爲。着。急。又。問。道。從。奧。斯。呵。港。來。的。船。礙。不。礙。守。城。人。道。那。是。快。快。躲。避。纔。好。要。不。然。很。危。險。哩。包。探。回。頭。放。開。眼。睛。搜。看。那。海。中。却。不。見。他。雇。的。船。暗。想。今。天。晚。上。事。已。無。益。不。能。不。再。就。誤。一。天。想。罷。就。同。衆。人。走。下。樓。來。守。城。人。私。下。對。夫。人。說。道。這。些。人。有。些。古。怪。我。看。他。神。色。不。妥。須。要。仔。細。些。夫。人。點。了。點。頭。不。做。聲。仍。領。着。他。們。到。一。間。客。座。這。時。包。探。同。來。的。人。却。都。散。開。在。外。面。暗。地。等。着。包。探。到。了。客。座。還。故。意。將。所。見。的。景。物。一。樣。一。樣。品。評。考。究。刺。刺。不。休。葛。夫。人。已。困。倦。的。很。不。防。突。然。外。邊。有。人。叩。門。下。人。出。去。開。了。進。來。從。客。座。裏。一。望。來。人。背。上。負。着。行。李。恰。是。箇。行。商。的。人。那。時。燈。火。點。得。通。明。照。着。那。商。人。的。面。貌。葛。夫。人。並。不。認。識。起。身。相。迎。陸。包。探。却。早。已。看。得。親。切。只。聽。他。說。道。在。下。行。商。路。過。此。地。適。遇。大。風。暴。雨。這。纔。到。府。上。來。驚。動。意。欲。避。雨。借。宿。一。宵。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又。指。着。

陸包探問這位可也是府上的人。葛夫人道：不是，這是有名的博古學士。到這裏來考察古物的。又暗想道：前天我寄信去叫黨裏派箇扮作商販的人來看。這人莫非就是總理派來的。當下立刻就答應下來。請他也到客廳裏坐。陸包探只得起身招呼大家坐定，說了些閑話。那商人動問道：夫人在下帶着許多雜貨，可要買些麼？葛夫人聽了這話，想更是黨裏的人無疑。答道：你有什么賣呢？商人道：要針也有。葛夫人道：紅的有麼？商人道：紅的格外好哩。兩人說着。陸包探只是不懂，暗想：途中曾遇見這厮怎的，此刻改換了裝來，難道也要想劫取財寶麼？還是另外有別的事呢？就斜眼睨着他滿肚子的猜疑，不知其故。只聽葛夫人又道：如此，且到這裏來看罷。說着，領了那人到裏間屋裏。那商人也。不管什麼，就附耳說道：快些小心預備罷。那人在旁不大穩便。葛夫人也輕輕道：是啊。如今你可是從箇禮洛那裏來的？那人道：正是，他叫我來此。葛夫人道：你的姓名呢？那人忙道：我叫穆里葛夫人道：哦，聽說禮洛有箇先生素來贊成革命主義，想就是閣下。久聞大名了。那人道：我是擔了大責任來的。前回禮洛

不覆你的信是因爲政府近來常私拆人民來往的信札恐怕敗露之故總會接到你的信不敢疏忽議定將財寶立刻搬到別處去這纔派我來的我帶來五輛馬車在門外等着葛夫人歡喜道這麼我就放了一萬箇心但可恨那博古學士在這裏那人道是啊實在危險得很你還不知道這人正是包探並不是什麼學士我是認識他的葛夫人驚道怎麼包探麼這如何是好呢那人也躊躇道怎樣辦呢總得卽刻搬出纔好那東西有桶盛着麼葛夫人道盛了十二桶埋着呢大約有三千萬光景那人道呀這樣有兩輛馬車就很够了葛夫人道警察見了怎樣呢那人道那倒不怕這裏有運送貨物的執照帶着哩葛夫人道這樣我去陪着包探你在這裏但是我這身子怎樣呢總理總該替我打算好了那人聽他這問兀的一呆隨答道我來是萬分恩忙你這件事恰沒有說起想禮洛一定隨後就來的葛夫人道哦禮洛要來麼那就好了那人肚子裏暗想幸虧機變得快沒有敗露出來看官說了半天當那商人是什麼人呢他並不是商人就是紳士洗萊臣他自從在黑閣樓中見了那封信珊瑚黨

的、情、形、都、在、他、肚、子、裏、照、着、信、面、查、訪、纔、知、道、黎、勒、就、是、禮、洛、寄、信、稱、妹、的、就、是、外、間、傳、說、的、意、大、利、葛、若、美、夫、人、暗、想、好、大、一、注、財、寶、已、在、我、掌、握、之、中、他、就、雇、好、馬、車、扮、了、商、人、假、裝、珊、瑚、黨、派、來、的、人、途、中、雖、則、遇、見、陸、包、探、但、不、料、他、已、先、在、此、也、不、知、他、爲、了、什、麼、事、兩、箇、人、你、不、知、我、我、不、知、你、你、也、想、奪、財、寶、我、也、想、奪、財、寶、起、初、見、了、面、又、你、也、不、開、口、我、也、不、做、聲、都、蓋、了、悶、葫、蘆、懷、着、鬼、胎、那、情、形、煞、是、看、了、好、笑、哩、陸、包、探、後、來、聽、他、門、說、隱、語、又、到、裏、間、去、更、不、解、其、故、暗、想、洗、萊、臣、這、厮、不、知、弄、什、麼、乖、心、上、非、常、疑、惑、且、說、裏、邊、洗、萊、臣、幾、乎、被、葛、夫、人、問、出、破、綻、一、想、不、妙、連、忙、又、催、促、道、那、桶、在、那、裏、望、你、快、領、我、去、須、得、再、叫、幾、箇、人、幫、忙、葛、夫、人、道、很、好、又、道、我、有、箇、極、愛、的、女、人、如、今、在、那、裏、你、知、道、麼、洗、萊、臣、這、一、下、真、被、問、住、了、心、上、正、在、躊、躇、只、聽、見、外、邊、有、脚、步、聲、音、忙、驚、道、呀、包、探、進、來、了、麼、你、快、快、出、去、罷、葛、夫、人、也、大、驚、急、住、了、口、恰、故、意、咕、嚕、道、這、樣、末、如、今、說、着、一、面、走、到、外、邊、告、訴、守、城、人、叫、他、們、兩、箇、幫、着、假、穆、里、趕、快、動、手、又、道、來、陪、包、探、陸、包、探、在、客、座、一、直、靜、聽、洗、萊、臣、與、葛、夫、人、說

話只聽不明白。後來見葛夫人走到外面去。心裏大爲驚疑。暗想洗萊臣那厮這形跡真有些可怕。我不要受他欺侮。如今沒有別法。不如與他說明了事後大家均分。計算已定。就商明了葛夫人。急急走到裏間。洗萊臣已潛自出了屋子。與守城人在那裏商量搬運的法子。包探恰不知道。就閃在一旁。擗起耳朵。聽他們說什麼。守城人道。那箇包探已走進裏間了。那厮真真可疑。外邊有許多人等着。似乎預備了馬車在那裏。洗萊臣道。那厮原是來盜財寶的。外邊的人怎樣了。守城人道。不知到那裏客棧裏去了。洗萊臣道。那些人。不來纔好。守城人道。如果回來。那可真沒法子了。我們趕緊運罷。只能聽他去。陸包探聽了。不覺戰慄起來。只聽洗萊臣又道。是啊。是啊。那是好極了。守城人道。如此。我與你先去將桶掘出。你隨後就來搬運。這裏夫人的事。恰不可忘了。須告訴總會。早爲安置。洗萊臣道。我都知道。守城人道。我將鑰匙交給你。你好開門。可要提防。燈麼。那路徑。你知道麼。洗萊臣道。我知道。難爲你了。說罷。守城人告別自去。不防背後突然叫了一聲。洗萊臣兄。今晚怎樣。洗萊臣哎喲。一聲。幾乎望後跌倒。

又聽得說。怎樣不要驚嚇。是我啊。洗萊臣問了聲。是誰。那人答道。陸克亞。你還不知道麼。洗萊臣這纔稍定了心。問道。是你麼。包探道。如今沒有別法。但願洗萊臣道。怎麼。包探道。將這大財餉均分。你們說的話。我一概聽見了。我也是爲這個來的。洗萊臣道。你知道這事麼。包探道。如何不知。因此纔說均分的話。若是不然。我就到政府出首。不知洗萊臣怎樣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身隨財去逝水悠悠 恨比愁多清談娓娓

話說陸包探要與洗萊臣均分財寶。否則就要到政府出首。洗萊臣起初低了頭。沒有回答。包探又道。須知這事。你斷不能一箇人做的。你說帶了馬車來打。算送到那裏去。我已經備好船隻裝載好。了一直就到英國。那纔人不知鬼不覺。我這話是不是呢。洗萊臣到了那時無可奈何。只得說道。既然這樣。我就依你的話。但如今怎麼樣呢。包探道。就照守城人說的你拿鑰匙開門。讓我出去。在外面預備等著。洗萊臣道。這樣很好。當下陸包探就到外面。暗暗呼哨一聲。同伴都一箇一箇走了。攏來預備著。等洗萊臣好半天。纔聽見車輪轆轆之聲。

洗菜臣一羣人都來了。陸包探走出路中問道。就去麼。洗菜臣道。難道在這裏不成。但是實在笨重非常。據他說是三千萬圓。看來定有五千萬左右哩。包探道。這一定要用船。現在風也定了。天也亮了。我那船必定已經靠岸。你看那邊說著。取過一根木棒。將手帕挑在棒尖上。只是搖晃。這是他們約定的暗號。誰知海邊有隻船。也在那裏舉號爲應。洗菜臣道。你不聽見馬蹄聲麼。包探道。什麼。這是波浪的聲音。洗菜臣道。要是船來就好了。包探道。你不見麼。船已經駛過來了。這裏水淺。我們先把車子趕下水去。就好放心。沾濕了衣服也只好看這。這五千萬圓。而上了。洗菜臣道。我不會泅水。怎麼好呢。包探道。你怕危險。只坐在車上罷。忽然洗菜臣驚道。你聽那邊的確是馬蹄聲。包探笑道。這是你膽小的緣故。那裏有什麼馬蹄聲。洗菜臣就跨上車沿的踏脚板上。拉起韁繩。將馬車趕下海去。那邊的船也緊緊駛來。差不多車船相接。就好過船了。忽然洗菜臣又回頭叫道。呀。不好了。你看看那是什麼。包探道。怎麼只大驚小怪。話猶未了。誰知望後擡頭一看。當真有七八箇大漢。都騎著駿馬。飛風趕來。包探急道。

守城人麼。我自能發付他。當下奮勇起來。吩咐同伴。果真有人來追我們。就上  
前抵敵。不料海上那隻船。望見岸上有事。立地撥轉了舵。仍向海天深處駛了。  
開去。洗萊臣漂泊在衝波駭浪之中。弄得進退維谷。叫喚起來。那邊追來的人。  
早已到了面前。領頭一員大將。就是禮洛。真正的業師。那穆里教習。原來穆里  
比他們遲一刻。到此知道。葛夫人已經被騙。不覺嚇得目瞪口呆。呆勃然大怒。說  
反了。反了。立刻帶著守城人等。取了軍仗。趕上前去。果然見有一夥人聚在海  
邊。穆里忙取出意大利製造的披斯託爾手槍。也不問是那一個。緊對著他們。  
連放兩槍。說也湊巧。這槍子不偏不倚。正中陸包探的胸口。撲的一聲。一句話  
也沒有。跌倒在地。一命嗚呼。海裏的洗萊臣也急得手足無措。只差要叫救命。  
忽然。砉刺刺。一箇矗立如山的大浪。沒頭沒腦。望身邊捲來。馬車虛了脚。擺晃  
不定。只聽撲通一聲。五千萬圓財寶。蹤影俱無的。連人帶馬。沈下海底去了。單  
剩下一隻海船。還望見一片影子。穆里也是無法。眼巴巴看他自去。只聽那波  
濤。淘淘。湧湧。響箇不止。水面上翻映得脂胭般紅。海天一色。那朝。噉。混。混。漾。漾。



的出來了。這時候海邊的風景，倒大可遊目騁懷哩。這且不表。却說沈萊臣的女兒美芝，近日曾接到他父親一封密信，是從到霍達去半路上寄來的。他知道父親去辦這件事，心裏暗暗歡喜，日夜祈禱，他成功有一天晚上，差了家人去請笄侯爵家人，應聲去了自己，恰在一間書房裏靜坐，焚起龍涎香，寂寂無聲，穿著黑色禮服，宛然居喪的模樣。只等侯爵駕臨，看官你道美芝爲何無故穿起禮服來呢？原來他是爲了笄侯爵之子學熙已死，法國風俗，獨子長子死了，連父母都要穿幾多日子的孝服。美芝因爲要叫侯爵知道他的心一定願嫁與他，所以裝成這箇打扮。其實不過騙騙侯爵罷了。且說美芝坐在家裏，越發顯得含癡帶怨，多病多愁，丰情如濕露，杏花態度如臨風，柳線不一會只聽見橐橐之聲，早見那家人領著笄侯爵緩緩而入。美芝連忙起身迎接，侯爵柔聲下氣，點了點頭，就說道：「承你見招，我立刻就來的美芝道：『有勞尊駕，實因父親出門寂寞，得惱人侯爵道：『哦，令尊不在家麼？不知道到那裏去的。』這麼只剩你一人，箇人很難爲你了。美芝道：『是，啊，除了小家，僮就是我一人，咳，不光是我。』」

在。家。裏。只。有。我。一。箇。人。就。是。在。這。世。界。上。也。只。有。我。一。箇。人。肯。幫。扶。我。的。人。一  
 箇。也。沒。有。筮。爵。道。你。放。心。總。有。一。箇。要。好。的。人。來。的。美。芝。道。這。話。我。實。在。銘。心。  
 刻。骨。的。感。激。永。遠。不。忘。說。罷。已。簌。簌。的。弔。下。眼。淚。來。侯。爵。驚。道。啊。呀。你。什。麼。不。  
 如。意。要。恁。地。悲。傷。呢。美。芝。只。是。不。答。好。一。會。歎。了。一。聲。道。咳。想。著。了。不。由。得。不。  
 傷。心。我。想。就。是。偶。然。有。人。愛。我。也。是。假。的。橫。豎。騙。死。了。人。不。要。償。命。就。如。禮。協。  
 如。今。撇。掉。了。我。我。也。是。一。直。受。他。的。欺。侮。日。夜。想。來。我。的。身。命。究。竟。不。知。怎。樣。  
 纔。好。侯。爵。道。我。那。姪。兒。本。是。箇。壞。東。西。女。兒。我。從。今。也。不。認。他。這。樣。看。來。竟。似。  
 沒。有。一。樣。我。在。世。界。上。也。只。有。一。箇。人。哩。美。芝。搖。頭。道。不。然。做。平。民。的。是。沒。人。  
 知。道。像。你。這。樣。高。華。貴。族。那。一。箇。不。愛。慕。斷。不。致。做。成。一。箇。人。的。說。著。一。而。低。  
 下。頭。去。含。羞。不。語。侯。爵。突。然。移。近。美。芝。身。邊。問。道。怎。麼。你。可。也。愛。慕。我。麼。美。芝。  
 伴。作。不。知。一。會。道。這。是。那。裏。話。我。是。平。民。之。女。怎。能。愛。慕。貴。族。呢。侯。爵。聽。了。這。  
 話。反。茫。然。不。解。其。意。只。看。著。美。芝。的。臉。一。言。不。發。美。芝。又。道。侯。爵。你。是。貴。人。想。  
 必。我。從。前。說。的。話。早。已。忘。了。今。天。特。請。光。降。我。不。能。不。說。箇。明。白。我。要。侯。爵。道。

你有話快說罷。你要怎樣。美芝道：我要進尼菴去了。總望你照拂。照拂。侯爵道：啊。啲。尼菴去。美芝道：當真如此。我想人生世間萬事都是虛假的。侯爵道：傻孩子。你爲了什麼緣故。要說這話呢。美芝道：既承下問。也瞞不了你。我想能夠這樣。度過殘生罷了。我本意原想揀箇合意的人嫁他。我的母親也是意大利一箇貴族。那年遭了兵亂。家財喪盡。纔到法國來。和我的父親成婚。單生下我一人。因爲母親的身分也不低微。所以尋常的人要和我結婚。我再也不願意。但人家又說我父親是箇平民。也不願意娶我。這豈不是到底無望麼。想來想去。只有進尼菴的一法。美芝說著不住的將眼睛看著侯爵。又道：如今我要進尼菴。剛巧我父親又不在家。真是可恨。父親意中恰看對一箇人要將我許配他。但我心中實在不願。你可知道麼。那名叫陸克亞侯爵道：哦。陸克亞是箇包探。美芝來是。啊。父親當他是箇好人。那裏還問我的終身大事。這樣看來。最好是進了尼菴。免得再在世間受罪。侯爵安慰他道：傻孩子。切莫存這箇心。我總幫助你。就是了。美芝道：那是很好。但是我和你比起身分來。斷不敢有意外之望。

爵候道身分那還說他做甚美芝又道話雖如此這事那能瞞得通國的人赫赫皇皇的貴族和一箇不知名的洗萊臣到底不能混在一起的常言道防口如防川世上的嘴是最可怕的侯爵道世上世上那裏管得許多你是厭世要想跳出紅塵我恰還要找箇侯爵夫人哩我現在是沒有一箇親屬女兒又不是我的了美芝道當真你不認你家姑娘麼侯爵道一定不許他進門所以不論怎樣我只一箇人美芝道你這樣威嚴叫人害怕侯爵道怕什麼我看還是喀乃華可怕哩美芝道喀乃華我再不怕他我怕的是我自己罪孽深重侯爵道原來如此那喀乃華寄給你的信如今怎樣了美芝道早已燒燬這樣的信難道還留著麼侯爵道當真麼我如今要打算殺他哩美芝只看著侯爵旋低低下頭去臉上似有愁容侯爵果然握住美芝的手說道原來你聽見這話立刻就擔起憂來我從何幫助看顧你呢那時的侯爵就如狂蝶穿入了花叢不知怎樣纔好恐怕除了美芝此情此景之外天下再沒有得意的事了但話雖是如此說侯爵陷在妖魔坑阱裏那裏還知道別的不料正在神迷心醉之時

忽地刮刺一聲窗上一片玻璃打得粉碎飛進一樣東西來不知是什麼東西爲何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得書函窗下露兇謀 懷七首園中尋宿怨

話說篋侯爵正與美芝娓娓談心忽然有件東西從窗子上打了進來美芝驚得芳魂不定還是侯爵過去拾起來一看外面裹的一封信恰用線縛着一箇鑰匙在中間美芝暗想莫是喀乃華那天說的鑰匙怎麼這時候丟進來真真可惡回頭要想拿那鑰匙無奈已在侯爵手中心下非常着急想了一會無可如何只得佯作沒事一般忽說道沒規矩的下人已吵鬧了兩次了侯爵詫問道什麼兩次美芝道外邊僕人送給我婢女的前天也是這樣真是不懂事說着臉色只是一陣紅一陣青渾身又發抖起來侯爵道很奇怪婢女又不是住在你屋裏美芝道他總當是常在我身邊的我要警戒警戒他們最好將這信送還他以後不許再送信來美芝這話明明是叫侯爵不要開封的意思侯爵恰默然不答目不轉睛看美芝的臉好一會纔說道我要看他一看美芝到了

那。時。除。了。叫。侯。爵。念。與。他。聽。之。外。一。無。別。法。惟。指。望。信。上。的。話。不。說。明。白。還。好。含。糊。過。去。就。答。道。你。拆。開。念。給。我。聽。罷。侯。爵。不。等。說。完。嗤。的。一。聲。早。已。將。信。扯。了。出。來。豈。知。不。是。冤。家。不。聚。頭。只。見。上。面。寫。得。好。看。

美。芝。愛。卿。妝。次。小。生。今。晨。安。抵。巴。黎。傷。已。全。愈。禮。協。臥。病。在。牀。醫。治。尚。需。時。日。當。不。至。死。其。從。妹。笄。秋。兒。亦。追。蹤。而。去。若。其。病。愈。兩。人。必。即。成。婚。

侯。爵。怒。道。這。是。婢。女。的。信。麼。美。芝。那。裏。忍。得。住。立。起。身。來。想。要。逃。避。被。侯。爵。一。把。攔。住。道。你。聽。啊。又。念。道。

小。生。受。卿。之。囑。必。遵。命。妥。慎。而。行。笄。家。滅。族。之。事。殆。將。不。遠。

怎。麼。殺。禮。協。的。事。不。是。你。的。尊。命。麼。寫。這。封。信。的。喀。乃。華。竟。是。自。投。口。供。了。美。芝。走。了。開。去。也。老。羞。成。怒。起。來。大。聲。道。什。麼。也。沒。有。我。的。事。你。既。害。怕。這。封。信。就。不。該。拆。着。侯。爵。更。加。氣。憤。再。往。下。念。道。

此。小。生。赴。湯。蹈。火。雖。死。不。顧。之。熱。誠。今。而。後。苟。傍。妝。臺。侍。卿。之。前。其。鍾。愛。小。生。必。千。百。倍。於。昔。日。矣。茲。將。鍵。送。上。請。即。以。此。啓。其。園。門。小。生。則。越。牆。而。入。

待於園內。此園在蝦蟇街。除小生之外。無人能入也。  
唔。唔。蝦蟇街侯爵似乎意有所觸。又念道。

園之門正臨蝦蟇街。然其地稍繁。恐有窒礙。園外右側有小徑。其旁皆小家。  
極黑闇。戶對面。即園中所圍土牆。卿來時。望繞經此處。則斷無人見。是爲至  
要。餘容面述。

喀乃華拜上

哦。蝦蟇街土牆黑闇。小家侯爵又連着怪聲怪氣叫箇不了。處處想起前事。原  
來陸包探所說的地方。以及禮協遇見歹人的地方。就是此園。喀乃華既說除  
他以外。沒人能入此園。又說要滅管家的全族。可見殺學熙的不是喀乃華。還  
有誰來我與喀乃華。還能兩立麼。但陸包探既然知道拿鑰匙的人是喀乃華。  
如何不告訴我。實在可恨。想到這裏。對美芝道。美芝。只要你覺着就好。猛然立  
起身來。奔出洗家門。趁着街上通明的煤氣燈。急急前行。一口氣跑到蝦蟇街。  
按着喀乃華信上路徑走去。果然見有一帶土牆。正要轉過土牆的角。忽然看  
見那邊隱隱過來一箇人。帶頂帽子。蓋到額邊。連眼睛都幾乎遮住。劈面走來。

侯爵以爲一定是喀乃華就預備出不意刺殺了他那知走得近來煤氣燈光下一看只聽得連叫兩聲呀伯父侯爵驚道呀禮洛麼伯姪兩人都驚詫的不得侯爵說你怎的到這裏來禮洛也說伯父怎的到這裏來侯爵稍定一定又問道你可遇見革命黨的人沒有禮洛道伯父問他做甚侯爵這時氣忿非常却又低聲道你看見這裏有一箇人麼禮洛道在園裏哩姪兒正等他出來侯爵問有什麼事禮洛道從三奴街一直跟他到這裏的因爲他要殺禮協哥哥姪兒要替哥哥報仇侯爵道這人叫喀乃華殺你學熙哥哥的也是他禮洛聽了更爲驚駭說道這樣萬不能饒放他的侯爵大喜道這纔真是箇家的禮洛哩那時伯姪兩人都伸出手來握手非常親熱從前不和的心一概消滅侯爵又道我有鑰匙拿着咱們就開門進去殺他禮洛答好當下侯爵向身邊取出那鑰匙正在開門只聽得裏面有人低聲問道美芝麼兩人也不答應推門直進園中禮洛拿着一管手槍叫道不許動喀乃華眼巴巴望着美芝到來忽然遇這意外問道是什麼人禮洛道我是禮協的兄弟禮洛特爲殺你而來侯



爵道。我是學熙的父親也。特爲殺你而來。喀乃華道。哼。打算綁縛我麼。禮洛道。不。咱們不做野蠻的事。須得和你決鬪。喀乃華道。夜間能夠決鬪麼。侯爵道。你殺學熙那一天。決鬪不是夜間麼。喀乃華道。那箇學熙。我不知道。侯爵道。咄。胡說。決鬪的事。也是平常。何必狡賴呢。喀乃華道。這漆黑的地方。怎樣決鬪呢。禮洛四下裏一看。忽想起一件觸目驚心的事。原來三箇月前。珊瑚黨試弄禮洛坐堂審問的地方。正是那邊。耶愛斯古寺這園。却是後來帶來用刑的地方。這兩處都是兵官浦敦的屋業。但不料珊瑚黨暗地拿來做了大營。凡事都在這裏發號。出令。其實浦敦把箇園門鑰匙借給喀乃華。總以爲他進去遊玩。遊玩自然不去留意。至於他們在裏邊做下天大的事。浦敦絲毫也不知道的。這也毋須多表。當下禮洛拉了喀乃華。避過侯爵。走到一處。說道。你總該不忘記。喀乃華道。那裏會忘記。你說過我殺了禮協。你就要殺我。但我是奉着總會的號令。和禮協決鬪。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禮洛道。胡說。你是爲了色迷起了爭妬。和那淫婦通謀。再者。你又和陸包探私通。同戀着那淫婦。總會早經知道。今晚就

要在這裏殺你喀乃華驚嚇起來不覺叫聲哎喲禮洛又道原來你還不知道這裏是我們黨裏大營遇有大事都在這裏會議如今你自己定奪還是由總會絞死的好呢還是死在咱們手裏的好限你五分鐘時候回答我喀乃華暗想這園裏我進來好幾次第一次是奉了郝羅瑪的令去殺學熙但本營就在這裏却做夢也想不到如今總性命難逃了就答道我就和你決鬪但這裏黑闇有些不便禮洛道你看那邊寺裏燈火照得雪亮怎麼不能決鬪咱們決鬪起來我們黨裏的人自然就來幫忙那時候爵獨自在那邊等得不耐煩也走了過來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殺書記質禮洛復仇 救侯爵傳敗鏗仗義

話說禮洛見侯爵走過來。佯爲對喀乃華道。好極。咱們准定決鬪。今晚正有秘密黨在那邊寺裏聚會。商議要殺你哩。禮洛這句話是因他伯父在前故意這樣說的。侯爵聽見了。便問什麼秘密黨。派你也是黨裏的人麼。禮洛道。正是爲要推翻現在政府。伯父於這事總要秘密請伯父將貴族的名立一箇誓不洩。

漏。出。去。侯。爵。臉。上。似。乎。答。應。的。模。樣。禮。洛。道。這。樣。就。請。帶。了。喀。乃。華。到。那。堂。上。去。我。還。要。去。和。黨。員。說。句。話。侯。爵。有。些。遲。疑。禮。洛。道。我。來。辦。這。事。罷。我。一。箇。人。儘。可。處。置。他。但。不。知。道。伯。父。意。思。還。是。明。天。再。報。學。熙。哥。哥。的。仇。呢。還。是。要。我。殺。他。呢。侯。爵。道。這。樣。我。就。進。去。一。定。要。報。學。熙。的。仇。當。下。禮。洛。領。侯。爵。到。了。堂。上。只。聽。得。有。人。問。是。誰。原。來。就。是。從。前。審。問。禮。洛。的。會。長。見。了。禮。洛。和。兩。箇。人。來。說。道。你。來。的。早。聚。會。還。有。一。會。兒。呢。禮。洛。道。不。是。我。有。些。事。告。訴。你。我。和。這。兩。箇。黨。員。一。同。來。的。要。決。鬪。哩。部。長。道。那。也。沒。甚。話。說。用。劍。麼。禮。洛。道。不。用。手。槍。會。長。道。這。裏。放。槍。的。聲。音。外。邊。聽。不。見。很。好。可。是。那。老。者。麼。禮。洛。道。不。是。年。輕。的。那。箇。我。定。要。殺。死。他。方。休。若。是。我。被。他。殺。了。老。者。替。我。接。鬪。會。長。道。這。樣。很。擾。亂。了。今。晚。要。鬪。兩。次。麼。禮。洛。答。是。會。長。道。我。聽。傅。啓。鏜。說。今。晚。要。絞。死。一。箇。通。敵。的。黨。員。那。人。名。叫。喀。乃。華。是。箇。書。生。有。穆。哩。會。長。的。信。務。要。格。外。仔。細。禮。洛。道。那。人。拿。到。了。麼。會。長。道。正。是。你。不。見。天。井。裏。掛。着。繩。子。麼。喀。乃。華。立。在。禮。洛。後。面。聽。見。這。話。腦。袋。發。了。暈。侯。爵。也。有。些。戰。慄。暗。想。陰。謀。黨。的。勢。力。真。有。

些可怕。一會只見會長走去。禮洛對喀乃華道：你聽見麼？這是沒法子的。喀乃華故意道：我右手傷不能用力，只好左手放槍。喀乃華說這話，原是要想免了決鬪的意思。侯爵禮洛都不答應。禮洛道：咱們大夥兒離開五步，近些開放就行了。喀乃華只得說好。禮洛又道：咱們須約定了一定要分箇死活。纔罷彈子，沒裝好的時候，須要等候一齊動手。喀乃華道：我和你沒有深仇，須得讓侯爵先鬪。侯爵道：哦，原來殺學熙的竟是你你自己。畫了口供了。喀乃華道：無論怎樣，我總是奉的總理之命。總理因為學熙愛戀英娥，懸了賞格，募人殺他，我纔去應募的。侯爵登時怒罵見利忘義、喪心的狗奴。早奪過禮洛的手槍，就要開放。禮洛連忙攔住，只見那會長走過來，手裏拿着兩件衣服，又拿着許多牙籌，叫伯姪兩人各抽一根，看誰籌上的數目大。就是誰先鬪。兩人依言抽了一根。看禮洛是四十二，侯爵是十九。該是禮洛在先。禮洛立即脫去上衣，向會長借了一管手槍，嘴裏還銜着一枝紙烟，振起精神，立定等候。喀乃華見禮洛這樣英勇，自己倒覺得慚愧。喀乃華沒奈何，也過去立着，說道：一步也不許退。

的緊、接、着、侯、爵、禮、洛、同、聲、叫、好、會、長、登、時、發、下、號、令、也、叫、了、聲、好、話、聲、未、了、只、見、兩、邊、一、陣、白、烟、緊、聽、得、兩、處、一、聲、霹、靂、定、睛、一、看、彈、子、不、見、了、兩、箇、人、一、箇、也、沒、有、動、依、舊、立、在、那、裏、喀、乃、華、的、彈、子、打、中、禮、洛、頭、上、高、有、一、尺、的、牆、壁、禮、洛、的、彈、子、飛、過、喀、乃、華、身、旁、的、地、下、原、來、第、一、彈、都、落、了、空、只、聽、得、鏗、韃、兩、聲、又、裝、好、第、二、彈、兩、人、都、寂、靜、無、聲、你、看、我、我、看、你、喀、乃、華、早、將、槍、頭、對、準、了、禮、洛、禮、洛、却、銜、着、紙、烟、從、容、容、槍、頭、還、沒、有、對、準、喀、乃、華、侯、爵、和、會、長、在、旁、却、替、禮、洛、捏、一、把、汗、果、然、又、震、天、一、響、喀、乃、華、那、九、彈、子、先、發、緊、對、着、禮、洛、直、射、過、去、禮、洛、那、裏、還、有、性、命、看、官、且、慢、着、急、誰、知、牆、壁、不、交、運、又、喫、了、喀、乃、華、一、彈、子、依、舊、沒、有、打、中、禮、洛、但、是、禮、洛、的、彈、子、又、打、到、那、裏、去、見、他、正、在、用、手、撥、動、機、關、不、料、彈、條、出、了、毛、病、打、不、着、銅、帽、子、不、能、發、火、那、九、彈、子、再、也、不、肯、出、去、禮、洛、沒、法、心、平、氣、和、的、說、道、少、待、我、的、槍、破、了、侯、爵、就、走、近、來、說、這、樣、就、停、關、罷、喀、乃、華、道、槍、破、了、停、關、並、沒、預、先、約、定、那、不、行、只、能、各、聽、天、命、侯、爵、道、不、然、器、具、壞、了、怎、麼、能、夠、再、關、呢、說、着、眼、睛、看、着、了、會、長、會、長、不、以、爲、然、說、道、我、

看。喀。君。的。話。不。錯。喀。乃。華。聽。會。長。說。這。話。非。常。得。意。當。真。又。舉。起。槍。門。對。定。禮。洛。禮。洛。却。不。慌。不。忙。依。舊。銜。着。紙。烟。說。道。我。來。報。仇。怎。麼。能。停。鬪。呢。但。我。的。彈。條。損。壞。已。不。能。取。準。彈。子。必。定。又。放。空。的。禮。洛。說。這。話。時。早。已。生。死。聽。諸。天。命。一。面。說。一。面。對。準。喀。乃。華。的。槍。口。立。定。喀。乃。華。就。留。心。瞄。準。那。時。候。爵。的。心。不。知。飛。到。那。裏。去。了。萬。分。着。急。禮。洛。只。得。照。舊。擎。起。槍。來。忽。見。槍。上。火。藥。池。中。還。有。許。多。火。藥。留。在。那。裏。喀。乃。華。看。了。就。冷。笑。道。你。的。槍。又。要。先。立。箇。約。纔。好。卽。使。天。上。降。下。火。來。落。在。你。槍。上。還。不。知。能。夠。打。着。我。不。能。哩。禮。洛。正。色。道。如。今。我。就。要。打。死。你。說。罷。乘。着。喀。乃。華。不。備。驀。地。將。嘴。裏。的。紙。烟。裝。在。火。藥。池。上。對。準。了。他。那。紙。烟。火。碰。着。火。藥。轟。然。一。發。只。聽。咯。嗤。一。聲。彈。子。又。不。知。飛。到。那。裏。等。到。白。烟。散。盡。大。家。一。看。喀。乃。華。仆。倒。在。地。原。來。正。中。了。右。邊。腰。骨。咯。嗤。一。聲。乃。是。喀。乃。華。的。喉。音。會。長。見。了。說。道。好。啊。這。纔。不。壞。規。矩。哩。再。看。喀。乃。華。却。沒。有。死。還。忍。着。痛。想。翻。起。來。叫。道。這。就。算。打。死。了。我。麼。但。我。還。有。打。你。的。權。利。說。着。想。在。地。下。抓。那。丟。掉。的。槍。無。奈。不。由。自。主。亂。撲。亂。滾。嘴。裏。直。吹。出。血。泡。幾。乎。



動。而。來。快。些。把。他。縊。死。免。留。大。禍。侯。爵。大。怒。道。我。固。然。同。諸。君。宗。旨。不。合。但。却。不。屑。做。那。些。低。微。偵。探。的。事。情。禮。洛。就。上。去。代。他。伯。父。表。明。報。仇。的。緣。由。又。道。如。果。要。殺。請。先。殺。我。須。知。殺。喀。乃。華。是。不。得。已。內。應。的。話。毫。無。憑。據。而。且。侯。爵。已。立。過。誓。斷。不。洩。漏。我。們。的。事。我。情。願。拿。我。的。性。命。擔。保。如。有。洩。漏。甘。受。死。刑。禮。洛。高。聲。壯。氣。的。說。却。驚。動。了。一。箇。人。從。裏。面。走。出。堂。來。原。來。是。傅。啓。鏗。參。將。緩。緩。說。道。我。都。聽。見。了。侯。爵。却。是。數。年。前。幫。着。政。府。拿。我。的。但。是。侯。爵。不。是。卑。污。之。人。決。不。至。發。人。隱。事。又。回。頭。安。慰。侯。爵。道。請。出。去。罷。禮。洛。兄。同。着。一。面。說。着。一。面。帶。了。兩。人。一。同。出。去。如。此。看。來。傅。參。將。在。珊。瑚。黨。裏。的。勢。力。可。算。得。非。常。之。大。禮。洛。一。面。走。着。要。向。傅。參。將。道。謝。傅。參。將。攔。住。道。何。必。客。氣。侯。爵。素。來。謹。慎。斷。沒。那。些。事。我。是。知。道。的。說。着。已。走。到。門。前。又。珍。重。數。聲。讓。他。伯。姪。自。去。侯。爵。心。中。很。感。激。禮。洛。及。傅。參。將。二。人。出。了。園。門。握。着。禮。洛。的。手。垂。淚。道。咳。我。至。今。沒。有。兒。子。如。今。得。着。一。箇。了。禮。洛。也。傷。心。道。伯。父。得。了。兩。箇。哩。哥。哥。禮。協。想。伯。父。也。鍾。愛。的。自。此。之。後。他。伯。姪。們。自。然。格。外。親。熱。起。來。直。同。父。子。一。



樣。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洩隱事假面女驚心 述遺恨珊瑚黨結果

却說巴黎城街頭上市面稍爲冷僻。住着一家人家。非常清靜。有一天晚上。正是六月天氣。暑熱撲人。却有一箇美人。穿着一身縞素衣裳。長裙圍著。飄飄拂地。斜倚着窗前。在那裏乘涼。不知想念什麼。這女人是誰。原來就是有名的假面美人英娥。英娥住的宅子。就在這裏。他自從和禮洛看戲。同到運動場。約定十天以後再見。在這十天之內。曾經寫了信。寄給郝羅瑪。問他箇究竟。那知賓鴻飛去。音信俱無。心想郝羅瑪越發像是拋棄了他。無情無義的模樣。不覺含着一肚子怨氣。無奈也把那愛情淡了下來。却惹情魔到禮洛身上。但是還有些不放心。又發了幾封信。並且差了侍女找尋。打聽他人在何處。却只不見踪影。那時候的時局。較前格外擾亂。聽說革命黨的人員。都慢慢散亂。開去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那遠大的事業。前程也無可指望了。當卽定了主意。一准託身於禮洛。暗想事到如今。即使郝羅瑪見了面。也不能怪我背約負盟。今天已到。

十日之期。想禮洛必定要來。問我的回信。我何妨先自己看一看呢。他就坐傍妝臺。一手拿起鏡子。一手正要揭開假面。顧影端詳。不防鏡子裏面忽然現出一箇人來。回頭一看。禮洛已潛踪躡足而至。叫聲哎喲。連忙將假面依舊遮上。禮洛問道。你做什麼。英娥道。不做什麼。因為你急於等信。我知道你一定要來。所以特地等候着哩。禮洛道。當真麼。英娥道。我到今還瞞着你。我實在和郝羅瑪公爵約定。做他正配的夫人。因為郝羅瑪還沒有死。沒奈何只得違了你的尊命。辜負了你的厚意。他這幾箇月來。不知道到那裏去。踪跡俱無。我也並不性命惱他。若是答應了你。你想我這容貌。你是知道的。禮洛道。呀。那是我向來知道的那郝羅瑪。他不是早已忘記了你。將前情付於流水了麼。他那珊瑚黨也漸漸散了。又聽說他已經自尋短見了。英娥道。外間風聞。恐怕不確。話猶未了。只聽憑空陡然說話。確是在這裏。兩人四下裏。看不見什麼。那知反從裏間屋裏。走出一箇人來。正是郝羅瑪。兩人喫驚不小。也不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何時進來的。只得立起來招呼。只聽郝羅瑪問道。筭兄無故。

入人家室是何道理。禮洛傲氣道：「哼，你便怎樣？我是愛戀英娥的人，你不許我就和你決鬪，分箇高下。」郗維瑪那時臉上忽現出一種淒涼之色，緩緩說道：「我是革命黨總理，你是我的部下，斷沒有決鬪的道理。我到如今也不責你無禮。我們衆中有幾箇下流的黨員和我大家迷戀著英娥，因此將要緊的事都洩漏了出去，以致天大事業全然傾覆。現在那些黨員也有被政府擊去的，也有自己尋死的痛心，啊，痛心。看來我一片熱心就此完結了，你是管侯爵的姪子，曾經在耶愛斯古寺幫着救你伯父以後的事，就要仰仗着你一切事情。我有筆記在此，說着取出一箇小箱子，封得極爲堅固，拿來交給禮洛，又道：「我身後怎樣接辦我的事業，託付誰人，這筆記上都細細寫着我意中最敬愛的一人，就是你的令師穆里先生，你和他自然可以相衷共濟，善謀大事。」禮洛答道：「很好，那我一定允許。只是你打算怎樣呢？」郗維瑪半晌不答，眼睛只看着別處。那時英娥心下恐懼非常，不知郗維瑪又有什麼很心毒計，就跑過去一咕嚕撲到郗維瑪身上，叫道：「快些殺了我罷，我拋棄你的罪，總該萬死，須知英娥這話。」

是反擊的意思。又是先發制人的妙計。郝維瑪倒喫了一驚。說道：「你的罪，我總原諒你。你有罪，我也有罪。我拋撇你這多時，自己也料不到此實。因為黨裏的人從傅啓鏜參將起，有許多黨員都因為我迷戀着你不聽我的號令。我一時竟督率不住。這豈不是壞了大事麼？不得已這纔避到別處，不和你會面的。你也須原諒我些。」英娥道：「如此說來，你還戀着我麼？說着不禁淚流兩頰，已是哭了出來。又嗚咽道：「我那一晚把面貌毀壞，原是將身體全交給你的。我的身體就是你的身體。你後來拋棄我，我也知道。總爲了我容貌可怕，討人厭惡。所以如此。郝維瑪道：「你看過自己的臉麼？」英娥道：「當真自己都可怕哩。」郝維瑪那時不知想念什麼，一言不發。忽然把英娥的假面嗤的剝了下來。英娥啊的一聲，那張真臉兀的露了出來。移過鏡子一照，映着那蠟燭光，那裏是什麼死面。那裏有什麼可怕？只顏色稍微帶些青白，除了青色依舊是舊時的美貌。佳人英娥驚的幾乎發狂。暗想：「這一下子性命必定不保，禮洛在旁也替英娥急得了不得。以爲郝維瑪受了英娥欺騙，必定不肯饒放他，却早已預備好了郝維瑪。」

瑪如要難爲英娥。他就和他對敵。當下英娥驚嚇之餘。不知怎樣纔好。嘴裏含糊道。這樣那毒藥。竟是話未說完。郝維瑪緊接着道。毒藥呢。毒藥在那裏。我也知欺人的人。自己也要被人欺的。你以爲帶了假面。我總不至於來看你的真面了。幸而今天得見倒使我明白。只可恨那天警察局所派看假面的醫生。也是珊瑚黨裏的人員。原來也暗地通同欺侮我。郝維瑪說着。却早已摸出身上帶的毒藥來。揭開塞子。又說了一句道。究竟活着沒趣。一切都仰仗篴兄了。咽的一聲可憐。珊瑚黨大總理郝維瑪公爵登時辭世而去。看官你想郝維瑪本是意大利國貴族公爵。閥閥世家。在本國信奉自由主義。被政府覺察。要緝獲他。他儘可改換宗旨。忠於王家。未始不能回復他的勳望。卽不然。避到外國。何妨優游逸樂。穩度光陰。再不然。還可以做些別的事業。却爲什麼都計不出此。要拋撇了榮華富貴。受盡那困苦艱難。來到法蘭西國。做珊瑚黨呢。咳。列位不知他們的本意。原是爲了朝廷。只圖自己逸樂。張自己的權勢。不願人民受苦。一片熱腸。忍耐不住。要想拯救他們。但就該處處守着本義。按着道理辦去。那

纔有箇希望。如今却弄得七零八落。一事無成。徒然留下空名。還要任天下後世的嘲笑。咳。看他自始至終。並非害在別處。全是誤在一箇色字裏頭。就把極大的事業。付諸黃梁水泡。須知古人說得好。色是刀頭。碰着就死。這不但鄒維瑪這件事如此。就是中國自古到今。那些建大功立大業的英雄。爲着女色敗事的。不知有多少呢。如今聽說中國也有了什麼革命黨。不知是真是假。但我想。真真的革命黨。也不是容易做的。像鄒維瑪。這大的英豪。尙且一事無成。半生飲恨。那不及鄒維瑪的人。還消說得麼。所以說書人聽了這話。反倒有些替中國就起憂來。不要又出了鄒維瑪這等人。致中國人民不得死裏逃生。反致害上加害。那真不得了哩。閒話休提。須要將全書結束起來。却說珊瑚黨黨員。本來已是仇離。渙散。岌岌可危。及至總理鄒維瑪死了。的信傳了出去。真是蛇無頭而不行。衆黨員更無守志。走得一箇也不留。也不知到那裏去了。珊瑚黨就從此了結。這裏英娥自然與禮洛結婚。再無異說。禮協和秋兒也得了。簪侯爵的允許。擇了日子。行合巹的大禮。那時候巴黎城中。暫時安謐。誰知過了幾

年。穆里教習竟能受了。鄰羅瑪託付。繼了。鄰羅瑪的遺志。到一千八百三十年。上居然顛覆王家。再造共和政府。法國人民無異重見天日。何等攘攘熙熙。傅啟鏜參將也立下功勞。任了政府將軍之職。管家彌侯爵未曾遇見這番大亂。已先去世。葛若美夫人後來到了英國。不久就死去。洗美芝却嫁了一箇製造工業家。聽說後來不知怎樣溺死在海中。人家都說他是罪孽深重。應得這箇結果。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初版



（小說本）  
珊瑚美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原譯者  
重譯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日本三宅彥彌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新 撰 小 說

社會  
小說

海上繁華夢

初二集  
每册五角  
後 七角五分

是書共分三集洋洋百十萬言歷歷描寫滬地上下社會中情狀上自官紳商  
界下至妓院歌場一切可驚可怪可嗤可鄙之現象罔不為之曲曲寫出阿堵  
傳神刻畫入微形容盡致洵足喚醒迷人超登孽海其有功於世道人心不淺

偵探  
小說

中國女偵探

定價大洋三角

是書敘一少年女子及其女友數人皆習武事多智計而尤喜研究偵探之術  
中間共分三大案一曰血帕案二曰白玉環三曰枯井石其情節之奧奇鈞距  
之精深及種種手段之靈妙活潑變化百出

醒世  
小說

瞎騙奇聞

定價一角五分

是書敘一人家道富有而迷信至深偶惑於江湖術士之言遂篤守其說作種  
種鄙聞之行爲至於家破人亡悔之無及其間  
奸欺狡獪以計愚人不管頰上添毫栩栩欲活  
江湖術士之

